

摘 译

一九七四年第七期

《摘译》编译组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总发行所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5.375 字数 123,000

1974年12月第1版 197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

统一书号: 10171·385 定价: 0.43元

内部发行

## 目 录

### 鲍勃罗夫能不能完成他的使命？

——评苏修剧本《适得其所的人》……………范毅平（1）

适得其所的人（苏修话剧剧本）……………（10）

老家（苏修短篇小说）……………（89）

彩票的力量……………彭浦机器厂工人 陈大康（98）

我赢了！（苏修幽默作品）……………（101）

美国《我们时代的秘密生活：〈绅士〉杂志上的新  
小说》序言……………（109）

八次会见（美国短篇小说）……………（122）

钉鞋带（日本短篇小说）……………（137）

苏修文艺动态（4则）……………（104）

美国文艺动态（3则）……………（134）

日本文艺动态（2则）……………（168）

## 鲍勃罗夫能不能完成他的使命？

——评苏修剧本《适得其所的人》

范毅平

勃列日涅夫在苏修“二十四大”的报告中不得不承认农业“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经济中最复杂而又最困难的部门”，说明苏修农业已经糟到了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住、不能不厚着脸皮呼救的地步。长期以来，在摆脱农业困境方面，苏修的文艺家们总想给勃列日涅夫帮点忙。他们用哀婉凄楚的笔调描绘农村衰败的情景，刻划农村老人们孤苦无依、怀念过去的心情。本期发表的短篇小说《老家》，就是这样的作品。企图把农业问题的严重性“提出来引起社会的注意”，但其结果，却散布了一种对农业困难无可奈何、悲观失望的情绪，简直是给勃列日涅夫帮倒忙。所以，近两年来，苏修统治集团通过他们的喉舌——文艺评论家们对“农村文学”的这种不称心的状况一再进行了批评。

如今，在苏修“农村文学”中终于出来了一个大受苏修统治集团欢迎的人——《适得其所的人》的主人公鲍勃罗夫。这个人被苏修评论界叫做农村的“外来人”。也就是农村的“当代英雄”。所受到的“礼遇”，也与工业上的那个“外来人”切什可夫完全一样：发表评论文章呀，开圆桌会议呀，吹呀，捧呀，……与以

前农村题材作品相比，此次可谓盛况空前的。

把鲍勃罗夫叫做农村的“外来人”，这是一点也不错的。这个鲍勃罗夫和前不久登场的工业上的“外来人”切什可夫有颇多相似之处。切什可夫是企图整顿工业烂摊子的“英雄”，鲍勃罗夫则是立志收拾农业烂摊子的“好汉”。他们一个冒着受处分的危险，辞去齐赫文企业的职务，到列宁格勒的涅列什公司二十六车间去“加强纪律”，一个则不顾父亲的责骂自愿从列宁格勒工厂回到农村进行“革新”。还有，不用说，两个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有“教养”的“现代人”。

和切什可夫的出场表明苏修工业遇到不可克服的危机一样，鲍勃罗夫的出场也反映了当前苏修农业极其困难的局面，和苏修统治集团企图扭转局面的十分急迫的心情。

剧本一开头写“胜利”集体农庄选举农庄主席的情形就表明了这一点。预定的人选谢列兹涅夫出乎意外地被党委否决，而事先谁也没有想到要选的农庄工程师鲍勃罗夫一经毛遂自荐便当选了。真是眼睛一眨，母鸡变鸭。为什么区委书记谢罗夫和农庄党委书记戈里巴乔夫一下子就同意放弃谢列兹涅夫，而赞成鲍勃罗夫这个只有二十五岁的年轻人，一个刚刚从城里回来的“外来人”呢？只能有一个解释，叫病笃乱投医。“胜利”集体农庄是在情况十分不妙的时候进行这次选举的。在它面前正摆着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青年劳动力大批流向附近的化学联合工厂。一年之中，“在布斯托尔贝村只有一个庄员的孩子进了学校，可是死了六个老人。”如果能够维持现状也就罢了，不，青年们还在继续流向联合工厂，“联合工厂将把所有的人都拿过来！”

“胜利”集体农庄的这种农村人口大量外流的情况，是苏修农业危机的一个突出的表现。几乎所有的集体农庄都存在这个



问题。据统计，一九五九——一九七〇年间，共有一千七百万人离开农村。平均每年近一百五十万人。最近几年就更多了。青壮年走光了，老年人又一个个死去，农村就出现了《老家》中所描写的那样十室九空、土地荒芜的景象。这现象成了勃列日涅夫的一块心病。勃列日涅夫当然不会去同情《老家》中的那个孤老头子晚境的凄凉和他对于即将“销声匿迹”的“老家”的眷恋心情。不，这些个安娜、尼古拉才不关勃列日涅夫什么事呢！勃列日涅夫心痛的是，能够从农村剥夺到的东西，越来越少了，严重威胁了整个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这一点，从鲍勃罗夫和他父亲的一段对话里可以看得很清楚：

父亲 ……你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农村给的。如果你愿意知道的话，没有我们连宇宙飞行也不可能。除了农村，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拿东西。

鲍勃罗夫 对！没有地方去拿。可是现在人们在拿出东西来给农村。几十亿的投资不能用来到处补破洞。我们将在另一个水平上工作。

鲍勃罗夫岂止是“愿意知道”，而且清清楚楚地知道，不仅他鲍勃罗夫“所有的一切”要向农村拿，就是勃列日涅夫和他所依靠的整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的一切”也是从农村拿去的。除了残酷剥夺本国人民，“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拿东西。”千真万确。然而，鲍勃罗夫比他的老子更清楚的是：如今农村已经拿不出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需要的“所有的一切”了。而且，叫勃列日涅夫伤心的是，为了挽救农业危机，他还不得不把从农民和工人身上搜刮的财富拨出一些去“补破洞”。鲍勃罗夫也为此心痛。然而，钱花下来就有用吗？几十亿投资连补漏洞也补不了呢！怎

么办？必须在“另一个水平上工作”，必须想办法制止农民外流的现象，解决“农村劳动力问题”。可是，预定的农庄主席候选人谢列兹涅夫对于这个头痛的问题竟然一筹莫展！戈尔巴乔夫对他早就不满了：“没有思想的日子难过，而在伊格纳特身上我似乎没有看到新的思想”。戈尔巴乔夫需要的“新的思想”无非是怎样进一步加强对农村的剥削，把农民捆绑在土地上吸尽最后一点血。区委书记谢罗夫实际上对谢列兹涅夫也不中意：“谦逊和勤勉当然是好的品质，但今天对一个领导人来说是不够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推选这个自己并不中意的人来当候选人呢？那是因为实在找不到理想的人。如今，突然有一个人站起来，主动要担起这“一副沉重的担子”，并且发表了这样的宣言：

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把每公顷的产量再提高一公担，再稍微增加些肉的交售量，如此而已。靠这个我们解决不了摆在面前的任务。农庄必须转移到工业的基础上去。

这真是句句话说在苏修“党组织”即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喽罗们的心坎上喽！你看，不但有气魄，而且连办法也拿出来了！至于中用不中用，现在可顾不上。即使仍然不行吧，至少在眼前可以使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稍稍振奋一会儿。

总之，鲍勃罗夫必然当选。因为他正合苏修统治集团的需要。他当上主席，被称为“适得其所的人”，其实，他还是“生逢其时”的人呢！而且，正因为他遭到了勃列日涅夫为农业问题弄得“丧魂落魄”“不知所措”的好时辰，才能够“适得其所”啊！

鲍勃罗夫要挽救苏修农业危机，不只是发发宣言而已，还着

实卖力地耍了一顿拳脚，狠干了一阵子。

为了把青年留在农庄，并且吸引已经流出去的青年回到“老家”来，鲍勃罗夫决定如此这般把农庄的基础“转移到工业的基础上”：

从改革开始，我们要消灭所有的牲畜分场，建设一个综合企业，我们将把所有的村庄合并到一个中心：居住、商业、生产、文化中心。人们将得到一切方便。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鲍勃罗夫对农庄其他的事一概不管，他把全部精力用在这个“战略性的问题”上了。为此，他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恨不得钻窟窿打洞去找人，弄材料，借钱。真个是“为伊消得人憔悴”。

可悲的是，鲍勃罗夫的这些努力一点也没有改变“胜利”集体农庄的面貌。鲍勃罗夫上台以后没几天，就接连发生了二十二起青年流进联合工厂的事件。逼得鲍勃罗夫不得不采纳农庄团委书记的意见，“有组织地”把青年“送”进联合工厂。这样，不仅可以给自己留点面子，还可以留条后路，因为在名份上，送出去的人还算是农庄庄员，这也算没有出路中的“出路”吧！

为什么鲍勃罗夫的“综合企业”不能吸引广大农民？这是因为在鲍勃罗夫的这些“革新”面前有着不可克服的矛盾。

我们不是指剧本所着力渲染的鲍勃罗夫和农庄管理委员会中大部分成员的矛盾。这一矛盾是虚假的，作者有意用它来掩盖主要矛盾。事实上，那些不同意鲍勃罗夫的农庄管理委员们与鲍勃罗夫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当然他们在对所谓“革新”的态度上，确实有所差异，但那是因为他们农业问题上的失败的经历比鲍勃罗夫多，担心鲍勃罗夫的计划不仅不能挽救农庄，反

而弄得鸡飞蛋打。这并不是什么原则分歧。关于这一点，区委书记谢罗夫讲得很清楚。当戈尔巴乔夫提出“要么我们胜，要么他们胜”的时候，谢罗夫立即纠正说：

而我们可不让你们这样提出问题。什么叫要么我们要么他们？应当是你们也胜他们也胜。

那末，真正的矛盾在哪里呢？在于鲍勃罗夫的“改革”不敢触及也不能改变促成农村劳动力外流的真正原因。而且相反，他的“改革”正是要保持这种原因。

鲍勃罗夫竭力要我们相信，现在农民在农村的生活已经很好了，他们所以还要跑出去，是因为农村的劳动比较繁重，而有文化的青年农民却不想再用手撒粪了，他们感到在“联合工厂里工作更有趣”。这是说谎，用这个理由就不能解释鲍勃罗夫在自己农庄亲自看到的现象：建筑工场的几部起重机由于领导人不负责任已经停工三天了，工场上所有的庄员都在用肩扛东西，但是“没有一个人生气，要弄清原因或提出问题。”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在苏联，“农业机械人员的流动率更高”。他们不是已经掌握了机器吗？可见，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农民用锄头还是用机器去耕种土地，而在于他们和土地以及机器之类的生产资料是什么关系。在苏联农村的所有制早已演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表面上当然还叫集体农庄，但是，正如斯大林所说：“问题不仅在于集体农庄这一社会主义的组织形式本身，而且首先在于这种形式所包含的内容，——问题首先在于集体农庄由谁主持，集体农庄由谁领导。”在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把持和控制下，集体农庄的农民要经受层层剥削：首先是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残酷掠夺，然后是集体农庄各级领导的合法和非法的

侵吞和占有，农民辛勤劳动的果实剩下的实在少得可怜了。在政治上，农庄庄员更处于无权的地位。《适得其所的人》没有写出一个普通的农庄庄员，这毫不奇怪，因为他们在决定农庄“战略性的问题”上根本没有发言权。有个所谓劳动英雄、挤奶员兹维雅金娜，她好象有点与众不同，是农庄党委会的一个委员。其实，她不过是一个摆设，一个用以骗人的工具而已。

这还不算，工业垄断资产阶级也要来迫害农民。化学联合工厂和“胜利”集体农庄之间的关系，反映了苏修工业资本和农业资本之间的竞争关系。在这个竞争中，后者处于绝对的劣势：土地被占用，劳动力被挖走。正象索莫夫对鲍勃罗夫所说，将来“只有一座大的联合工厂！”“你对付不了联合工厂。科恰良只消用一个指头就会把你压扁。”这种自由竞争，是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路线带来的恶果，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娘胎里带来的又一个不可解决的矛盾。然而，索莫夫说错了，最后被压扁的将不是鲍勃罗夫，他是不愁出路的，科恰良已经给他准备好了好职位，高工资，好住宅。倒霉的将是无路可走的农民。

身受政治、经济的双重压迫，又受工业资本和农业资本双重剥削，苏联农民在农村中实在生活不下去了。不能束手待毙呀，于是就纷纷离乡背井涌向工厂和城市。他们何尝不懂东山老虎吃人，西山老虎也吃人？从农庄到工厂，从鲍勃罗夫的手心里逃出来，跳到科恰良的虎口里去，对他们来说，完全没有什么不同，等待他们的都是受剥削受压迫的命运。那个跑到联合工厂里去的索莫夫就说：“我反复估量过，……没有出路。”这里，包含着苏联农民多少痛苦和血泪啊！

鲍勃罗夫所搞的那一套，实际上就是近几年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越来越倾心的“工业农业综合体”。这种综合体不过是一种新型的农业垄断组织。这种垄断组织不仅不改变现在的资本



主义生产关系，而且相反，还要强化这种生产关系，使农民受到更大的剥削和压迫。鲍勃罗夫的“改革”还刚刚开始，苏联农民就会感到脖子上的枷锁更收紧了。鲍勃罗夫从申斥工场主任和畜牧分场主任开始行使农庄主席的职权，无非是要做个样子给普通庄员看：对农庄的“优秀分子”尚且要加强纪律，何况尔曹？不用说，正在制订的“加强纪律”的计划主要内容是加强对庄员的法西斯统治。当然，兹维雅金娜的地位“提高”了，她从母牛身边来到鲍勃罗夫身边，做了农庄主席的“助手”。实际是一块招牌，为鲍勃罗夫的“改革”招徕顾客、欺骗群众。

这种工业农业综合体自然也消除不了资本主义竞争这个祸害。请看事实：为了达到建立自己垄断组织的目的，鲍勃罗夫和科恰良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了。别看这两个人口口声声说他们之间是“牢不可破的联盟”，暗地里却在互相使绊子、挖墙脚。鲍勃罗夫用工资、住宅为诱饵挖去联合工厂的最好的建筑队长就是一个例子。可是，他们有着“共同的事业”呀！不错，他们都在为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政治路线效劳，一个“要把联合工厂造起来”，一个要把“面包、肉、牛奶交出来”。然而，也正是这个“共同的事业”决定了他们非竞争不可。列宁早就指出：“从自由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垄断并不消除竞争，而是凌驾于竞争之上，与之并存，因而产生许多特别尖锐特别剧烈的矛盾、摩擦和冲突。”要两个垄断资产阶级之间不进行竞争，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且，“正是竞争和垄断这两个互相矛盾的‘原则’的结合才是帝国主义的本质，正是这种结合在造成崩溃，即造成社会主义革命。”没有这种竞争和垄断的结合，苏修还算什么社会帝国主义呢？

“正是我们将消灭城乡差别”——鲍勃罗夫的口号叫得很响。但是，在城乡的两极分化越来越大，工农业的垄断资本自由

竞争愈演愈烈的情况下，高喊消灭城乡差别，只能是一种自我讽刺。“资本主义社会决不能消灭这种对立，反而不得不使它日甚一日地尖锐化。”尽管鲍勃罗夫想方设法歪曲和掩盖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然而广大的工农群众是不会上当的。因此，对于鲍勃罗夫要干的这“一番事业”，广大的农民是绝无兴趣的。他们照样走他们的。这也正如列宁在《社会主义和农民》一文中所说的，为托拉斯、卡特尔、辛迪加之类的工农垄断业组织操心，不是工人、农民的事情，“而是老板、企业家的事情”。这就是鲍勃罗夫“改革”所不可克服的矛盾。鲍勃罗夫这个人也是假的，造出来的。但他又是反映了苏修垄断资产阶级的真实的要求。因此，可以断言，这个农村的“外来人”不会有好下场。他的父亲已经给他卜了卦：“你搞个天翻地覆，然后留个烂摊子给我们收场？”是的，留个烂摊子，这是肯定的。而且，这不只是鲍勃罗夫一个人的下场，在他以前和以后的任何修正主义的“改革”者都只能是这样下场。

# 适得其所的人

(苏修话剧剧本)

作者 B·切尔内赫

载苏修杂志《青年剧坛》1974年第8期

## 人 物

鲍勃罗夫——25岁，集体农庄主席

戈尔巴乔夫——集体农庄党委书记，50~55岁

谢罗夫——区委书记，40岁

克拉拉

米哈依尔 } 建筑系的写毕业论文的学生

玛利娜

根纳基·罗曼诺维奇——建筑系系主任

谢列兹涅夫——集体农庄副主席

别洛赫沃斯托夫——隔壁一个集体农庄主席，40~50岁

科恰良——化学联合工厂工地主任，40岁

兹维亚金娜——著名的挤奶员，社会主义劳动英雄，50岁

班尼可夫——农庄总畜牧师，25~30岁

瓦西利可娃——畜牧分场主任兼广播员，40~45岁

马连可夫——生产队长，50岁



斯图卡林——工场主任, 45~50岁

别廖兹金——团委书记, 25岁

塔尼娅——农庄主席的秘书, 25岁

戈沙叔叔

鲍勃罗夫的父亲

科恰良的助手

索莫夫

巴雷金

## 第一部分

〔开幕前, 剧中的一些人物先在台前走过。下面这些对话可以看作是剧本的导言和对剧中人物的介绍, 当然不是全体人物, 而只是同这一场合有关的人物。〕

### 兹维亚金娜和瓦西利可娃

瓦西利可娃 彼得罗芙娜! 您将选举谁? 选伊格纳特·谢列兹涅夫吗?

兹维亚金娜 那又怎么样? 他是个好人。

瓦西利可娃 或者, 选班尼可夫? 毕竟是总畜牧师呀。

兹维亚金娜 也是个好人。

瓦西利可娃 也许, 会从外面送个人来?

兹维亚金娜 你别耽心, 不会送个坏人来的。

瓦西利可娃 如果突然选了您呢, 彼得罗芙娜, 啊? 您毕竟是个社会主义劳动英雄!

兹维亚金娜 你以为我得了金星奖章后, 脑子也跟着灵起来

了吗？

瓦西利可娃 你的脑子一向是灵的，所以全村的人有事都去找你商量。

兹维亚金娜 可是商量的都是生活问题。而这个职位需要有管国家大事的脑子。

### 别廖兹金和斯图卡林

斯图卡林 但愿不要选上个傻瓜……

别廖兹金 不会。我个人即使对聪明人也不会随便就同意。

斯图卡林 谢列兹涅夫可不是个傻瓜！

别廖兹金 不是傻瓜。但是一般，中等而已……

### 谢列兹涅夫和马连可夫

马连可夫 伊格纳特·费多罗维奇，对于我们的支持您可以不必怀疑。我个人可以发言，说我们愿意在今后也同谢列兹涅夫同志一起工作下去。

谢列兹涅夫 不过我不强求，尼古拉·潘杰列蒙诺维奇。如果他们说“你干吧”——我就干，并将诚实地工作，象以往一样。

马连可夫 我们知道。您是个谦逊的，但是有原则性的人。您具备一切条件。

## 第一 场

〔人们经过接待室进入办公室。进来后分别在会议桌后面坐

定,按照习惯,各坐各的位子。党委书记戈尔巴乔夫立即开始从口袋里摸出眼镜盒,圆珠笔,大笔记本,香烟,随即开始工作:戴上眼镜,试了试圆珠笔是否写得出,把烟灰缸移近一些,在做完了这些准备之后,把身体靠到椅背上。

〔别廖兹金仿效党委书记,摸出了香烟和打火机,不过他的口袋里再也摸不出别的东西了。

〔班尼可夫拿出笔记本和铅笔。

〔兹维亚金娜看见大家都在为开会作准备,也打开了手提包,但是连一片纸也没有找到。

兹维亚金娜 (向班尼可夫)瓦连京·彼得罗维奇,借我一张纸。

谢列兹涅夫 (向接待室叫)塔尼娅,拿纸来。

〔女秘书塔尼娅走进办公室,开始分放纸张。区委书记看了看钟。

谢列兹涅夫 可以开始了吧?

班尼可夫 总工程师还没有来。

〔窗外响过一阵摩托车声。鲍勃罗夫走进接待室。

鲍勃罗夫

塔吉扬娜用手支着头在写信,

脑子里全被叶甫盖尼占领,

在这封冒失的信里,

散发出一个天真无邪的姑娘的爱情。

信写好了,折拢了……

塔吉扬娜!这是写给谁的信?①

① 普希金的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一段,塔吉扬娜是长诗中的女主角。在俄语中,塔吉扬娜这个名字的另一种叫法就是塔尼娅(小称)。

塔尼娅 写给“农机供应处”，订购联合收割机的配件。你昨天干吗不来跳舞？

鲍勃罗夫 事情多啊。贵族大人们的情绪怎么样？

塔尼娅 十分正经，而且有点阴沉。

鲍勃罗夫 我理解他们。因为不得不作决定了，而且无论如何也推不开。

塔尼娅 谢尼亚，就等你一个了。

鲍勃罗夫 我这就去。（打开办公室的门，微微鞠躬）您们好！

谢列兹涅夫 （不满地）您迟到了。

鲍勃罗夫 通知会议在三点钟开，离开始还有三分钟。

〔大家都看了看自己的表来核对这一点。〕

鲍勃罗夫 但是如果你们决定提前开始，我也不反对。

谢列兹涅夫 （明显地讽刺）当然，如果您允许的话……

鲍勃罗夫 我允许，我允许……

戈尔巴乔夫 我宣布“胜利”集体农庄党委会议现在开始。请区委书记瓦西利·瓦西利耶维奇·谢罗夫发言。

谢罗夫 共产党员同志们！两天后就要开全体庄员大会。议题只有一个：选举新的主席。曾经有一个时候，主席是从外边给你们派来的。那时你们在自己的集体中并不是总能找到精明能干的领导者……可能，你们也没有很好去找。现在，农庄里的干部队伍已经形成了。已经有人可供选择，有人可以推举到领导岗位上去了。

〔书记把这些话说得很激昂，在场的人都开始微笑——他们很乐意听到这些话。〕

谢罗夫 请吧……

班尼可夫 区委的意见怎么样？

谢罗夫 意见是有的。照我们看来，伊格纳特·费多罗维奇·谢列兹涅夫胜任主席职务。但毕竟还是要由你们来作决定。和他一起工作的是你们……

班尼可夫 请允许我发言！（站起来，不等任何人允许，就大声地，象在大礼堂的讲台上一样说起来。）我提议向全体大会推荐伊格纳特·费多罗维奇·谢列兹涅夫。多年来他一直是吉霍米罗夫的副手，在经营管理方面受到了很好的训练。而且近两年来在吉霍米罗夫患病期间，他实际上就是农庄主席，干得很好。就象在战斗中一样……（班尼可夫的调子变得越来越庄重），当指挥员牺牲了，政委就接替他的岗位，现在也是如此。

鲍勃罗夫 现在不是战争……

班尼可夫 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鲍勃罗夫 没有什么……过去人们是牺牲，现在只是普普通通地死去。

班尼可夫 在劳动战线上也有牺牲的。

鲍勃罗夫 那么就只好。就是说，没有遵守技术安全。

别廖兹金 我可以纠正一下吗？伊格纳特·费多罗维奇不是政委，他更象是管军需后勤的，我们的政委是伊凡·马克西莫维奇。

班尼可夫 我的话完了。

谢罗夫 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据我理解，您很想发言？

别廖兹金 是的。（站起来，扫视一下在座的人。）我怀疑伊格纳特·费多罗维奇能否担当得了主席的职务。（坐下）

鲍勃罗夫 我也怀疑。

〔出现了静默……预定的主席忍不住了，从香烟盒中抓出一支烟，咔嚓一声打了一下打火机，但打火机没有点燃。在静寂中现在可以听到不断的，神经质的咔嚓咔嚓声。〕

〔戈尔巴乔夫用自己的打火机给谢列兹涅夫点着了香烟。后者深深吸了一口，大声地吐了一口气。〕

兹维亚金娜（慌乱地）你们怎么不害臊？要知道伊格纳特就在这儿！他会对我们有什么想法呢？

别廖兹金 他会对我们有什么想法，我大致猜得到，但是我们对

他有什么想法，也应让他知道。

兹维亚金娜 反正我们不可能再找到象吉霍米罗夫这样的人。

马连可夫 我赞成谢列兹涅夫！我建议表决！

谢罗夫 我看得出，意见分成了两派。但暂时我还没有听见具体的反对意见，我们继续讨论吧。

鲍勃罗夫（几乎用学校里的一套口气）我愿意解释一下我自己的意见……时代在变化。

谢罗夫 请具体一些。

鲍勃罗夫 完全是不久前，我们在区里还是高不可攀的……现在我们已经要被赶上了。

谢罗夫 这是十分合乎规律的，今天是你们，明天是别人，后天可能又是你们。

鲍勃罗夫 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反应不利于鲍勃罗夫，但他若无其事地继续说下去。〕

鲍勃罗夫 把每公顷产量再提高一公担，再稍微增加些肉的销售量，如此而已。靠这个我们解决不了摆在面前的任务。

农庄必须转移到工业的基础上去。正如俗话说：新的时代——新的歌，新的思想。

戈尔巴乔夫（在这之前一直沉默）工程师说得对，没有思想总是日子难过。而在伊格纳特身上我似乎没有看到过新的思想。最近一年来他不是代理主席，而只是做了个图章保管员。

班尼可夫（已经克服了刚才的慌乱）你们还要什么样的思想？我们有思想，必须为这些思想斗争！我们有美好而伟大的思想！

戈尔巴乔夫 这是指全国范围内……而今年在斯托尔贝村只有一个庄员的孩子进学校，可是死了六个老人。

兹维亚金娜 那怎么办，要他给你生孩子吗？做这个可是用不着思想的！

〔这段插话仿佛使空气缓和了下来。〕

戈尔巴乔夫 不能这样说。这里也需要思想，是自己生，还是运现成的来。伊格纳特是个好人。但是好的人难道还少吗？最近一年就是伊格纳特领导的，结果如何呢？

谢罗夫 你说呢？

戈尔巴乔夫 没有什么结果……我们在原地踏步。而既然我们停滞了——我们很快将向后退。我反对！谁赞成，请举手。

〔兹维亚金娜首先举手，班尼可夫也赞成，马连可夫慢慢地举起了手。〕

兹维亚金娜 你呢，尼古拉？



斯图卡林 我还要再想想。

戈尔巴乔夫 就是说，三票。谁反对？

〔鲍勃罗夫、别廖兹金和戈尔巴乔夫的手几乎同时举了起来。〕

戈尔巴乔夫 也是三票。

斯图卡林 四票。（举手）

马连可夫 糟糕……

谢罗夫 好吧，我们来总结一下。伊格纳特·费多罗维奇在自己今后的工作中应当吸取相应的教训。谦逊和勤勉当然是好的品质，但今天对一个领导人来说这是不够的。党委会议表明，共产党员们懂得这一点，因此要求高了。虽然我个人很为伊格纳特·费多罗维奇伤心。但问题不在于我的伤心。有推翻，就得有推举。请吧！选谁？

谢列兹涅夫 瓦西利·瓦西利耶维奇，您知道，我甚至感到满意。这是一副沉重的担子。这样我可以更好地保养身体。您是知道我的，我从来也不争职位。

谢罗夫 好吧，大会只好推迟，我们试试看给你们从外边找一个主席来。也许，还有别的建议？

〔大家沉默，考虑着既成的局面。〕

鲍勃罗夫 我有个建议。

谢罗夫 请。

鲍勃罗夫 我建议选我，并且请求党委支持我。

〔现在大家看着鲍勃罗夫。〕



谢罗夫 您想做农庄主席？

鲍勃罗夫 对。

班尼可夫 (不掩饰自己的迷惑) 为什么呢？

鲍勃罗夫 人们想做海员、医生、演员，又是为什么呢？

[兹维亚金娜忍不住，噗哧一笑，但急忙为自己辩解。

兹维亚金娜 谢尼亚，你不要当我有恶意。我只不过是无意识的……

鲍勃罗夫 可我不是无意识的。对我来说，这也许是我一生中主要的日子。

班尼可夫 所谓是：“成败关头”？

鲍勃罗夫 对！但我希望是成，而且不是什么“所谓”。

[大家重新沉默，考虑着。

马连可夫 (阴郁地) 大会上通不过的，太年轻了。

谢罗夫 为什么不可以呢？……咱们来讨论讨论。

[书记开始吸烟，大家也开始吸烟。

### 【暗 转】

[早晨。接待室里挤满了生产队长们，女秘书塔尼娅在接待室里走来走去，好象时装模特儿在舞台上走来走去一样，展示着自己十分大胆的超短裙。大家都很开心。鲍勃罗夫带着一只箱子走进接待室。这箱子使得队长们更加开心了。纷纷同他招

呼：“谢尼亚，你准备出远门？恭喜你前来上任。我们祝贺你！”

**别廖兹金** 谢尼亚！你注意到了吗，昨天所有的姑娘们都投了你的票。你年轻，还没结婚。她们中间有的人将有机会成为主席太太。

〔生产队长们听了这些话后哈哈大笑。鲍勃罗夫仔细看了看女秘书的大胆的超短裙，默不作声地走进办公室。坐到会议桌的首席，从箱子里拿出一块牌子：“不准吸烟”，放到桌上。塔尼娅探头进来。〕

**塔尼娅**（自己人的语气）放他们进来？

**鲍勃罗夫** 放进来吧！

〔生产队长们进来，许多人立即吸起了烟。〕

〔鲍勃罗夫移动一下牌子，让所有人都能看到它，但对此没有人注意。〕

**别廖兹金** 干吧，谢尼亚，别胆怯，我们支持你。

**鲍勃罗夫** 同志们！首先咱们来认识一下。我姓鲍勃罗夫，名叫谢苗·伊凡诺维奇。谁一下子记不住，可以抄下来，我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念给你们听。而在下班之后我自然仍是谢尼亚，或者是鲍别尔，随便你们照老习惯去叫……通常，吸烟要向房屋主人请求许可……而且总的来说，在工作地点的空气应当是新鲜的。

**马连可夫** 空气我们多得很。

**鲍勃罗夫** 这就是说，我们不要去污染它。我本人不吸烟，也不

劝你们吸烟。今后在办公室里我们将不再吸烟。

〔生产队长们急忙熄灭香烟，现在在吸烟的只有副主席谢列兹涅夫了。鲍勃罗夫沉默着，眼睛一直盯住他。谢列兹涅夫不慌不忙地又吸了几口，才把香烟弄灭。〕

鲍勃罗夫（向着马连可夫）尼古拉·潘杰列蒙诺维奇，您知道今天该做些什么吗？

马连可夫 和昨天的一样——送肥。

鲍勃罗夫（向着别廖兹金）您呢？米哈依尔·谢苗诺维奇？

别廖兹金 我们要把修理搞完，谢苗·伊凡诺维奇！

鲍勃罗夫（用眼光把队长们扫视一遍）有谁不知道自己今天要做什么的吗？

马连可夫 总的说来工作是熟悉的……

鲍勃罗夫 因此，从今天起取消早晨的会议。一星期我们将只开一次会，每星期六。

〔队长们沉默，等待着下文。〕

鲍勃罗夫（作总结）请大家开始去工作。散会。（开始安排自己的事，从箱子里拿出手册，日历。）

〔队长们默默地向门口走去。选择通话机的灯闪亮起来，鲍勃罗夫不去注意呼唤信号，继续布置房间，把皮短外衣和骑摩托车的帽子放进橱里。电话响起来，接着另一架电话机也响起来。鲍勃罗夫等了一会，等第三架电话机也响了，就把三架电话机上的话筒都拿下来，放到电话机旁边。这时接待室里的电话

机响了起来。塔尼娅向办公室探头进来。

塔尼娅 谢尼亚,对他们怎么说?

鲍勃罗夫 你告诉他们,我将有两天不在家。我想要立即看到,没有领导的指示谁仍能过日子,谁不能过日子。请让人把这架机器装到接待室里去。(鲍勃罗夫指指选择通话机)把电话也都拆了。只给我留下两架:一架外线电话,一架同区里联系的电话。

塔尼娅 (有礼貌地)为了通话每次都跑到接待室里来,很不方便。

鲍勃罗夫 我根本就不想跑。

塔尼娅 这是一架很方便的设备。一开,就能同活的人谈话。

鲍勃罗夫 这“一开”,塔尼娅,还意味着有相反的方向,既然我可以去同人家联系,那就是说,人家也可以来同我联系,是吗?

塔尼娅 而且很快。

鲍勃罗夫 因此,我就随时都可能被叫去通话,把我的工作打断,并且把他们自己应该作出的决定往我身上推。每个人都应当做自己的事情。让调度员去坐在选择通话机前面吧,而主席应当考虑哪一些问题,你知道吗?

塔尼娅 什么问题呢?

鲍勃罗夫 战略性的问题!

塔尼娅 明白了。

[鲍勃罗夫开始重新安放家具。门又打开了,塔尼娅庄严地,象马戏团的报幕员一样,宣布:“加弗利伊尔·彼得罗维奇·鲍

勃罗夫到！”

〔戈沙叔叔向鲍勃罗夫走来，一面张开双臂准备拥抱。〕

戈沙叔叔 祝贺你，谢尼亚！衷心祝贺你！代表我个人以及所有的亲戚。代表所有的当地的鲍勃罗夫们。

〔戈沙叔叔哈哈一笑，鲍勃罗夫没有同他拥抱，只是握了握手，向他指指一把椅子。〕

鲍勃罗夫 你坐下，戈沙叔叔……人家告诉您了吗，今天我不接见来谈个人问题的人？

戈沙叔叔 这要看我要谈的是个人问题还是国家问题。我们大家都是国家的人。而且我对你来说不是个普通的来访者，而是一个亲属。不管怎么样，是个亲叔叔，和你同一血统。你的叔叔可不太多。一个，两个——就数不下去了。

鲍勃罗夫 可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整整六个。

戈沙叔叔 你生活得怎么样？

鲍勃罗夫 我生活得很好。

戈沙叔叔 你还将生活得更好。你注意到了吗，在大会上所有的鲍勃罗夫们都投票赞成你。因为事先做了相应的工作，我亲自做的，顺便说说。

〔戈沙叔叔摸出香烟。鲍勃罗夫指指牌子。〕

戈沙叔叔 我明白，如果许多人一起吸烟，你就会气也透不过来，而如果只有一个人，而且又是亲叔叔……

〔鲍勃罗夫从桌子后面走出来，从戈沙叔叔手中拿过香烟，丢进字纸篓里，又坐到自己的位子上。戈沙叔叔被这种不礼貌的举动惊呆了。〕

戈沙叔叔 你怎么？

鲍勃罗夫 就是这样，没有什么。怎么样？也许开始谈正事吧？

戈沙叔叔 明白了……谈正事就谈正事。你当然知道，你的婶婶玛利娅和你的嫡堂妹子纽尔卡在第三畜牧分场工作。

鲍勃罗夫 我知道。她们工作得很好。

戈沙叔叔 也许，顺便说说，你介绍个什么人去向纽尔卡求婚？现在人们对你的介绍是会重视的。

鲍勃罗夫 这样的事情不是“顺便说说”就能办的。

戈沙叔叔 明白了……就是说，纽尔卡，让她工作好了。

鲍勃罗夫 让她工作。

戈沙叔叔 玛利娅也是？

鲍勃罗夫 玛利娅也是。

戈沙叔叔 那么我呢？

鲍勃罗夫 什么？

戈沙叔叔 要知道目前我没有工作，虽然我有一定的本领。而米海也夫老头正要退休，燃料仓库的职位要空出来了。我不反对干这个。

鲍勃罗夫 我怕你在农庄管理委员会上通不过。你有过多少职务，而在所有职务上你都偷偷摸摸，要你不偷一些，你办不到，而且……（鲍勃罗夫在自己喉结上拍的打了一下①）

戈沙叔叔 但是你的意见如何呢？你将推荐我吗？

鲍勃罗夫 我不会。

① 指喝酒。

戈沙叔叔 你当心，别自搬石头自压脚。人们投票选了你，也可以投票反对你。你的职位是选举产生的，是有依赖性的。如果你不依靠积极分子，不依靠亲属，你就不会有多大出息！

〔鲍勃罗夫从桌子后面走出来，抱住戈沙叔叔的肩膀。〕

鲍勃罗夫 戈沙叔叔，只有时间才能证明，谁会有多大出息，而你现在去到……（低下头，轻声告诉他该到哪儿去）

戈沙叔叔 到哪儿去？

〔鲍勃罗夫同样轻声地重复了一遍。〕

戈沙叔叔 明白了……（在门口站住，责备地摇摇头）还算是受过高等教育的……

〔鲍勃罗夫按了按叫人铃。塔尼娅走进来。〕

鲍勃罗夫 塔尼娅，我十分明确地说过，谈个人问题只在规定的日子里接待。

塔尼娅 但是……

鲍勃罗夫 没有任何“但是”……尤其是对亲属。还有！我要求你穿着正常的裙子来上班。

塔尼娅 你怎么啦？穿什么，我自己能够决定。要知道你目前还只是个农庄主席，而不是时装大楼的经理。

鲍勃罗夫 我是友好地对你说。不是任何一种时髦都需要仿效。在时髦中也应当选择对自己最适宜的形式。这一种超



短裙突出的不是你的优点……

塔尼娅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这到底算是什麼？在舞会上你没有教训过我……而现在，一当上主席……

〔塔尼娅傲慢地摇晃了一下发髻，一言不发地向门口走去。  
鲍勃罗夫追过她，在门口把她拦住，把话说完。〕

鲍勃罗夫 而且现在超短裙已经不时髦了。懂吗？

### 【暗 转】

〔鲍勃罗夫傍晚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戈尔巴乔夫在等他。〕

戈尔巴乔夫 在做些什么，主席？

鲍勃罗夫 鬼才知道！斯图卡林一早就离开了，至今还没有出现。瓦西利可娃进城去了。在中心仓库由于某个糊涂虫的过失，运输机已有三昼夜不工作了，现在一袋袋肥料都用肩在扛。而最令人惊奇的是，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生气，没有一个人去尝试弄清原因，没有一个人提出要求。为什么？你能回答我吗，马克西梅奇，为什么？

戈尔巴乔夫 怎么不能呢？能。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是什么东西也没有，谢尼亚。而当没有东西的时候，不管你问不问“为什么”，都不会因此而感到舒服些。所以我们过去就一直不提问地工作。而且如果光是提出这些“为什么”，那么直到今天恐怕还是什么东西也没有。

鲍勃罗夫 但是现在已经有了啊。

戈尔巴乔夫 有了。所以你就问了，但是还应当作出回答。



鲍勃罗夫 我今天就向他们去回答。

戈尔巴乔夫 对。在这方面我将会支持你……(两人沉默了一会儿)你听我说,谢尼亚,你对裙子的态度怎么样?

鲍勃罗夫 态度很好。

戈尔巴乔夫 据说,你决定禁止裙子?

鲍勃罗夫 你笑我?

戈尔巴乔夫 不是我,而是全村将会笑你。请相信,他们将会说,新主席决定从裙子开始自己的改革。也许,你解释一下具体经过?

鲍勃罗夫 我现在是专搞解释不干事了。

戈尔巴乔夫 那你本来是怎么想的?如果你想要领导,你就得习惯于做解释。而当你禁止的时候——这就意味着,你无法找到出路了。

鲍勃罗夫 有时候也需要禁止,如果人们不理解。

戈尔巴乔夫 你是个危险的人,谢尼亚……

鲍勃罗夫 我是个理智的人,伊凡·马克西莫维奇。

戈尔巴乔夫 问题在于怎么去看,谢尼亚。今天你禁止穿短裙,明天你就会下令要所有的人都穿规定颜色的裤子——比如说,蓝的和绿的。

鲍勃罗夫 我希望,你不会以为我是个小傻子。

戈尔巴乔夫 对付傻子倒比较简单,他们不会把人引向任何地方。

鲍勃罗夫 而既然在引导,难道不好吗?

戈尔巴乔夫 这要看引向何方。你别管这些裙子了,谢尼亚!这不是主要的。女人们穿裙子已经穿了几千年,一会儿长,一会儿短。时髦嘛!我本人亲自吃过这些裙子的苦头,因为我有三个女儿。而在全中国,你知道吗,如今有多少个父亲和

丈夫为了这些裙子而破产！咱们男人就是这样的命运嘛。可是对斯图卡林、瓦西利可娃和电工们要采取些措施，好让他们接受教训。如果现在不整顿好，到播种期间这一切就会产生更大的影响。怎么，咱们回家吧？

鲍勃罗夫 我再工作一会。

戈尔巴乔夫 那么就再见了。

## 第二场

〔广播站。当鲍勃罗夫进来时，瓦西利可娃急忙站起来。〕

瓦西利可娃 伊凡·马克西莫维奇已经把一切都检查过了。

鲍勃罗夫 我来向您要求三分钟的时间给我发言。

瓦西利可娃 您有发言稿吗？

鲍勃罗夫 我不用发言稿也知道自己要说的东西。

瓦西利可娃 这不合规定。万一您忽然说出一些需要改正的话呢？

鲍勃罗夫 谢拉菲玛·亚历山大罗芙娜，我在小学、中学和大学里已经被改正了十五年了。这个期限相当长了，咱们就不要再延长它了吧。

瓦西利可娃 当然，您是个负责的人……

鲍勃罗夫 正是……

瓦西利可娃 您希望在开始时讲还是在结束时讲？

鲍勃罗夫 看您怎么方便。

瓦西利可娃 那就在开始时吧，毕竟这是您第一次通过广播发言。您不要慌忙，说得清楚些。（拨动开关）你们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的农庄主席谢苗·伊凡诺维奇·鲍勃罗夫

将向你们讲话。请吧，谢苗·伊凡诺维奇！

**鲍勃罗夫** 晚上好！同志们，我通知你们，我已开始履行农庄主席的职责。我很遗憾，我不得不从申斥来开始，而且申斥的是农庄中的优秀分子。我宣布给工场主任尼古拉·伊凡诺维奇·斯图卡林申斥处分，他有六个小时不在工作岗位上。难为情啊，科利亚叔叔！我还宣布给畜牧分场主任谢拉菲玛·亚历山大罗芙娜·瓦西利可娃以申斥处分，她在工作时间内进城去买东西，还吩咐挤奶员们千方百计地掩盖她的缺席。

〔戈尔巴乔夫就在播音时走进来，在鲍勃罗夫对面坐下。〕

**鲍勃罗夫**（若无其事地继续说下去）第二。目前我们正在制订加强纪律的措施，这措施将在两天内通知到各部门的所有领导人。第三。下星期六将召开管理委员会会议，会上将讨论我们农庄发展的社会计划和管理问题。最后，有一个亲戚到我这里来……要求职务。由于半个村子都是我的亲戚，而职务很少，我请求亲戚们不要再为了这类事情来找我。我的话完了。您来吧，谢拉菲玛·亚历山大罗芙娜。

**瓦西利可娃** 好……您确实是另有一套，不过我也将有我的一套。（向扩音器）农庄新闻。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事情进行得很好。畜牧工作者的成绩尤其好。我们的英雄安娜·兹维亚金娜和以前一样处于高峰。她超额百分之三点三完成了月挤奶量。

〔鲍勃罗夫和戈尔巴乔夫两个人留在播音室里。〕

戈尔巴乔夫 你对自己的发言满意吗？

鲍勃罗夫 我还不知道。我要看看后果。你怎么，有什么地方不满意吗，马克西梅奇？

戈尔巴乔夫 你懂吗，谢尼亚，领导——是件复杂的事情。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必须通知大家。有时候人们可能会误解。

鲍勃罗夫 就是说，不要说出全部真理，只能说出部分真理。缺点只能给很小范围内的人知道。你听我说，马克西梅奇，为什么在全国最高的讲台上，在代表大会的讲台上，人们在谈论缺点，而且一切都得到正确的理解呢？

戈尔巴乔夫 看你跟什么去比了！……

鲍勃罗夫 那么叫我跟什么去比呢？

戈尔巴乔夫 那么，你是这样想的？

鲍勃罗夫 你难道不是这样想的？

戈尔巴乔夫 是啊，谢尼亚，同你在一起我是不会感到寂寞的。这可以肯定。

### 第三场

[家里正在等着鲍勃罗夫。鲍勃罗夫坐到桌子后面。脸色阴沉的父亲走出来，坐到儿子的对面。鲍勃罗夫叹了口气，推开了食物。]

鲍勃罗夫 你说吧……

父亲 你，谢尼亚，为什么回到村里来？也许，在工厂里不顺利？那么俄罗斯的工厂多得很。

鲍勃罗夫 你是知道的，父亲，我一切都顺利。

父亲 就是说，是这样：当了总工程师，现在是主席。混上一

年——又再进城去。你搞个天翻地覆，然后留个烂摊子给我们收场？是这样吧？你干吗不说话？

鲍勃罗夫 就是说，把一切重新安排的时候到来了。你们已胡闹了一阵子，够了！

父亲（气得发狂）我们可没有胡闹过——我们工作了。你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农村给的。不论是工厂，还是各种各样的堤坝，都是农村给的。如果你愿意知道的话，没有我们连宇宙飞行也不可能。除了农村，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拿东西。

鲍勃罗夫 对！没有地方去拿。可是现在人们在拿出东西给农村。几十亿的投资不能用来到处补破洞。我们将在另一个水平上工作。

父亲 你是说，另一个？而在你以前做过的一切，都毫无用处了？

鲍勃罗夫 有用处。但其中有一些我们要抛弃。

父亲 就是说，你正是为了这个才争着要掌权？

鲍勃罗夫 我要的不是权，我要的是做一番事业的可能性。

父亲 你当工程师时就没有这个可能性吗？

鲍勃罗夫 有过。但现在我需要更大的可能性。我要做得多一些。而且我已经能够做得多一些。……而且用新的方式！

父亲 又是用新的方式？算了吧，谢尼亚。生活不是开始好起来了么……至于你把办公室里的家具重新安排——这随你的便。我们所有的主席都是从这个开始的。

鲍勃罗夫 你别怕，我知道应当从什么开始。从改革开始，我们要消灭所有的小的畜牧分场，建设一个综合企业。我们将把所有的村庄合并到一个中心：居住、商业、生产、文化中心。人们将得到一切方便。正是我们将消灭城乡这个差别。

父亲 什么，什么？消灭？那么房子呢？拆掉吗？还有我们的房子呢？

鲍勃罗夫 我们的也拆掉。

父亲 原来如此。在你把我们的房子拆掉之前，你先得从这房子里走出去。我要把你赶走。你走吧！立即收拾一下你的东西，给我滚！

鲍勃罗夫 我哪儿也不去。这也是我的房子。我是在这里生下的。

父亲 我自己到区委去。我第一个去，趁着你在这里还没有把事情搞乱。明天我就去，随使用什么方法也要赶到那里。

鲍勃罗夫 何必用随便什么方法呢？我自己也准备上区委去。咱们一起去吧。我用自己的车子带你去。

父亲 你再也不是我的儿子，也不是我的主席。

鲍勃罗夫 你懂什么！……能剥夺你的父亲资格的只有法庭，而能撤掉我主席职务的只有全体大会。所以暂时只能一切照旧。

#### 第 四 场

〔鲍勃罗夫打开接待室的门。塔尼娅坐在桌子后面，双手支着头。〕

鲍勃罗夫 塔吉扬娜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她梦见自己在一片雪地上走着……①

〔塔尼娅把一张纸插上打字机，火气很大地啪啪打起字来。〕

① 这也是普希金的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话。



鲍勃罗夫走进办公室，看见党委书记一个人坐在会议桌的一端。

鲍勃罗夫 马克西梅奇，你好！生活好，活着也好<sup>①</sup>！我们很快就要开展起这样大的建设，以致整个俄罗斯都要到我们这里来参观。

戈尔巴乔夫 开展建设究竟为了谁呢？

鲍勃罗夫 怎么为了谁？

戈尔巴乔夫 小伙子们又有人到联合工厂去了。库兹明和索莫夫。这种事情今年已经有二十二起了。

鲍勃罗夫 走了二十二个人，是吗？

戈尔巴乔夫 二十二个。

鲍勃罗夫 我本来倒没想到，事情会这么糟。科恰良干得很有魄力。他的宣传鼓动员在全州到处跑。昨天他们在库尔采夫中学里发表演说，号召中学生到联合工厂里去。

戈尔巴乔夫 必须采取措施。

鲍勃罗夫 什么措施？他们又没有欠着帐。每个人都有权在他愿意干的地方工作。

〔班尼可夫冲进办公室。〕

班尼可夫 同志们！从第五分场……

戈尔巴乔夫 我们已经知道了，你坐下……

班尼可夫 谢苗·伊凡诺维奇，我需要人。

鲍勃罗夫 瓦连京·彼得罗维奇，要知道是您的人跑了，而不是我的管理处的人跑了。您去了解一下，从别的工段上调剂一下。

<sup>①</sup> 马雅可夫斯基长诗《好！》中的两句。

班尼可夫 我没有多余的人。

鲍勃罗夫 我也没有。您是领导人，您去采取措施吧。

班尼可夫 直接负责第五分场的是……

鲍勃罗夫 农庄的整个畜牧业是您直接负责的。

班尼可夫 在这种语气下我不准备谈下去。

鲍勃罗夫 语气完全是实事求是的。您有具体的建议吗？

班尼可夫 必须赶紧跟踪去追……

鲍勃罗夫 问题正在这里！……已经踪影全无了。他们已经被吸收参加工作了。

班尼可夫 给他们申斥处分！

鲍勃罗夫 他们受了申斥还在那里，我们这里还是没有人。

戈尔巴乔夫 别洛赫沃斯托夫打电话来，说要到这里来弯一弯。

他准备到联合工厂去，弄清情况。也许，你也去一下？

鲍勃罗夫 我去。试试看……一起事情——这只不过是一次偶然性。两起——只不过是两次，但是二十二起——就已经是规律性了。

戈尔巴乔夫 可是我们难道会因此而轻松些吗？

〔隔壁集体农庄的主席别洛赫沃斯托夫，走了进来。他是个又高又胖，精力充沛的人。〕

别洛赫沃斯托夫 你们好，斯拉夫人们！我们怎么办啊？我个人建议发动心理攻势！你懂吗？

鲍勃罗夫 不懂。

别洛赫沃斯托夫 施加最大程度的压力。懂了？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如果他不停止吸引我们的人过去，我们就提出给他党纪处分——这是一！我们就写信到部里去——这是



二！我们就通知报馆——这是三！我们就向检察机关去告他非法招收工人——这是四！怎么样，啊？

鲍勃罗夫 如果他都不怕呢？

别洛赫沃斯托夫 应该怕的。我已经打听到了他的所有弱点。他第一次被任命领导这样大的工程。如果我们压他一下，他会让步的。出丑对他来说是太犯不着了。

## 第五场

〔鲍勃罗夫和别洛赫沃斯托夫和其他来访者一起坐在科恰良的接待室里。接待室里没有通常的女秘书，代替女秘书在这里指挥的是一个助手——机灵的年轻人。他在回答电话，自己也打出去。〕

“第六车间吗？叫瓦西利也夫在十二点钟到科恰良处来开汇报会。接电话的是谁？”

“科恰良不管这些事。请向管供应的副主任联系。他的分机是120。”

“这些申诉我们不管。请你们去请求仲裁。我不向科恰良报告这个了。”

别洛赫沃斯托夫 我但愿也有一个这样机灵的助手。

助手 鲍勃罗夫和别洛赫沃斯托夫同志，阿尔塔舍斯·列沃诺维奇请你们进去。

〔科恰良向主席们迎来。〕

科恰良 不好！搞得真不好！我本来应当先去拜访当地的主人。我很高兴！我叫科恰良。

别洛赫沃斯托夫 别洛赫沃斯托夫。

鲍勃罗夫 鲍勃罗夫。

科恰良 请，请坐。你们决定来参观参观建设工地？工程是巨大的，将是一座极好的联合工厂。谁看到了这样的工程，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你们要不要我亲自陪你们参观？

别洛赫沃斯托夫 我们对工地很熟悉。而现在我们又熟悉了您的引诱人材的方法，您甚至也不问一问，当地的领导人对此同意不同意。

科恰良（爽朗地微笑）以后我一定要问一问。不过这不会使事情起很大变化。因为重要的不只是我们和你们的同意，重要的还有本人的同意：他想要还是不想要在某一地方工作。

别洛赫沃斯托夫 想要的东西可多着呢。

科恰良 应当想要得多些。

别洛赫沃斯托夫 好吧！我们想要从您本人这里得到保证，以后不再发生这种事情。

科恰良 假定我给了你们这样的保证，我能从你们处得到什么作为交换呢？

别洛赫沃斯托夫 我们到您这儿来，顺便告诉您，可不是来讲价钱的。

科恰良 据我所知，你们现在在做的正是这个。

别洛赫沃斯托夫 这样的话，我们将被迫对您采取最严厉的措施。

科恰良 嗨……我知道你们能够对我采取的所有措施：提出党纪处分——这是一！写声明到部里——这是二！向检察机关去告——这是三！还有写小品文到报馆里去——这是四！还有第五条措施——在阴暗角落里捉住我打一顿。不过这一条现在已经很少采用了……

别洛赫沃斯托夫 我要求……

科恰良 你们是来听我说话的，那么就听着吧。我们在建设联合工厂。这是五年计划的最重要的一个项目。你们全都知道，我们的工人不够。不够到危险的地步。我们在喘不过气来，我们在延误期限。而你们做了些什么来帮助我们呢？工人阶级和集体农民之间的牢不可破的联盟在哪儿呢？要知道我们做的是共同的事业！如果我换了你们，我早就自动派了自己的人到联合工厂去，而且还付工资给他们，只要他们学会真正地、有魄力地工作！你们不是需要有熟练技术的人材吗？那么就到我们这儿来培养吧！你们要向工人阶级学习怎样工作，而我们是善于工作的。嘿，你们不是认真作事的人，主席同志们！

别洛赫沃斯托夫 如果您认为引诱人材是一种认真作事的风格……

科恰良 不！但是为有用的人创造良好的条件，给以较有趣的工作——我认为这是领导者的一门大的艺术。哼，你们的人在走掉！这就是说，他们感到不满，既然他们要从自己的家里走掉。这就是说，他们没有真正的事干。如果人们从我这里走掉，我就会夜里也睡不着觉：为什么走掉？我有什么还没有替他们做到的？……而如果清醒地看问题，上半场你们已经输了。我们在这里是平地起家，从零开始。而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全套卫生设备的房子：来吧——住着吧。我们提供最有兴趣的职业——来吧，工作吧！如果你愿意——学习吧。指导者就在当地，而且不是一般的，而是学院里的教师们。我们在这方面不怕花钱。因为这一切都能赚回来。而你们为自己的人们做了些什么呢？

别洛赫沃斯托夫 我们都明白了。就是说，我们将进行斗争。

科恰良 不！这不会！我没有时间同你们斗争。我需要工作！

### 【暗 转】

〔鲍勃罗夫和别洛赫沃斯托夫两个人。〕

鲍勃罗夫 我顺便去看看小伙子们。

别洛赫沃斯托夫 我不愿看到这些下流东西。我们将做些什么呢？

鲍勃罗夫 我还不知道，但是必须做些什么。否则我们就经受不住同联合工厂的竞争。

别洛赫沃斯托夫 你不要夸大，谢尼亚。必须找一个办法压他。

你刚才也真好！他一个劲地向我进攻，而你却一言不发！

鲍勃罗夫 有什么可说的？他在很多方面是对的。

别洛赫沃斯托夫 而我倒不对？他，你们看看，要把联合工厂造起来！可是我要把面包、肉、牛奶交出来呀！

鲍勃罗夫 我们也是对的。

别洛赫沃斯托夫 双方都对，这是不可能的。等着吧，我不会这么轻易就投降！哼，生意人！

### 【暗 转】

〔几个工人伏在图纸上，其中有一个年轻小伙子索莫夫。他问了点什么东西，人们指着图纸回答他，这时他看到了鲍勃罗夫。他的第一个反应是要躲起来，他甚至已蹲了下来，但是终于克服了害怕，坚决地向鲍勃罗夫走去。〕

索莫夫 您想来拿我回去？

鲍勃罗夫 可以拿的只有东西——没有生命的东西。

索莫夫 您根本就不用试！您对我什么也做不了。

鲍勃罗夫 我能做！

索莫夫 做什么？

鲍勃罗夫 我对你父亲说，你连打招呼都不会了。

索莫夫（松了一口气）您好，谢苗·伊凡诺维奇。

鲍勃罗夫 你好！你干吗逃跑？你不逃我们也会放你的。

索莫夫 不见得吧？

鲍勃罗夫 你到管理委员会去一次，把证件拿去，每晚回家时不用躲躲闪闪。

索莫夫 我没有躲躲闪闪。

鲍勃罗夫 你躲的。可是干吗要躲呢？你又不偷东西。你在工作，而且据说工作得很好。

索莫夫 您在这儿干什么？

鲍勃罗夫 我来看看。你们建设得很漂亮。有气魄。

索莫夫（骄傲地）气魄可大极了！

鲍勃罗夫 你听我说……事情现在已经过去了，你可以坦白地说。你为什么走掉？也许，有人欺侮了你？这儿的工资多一些？

索莫夫 并不多。

鲍勃罗夫 工作轻松些？

索莫夫 并不轻松，甚至更重一些。（突然爆发）二十年来人们一直在离开，可是还老是问：为什么，为什么？这里比较有趣，就是为了这个！我的父亲一生就是抡着粪叉撒粪，在家里也是干这个，在畜牧场里也是干这个，这是因为他只上过两个冬天的学，他别的什么也不会。而我是会的！请您原

谅,如果我说得不对。

鲍勃罗夫 谁说你不对了……

索莫夫 库尔采夫中学的小伙子们来过了,了解情况。他们准备全班到这里来。我想,我们的村子很快就要没有了,年轻的将离开,而老人们做不了多少事。

鲍勃罗夫 那么照你看来,将会有什么呢?

索莫夫 只有一座大的联合工厂!谢苗·伊凡诺维奇,我对你是很好的,但是你对付不了联合工厂。科恰良只消用一个指头就会把你压扁。科恰良——是个伟大的人物!当我看着他时,我立即就感到又可怕又开心。他可能甚至是天才。我翻来复去地估计过……没有出路。联合工厂将把所有人都拿过来。

## 第 六 场

〔鲍勃罗夫的办公室里坐着别廖兹金、戈尔巴乔夫、鲍勃罗夫。〕

戈尔巴乔夫 你给我们讲了些令人忧愁的故事。

鲍勃罗夫 我看不到任何忧愁的东西。正常的故事。现在很多东西取决于我们采取什么立场。你在这方面是怎么想的?

别廖兹金 如果我没有被选为团委书记,我自己也会到那儿去的。

戈尔巴乔夫 你胡说什么?你说的就是你想的吗?

别廖兹金 有什么呢?为了参加这样的工程,人们从几千公里外也会来呢!而这个巨人就在我们身边!到那儿工作工作一定是很有趣的,而且还能学到一点东西。我理解:我们在这儿



更需要些,但想还是想的。

戈尔巴乔夫 好一个志同道合者!

鲍勃罗夫 好。假定你现在处在我的位子上,你会采取什么决定?

别廖兹金 不阻拦。而是自己派他们到联合工厂去。好比是送去学习。小伙子们满意了,而我们在这段时间内……

鲍勃罗夫 慢!再说一遍。

别廖兹金 不阻拦。而是自己派他们到联合工厂去。好比是送去学习。有组织的。

鲍勃罗夫 米沙,你真是有国家脑袋的人物!

别廖兹金 那又怎么样?完全可能。

鲍勃罗夫 正是要有组织的。就是说,不阻挡他们,而是自己派他们去。既然你们这样想去——请吧。

戈尔巴乔夫 我不同意。

鲍勃罗夫 马克西梅奇,你要明白:一方面,我们能帮助联合工厂。帮助是必须的。要知道我们做的是共同的事业!另一方面,我们为自己的未来准备了人材。过了两年,当我们建成了综合企业的时候,我们反正也需要操纵手,机床调整工,热工专家,控制、计算仪表的专家。我们就在联合工厂里培养他们吧。

戈尔巴乔夫 怎么,自己心甘情愿地爬进这条鳄鱼的嘴里去吗?如果它吞下去后不吐出来呢?

鲍勃罗夫 可是我们没有别的出路。联合工厂已经存在了。人们将到那里去,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不是所有的人在家门五公里外都有这样的大工厂。要是没有这座该死的联合工厂,本来可以不要太匆忙。花上五年,最多七年,我们总能完成预定的一切。而现在只好加速。



戈尔巴乔夫 我们会经受不了的,谢尼亚,我们会累伤的。

鲍勃罗夫 能经受得起的。如果能把一切都准确计划好。

戈尔巴乔夫 我不同意。简直心都痛了……用自己的手……我怕,说老实话,我怕。万一不回来呢?

鲍勃罗夫 会回来的。如果我们这里,在家里,给他们准备好真正的工作。回家,马克西梅奇,总是要回的。

## 第七场

〔区委第一书记办公室。谢罗夫和鲍勃罗夫在办公室里。〕

谢罗夫 就是说,您认为你们那儿的情况是异乎寻常的?

鲍勃罗夫 今天还不是。不过两年以后,等联合工厂按计划投产的时候,会我们从那里招去大部分青年,而我们对它毫无办法。我认为,在我们的计划里有许多合理的东西。

谢罗夫 完全合理。

鲍勃罗夫 我也这么想。可现在还完全是空的。我们打算在五年计划末建成几个综合企业,我们想加快实现,甚至不惜借了债来搞,但是没有一个机构肯承担这样规模的工作。所有的单位都有负担过重的预订任务。而不肯干的主要理由是,我们地处偏僻。搞这样的建设要运送几百吨货物,需要有道路。

谢罗夫 需要!

鲍勃罗夫 但光靠我们是担不起的,又要综合企业,又要新村,又要道路,请您帮帮我们吧!

谢罗夫 就是说,您来是要说:“给点我们吧!帮帮我们吧!”可除了叫喊帮助以外,您还有什么打算呢?

〔鲍勃罗夫不作声。〕

就是说，筑路问题毫无办法？那大鲍勃雷村的设计方案怎么样了呢？

鲍勃罗夫 现在也还是空的。设计师们的订货已订到三年以后了。

谢罗夫 谢苗·伊凡诺维奇，让我们冷静地来看一看情况吧。您有一个集体农庄，我有十五个，还有十个国营农场，四家工厂，外加修理厂、砖瓦厂、人造纤维厂，两个联合企业，“农机供应处”，城市公用事业，汽车修理工场，总之，有七十多个企业：从化学联合工厂到修鞋工场。我能够给所有这些单位弄来钉子、减速器、线、鞋子楦头吗？我能决定在哪儿筑路，哪儿架电线，报纸上写些什么，广播台讲些什么吗？我要不要再解释下去？

鲍勃罗夫 可是，要知道，总该做些什么吧。

谢罗夫 完全应该。您就决定一下，做什么，按照怎么样的次序。区里已经在进行计划规定的建设，给他们拨了设备，人，技术。让我们把这些建设统统取消，都转到你们那儿去，这将是合乎情理的决定吗？

鲍勃罗夫 让我们建立一个新的承包机构。

谢罗夫 很好，我很愿意。您去找人，不过我还不知道往哪儿去找。我们工厂和工地上的工人都不够。

鲍勃罗夫 这么说，毫无办法……

谢罗夫 没有办法的事情是没有的，有的只是那些不想办法的人。这是非常古老的真理。您可以相信，我能找到摆脱您今天的困难处境的办法。您要吗？啊？不是马上，但是我能找到。不过，那时我还要您干吗？

鲍勃罗夫 再见。(接着,向门口走去)

谢罗夫 (跟着鲍勃罗夫)顺便说一下,春天有一群搞建筑的大学生给我看了一些有趣的新农村的设计方案。

鲍勃罗夫 真见鬼!建筑学院的一个系主任是我的朋友。

谢罗夫 嗯,关系当然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但是我要是处在您的位置上,我就完全以官方形式去搞。为什么不同学院签订一个合同呢?

鲍勃罗夫 毫无疑问要签订的。

谢罗夫 现在还要帮您解决道路问题吗?

鲍勃罗夫 我自己去试试看,谢谢!

谢罗夫 祝您健康!我们非常了解你们那里的情况的复杂性,我们将想尽办法支持和帮助你们,但是,谢苗·伊凡诺维奇,您要懂得:只有在为了从我们生活中相当多的空白中寻找出路的时候,才需要我们,否则,我们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没有我们人们照样耕地,播种,收割……

鲍勃罗夫 好吧,那我走了。

谢罗夫 好吧,那就再见了。

## 第 八 场

[鲍勃罗夫坐在建筑学院系主任办公室里。克拉拉——建筑系的一个做毕业论文的女大学生,敲了一下门,走了进去。]

鲍勃罗夫 请进……您需要什么?

克拉拉 我,说实在,我要找根纳基·罗曼诺维奇。

鲍勃罗夫 而您姓什么?

克拉拉 维列索娃……克拉拉。(她明白了这是明显的作弄以后)您

对别的材料也感兴趣吗？

鲍勃罗夫 感兴趣。

克拉拉 住宅，二十七平方，卫生设备是单独的，房间有护墙壁，五层楼，没有电梯。还有什么问题吗？

鲍勃罗夫 当然，还有。有没有阳台？窗往哪儿开？天花板高度是多少？

〔根纳基·罗曼诺维奇走进办公室。〕

根纳基·罗曼诺维奇 我同院长谈了一下。（发现克拉拉）请原谅，您找我吗？

克拉拉 根纳基·罗曼诺维奇，我考试准备好了。

根纳基·罗曼诺维奇 十五点在三〇四教室，合适吗？

克拉拉 完全合适。（离去）

根纳基·罗曼诺维奇 我同院长交换了意见，他基本上同意。但是我给你一个建议，你还是去找设计单位好。

鲍勃罗夫 我去过了。他们订货已订到三年以后了。现在大家都在建设，你听着，这对我们和你们都是有利的。农庄得到设计方案，你们的学生们又参加了具体的工作，并且还可能找到不俗的、有趣的解决办法。

根纳基·罗曼诺维奇 原则上我们是同意的。我们甚至还有一批对别墅问题感兴趣的正在搞毕业论文的大学生。好吧！如果你坚持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到院长那儿去。

鲍勃罗夫 不，在同院长商谈以前，我想同学生们碰碰头，要知道，我不是什么人都要的。我要听听他们的意见，他们也要听听我的意见。大家能相互了解，我们就一起工作，要是不能了解，我就去找别人干。我们就在你家里，在非正式的情

况下集合一下吧。

根纳基·罗曼诺维奇 原则上这不很……

鲍勃罗夫 我明白：你是系主任，他们是大学生。那我们就上饭馆去坐一会吧。

根纳基·罗曼诺维奇 就是不能到饭馆去，回头你就免不了给人说闲话。

鲍勃罗夫 什么闲话？我们在哪儿解决这个问题，有什么差别？要知道，最主要的是解决问题。或许你一定要他们坐在教室里并且从讲台上……

根纳基·罗曼诺维奇 好吧，就集合到我家里来吧。

鲍勃罗夫 维列索娃是毕业生吗？

根纳基·罗曼诺维奇 是的，而你从哪儿……

鲍勃罗夫 你也把她请来。

根纳基·罗曼诺维奇 这我可不支持。

鲍勃罗夫 为什么？和愉快的人在一起工作也是愉快的。就是说，七点钟在你家里。

## 第九场

〔在根纳基·罗曼诺维奇的住宅里，鲍勃罗夫准备接待学生们，他摆好斟好酒的酒杯。门铃响了，鲍勃罗夫去开门，玛利娜和克拉拉走进来。〕

鲍勃罗夫 请进，克拉拉。（对玛利娜）我叫谢苗。

玛利娜 我叫玛利娜……根纳基·罗曼诺维奇在哪儿？

鲍勃罗夫 他随时都可能来到。

玛利娜 而您……

鲍勃罗夫 我是根纳基的老朋友。在中学里就在一起学习，他派我来接待和给客人们解闷。现在我拿咖啡来。

玛利娜 (当鲍勃罗夫走到厨房去时) 这是谁?

克拉拉 不知道。我在我们学院里看见过。

[门铃又响了，走进来两个年轻人：瓦列利和米哈依尔。

米哈依尔 这个浮夸的青年是谁?

玛利娜 皮留可夫的朋友。

鲍勃罗夫 (走进来) 你们干吗这样忧心忡忡?

玛利娜 我们今天有件大事情，我们被邀请设计吊起来的果园、牛奶河和果子羹岸的农庄城。这是社会订货。农庄主席将到这儿来并且将说明自己的愿望。

瓦列利 你们当然要笑了，可我很激动。我是第一次被作为可以创造些什么的专家而邀请的。

玛利娜 我心里也很担忧。要是农庄主席突然不喜欢我呢?

瓦列利 伙伴们！我恳切地请求你们，表现得体面些，也许，这个农庄主席完全不是傻瓜，请注意，我不是开玩笑。

玛利娜 我们不会出洋相，瓦列利。土皇帝不在，我们还要开开心。

[玛利娜打开电唱机，发出曼声曼气拉长音调的旋律。

米哈依尔 玛利娜，放轻快些的曲子!

玛利娜 你不喜欢? (从墙上摘下吉他并且递给米哈依尔) 还是你弹吧。

米哈依尔 你是知道的嘛，我没有这个天才。



〔玛利娜把吉他递给瓦列利。〕

瓦列利 玛利娜，别扭扭捏捏做怪样子。

〔玛利娜把吉他塞给鲍勃罗夫。〕

玛利娜 归根到底，要知道，是你受委托接待客人并给我们解闷。

〔鲍勃罗夫没有躲避，也不窘迫，他拨了一下琴弦就弹起来了。看来，旋律是大家都熟悉的。瓦列利马上用脚踏着拍子，而玛利娜跟着唱起来。歌曲有些讽刺味道，但很欢快。鲍勃罗夫和着玛利娜唱，但很快他一个人唱了。米哈伊尔俯身去拿酒瓶。〕

瓦列利 放下：回头还有严肃的谈话。

米哈伊尔 你们算了吧，伙伴们！订货的人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艺术总是以订货人为转移的。

瓦列利 嘿，不是这样，我将只建造合理的不朽的作品。

米哈伊尔 你听着，土皇帝现在就会来到，并且将说道：“我想把整个村子搬到一座大的多层的大楼里去，而周围则将是果园和田野。这座大楼将作为新的农村生活的象征而耸立着。”你将怎么办呢？

瓦列利 我想他不是蠢货，他自己是农村出身的嘛。以一个家庭为单位的房子应当是基础，这是自古以来的传统。但是位置分布要按照住宅区的原则。你们要懂得：人们不希望在农村里住几层楼的房子，我在这样的新村里耽过，果园、菜园都离得很开，附属建筑也不够！

玛利娜 在农村里也都是那些混凝土，那些矿渣砖，唉，很快就



没地方可以去休息了！

瓦列利 休息？如果农村已经不愿意象多少世纪以来那样生活下去了，你有什么办法？人们希望并且有权享受文明的一切福利和方便。（对鲍勃罗夫）您个人知道吗，农村生活的愚蠢是什么？

鲍勃罗夫 不晓得！

米哈伊尔 那我现在给您解释……

〔根纳基·罗曼诺维奇走进房间来。〕

玛利娜 根纳基·罗曼诺维奇，我们的土皇帝在哪儿呐？

瓦列利 真的，订货人很不准时。

根纳基·罗曼诺维奇 怎么不按时？他嘛……

〔现在大家都瞧着鲍勃罗夫。〕

鲍勃罗夫 （就象什么也没发生似地）要是大家都到齐了，就让我们开始谈正经事吧。关于这一点，我也有想法。

## 第十场

〔鲍勃罗夫和克拉拉走进克拉拉的房间。〕

克拉拉 现在我去烧茶。

鲍勃罗夫 搞得不太好。我想马上就自我介绍，可他们马上争论起来了。您也许不太愉快了吧？

克拉拉 为什么呢？在把东西买下来以前先证实一下货物的质

量,这是您的权利。

鲍勃罗夫 我什么也不买,我是推销。不过,毫无疑问,什么样的人将参加对我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我是不会漠不关心的……现在,所有的观点我都知道了。

克拉拉 根纳基·罗曼诺维奇说,您曾被分配在列宁格勒并且在那儿的工厂里工作了三年。

鲍勃罗夫 是的。

克拉拉 为什么您回到农村去了呢?您真心实意地相信您自己革新者的使命吗?

鲍勃罗夫 我相信既定的目标。

克拉拉 这,可以说是政治信念。当然,您会说,您是不把政治的和个人的东西分开的。

鲍勃罗夫 是的,是不分的,但是,个人的因素也是有的。每年我回家就感到烦恼:为什么我从小了解和喜爱的人们日子过得比他们可以过的要坏呢?为什么生活没有趣儿?有一次我爸爸对我说:“我们过我们善于过的日子……”

克拉拉 因此您就决定……

鲍勃罗夫 请您别讽刺。拿您来说,您大概就想望着设计出平常的,漂亮的和对大家都方便的城市,并且认为谁也不会做得比您更好。

克拉拉 我不这么认为。或者是我,或者是某某人……或早或迟……

鲍勃罗夫 非常叫人放心。当然,某个时候,会有某个人来的,或早或迟。可我不愿等待。再见,茶非常可口。

克拉拉 别生气,主席。请您相信,我还从来没有在夜里三点钟请人喝茶。

鲍勃罗夫 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克拉拉 我的意思是，我喜欢您。当一个人知道他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并且着手在做，这是非常好的。

鲍勃罗夫 这样的自白我一生中第一次听到，而且甚至不知道……

克拉拉 这样的自白我也是第一次做而且什么回答也不需要。

鲍勃罗夫 再见了，我等着您。

克拉拉 我会来的。

## 第十一场

〔主席办公室里正在开农庄管理委员会会议，桌子后面坐着鲍勃罗夫、马连可夫、别廖兹金、戈尔巴乔夫、兹维亚金娜、谢列兹涅夫、班尼可夫。〕

马连可夫 我不同意！这怎么理解呢？一方面，农庄主席好象反对年轻人离开农村，而另一方面自己又建议送他们到联合工厂去。还建议要筑路。如果这路只筑在农庄范围里面，倒还罢了。可是它还要接上通向城里去的公路。到那时候，往公共汽车上一坐就能进城去上班，真是太方便了，何况现在小汽车也越来越多。到那时候，干么还要在农庄里工作呢？乘上车走了，在车床旁站站，就又回来了。你就这样来来回回跑吧。

别廖兹金 我们怎么，是疯子吗，来来回回……

马连可夫 我认为农庄主席没有明确的路线，他什么都要搞：又是综合企业，又是道路，又是新村，可钱就是那么些！谢苗·伊凡诺维奇是来花他没来前由我们积起来的财富的，而他大手大脚，要把所有的钱都花光，可钱是应当节约的！

鲍勃罗夫 象商人那样把钱藏在坛子里？钱应当花在事业上！

马连可夫 我建议把改革农庄的问题推迟到情况弄清楚以后再研究，在改革方面还没有对我们施加什么特别的压力，我们自己干吗要这样积极？等人家压上来我们再干好了。

班尼可夫 鲍勃罗夫同志，别夸大我们的困难。我们劳动者的福利天天在增长，而由于生活过得好人们就不会离开。

兹维亚金娜 可人们正在离开……我们的工资现在几乎和城里一样了，有叫人羡慕的文化宫，每家都有电视机，可他们还是要跑。

班尼可夫 都是些不认真的人，不想干活。

鲍勃罗夫 但是要知道，他们跑到联合工厂去干活了！就是说，他们愿意在那里干而不愿意在这里干。为什么？

班尼可夫 谢苗·伊凡诺维奇，难道您不明白？当然罗，在联合工厂里更有趣。

鲍勃罗夫 可为什么呢？

班尼可夫 “为什么，为什么”！用手去撒粪谁感兴趣？可是，总有人必须去撒粪的！而且每天要撒。必需！要是你已经忘了的话，有这么一个词，叫必需！

鲍勃罗夫 有这样的词……用这个词可以很好地掩饰自己的无能和善于工作。当我听到“必需”这个词的时候，我总要问：谁必需？

戈尔巴乔夫 正是这样，谁必需？我这就给你们回答：没有人必需！工作应当带来欢乐，而维季卡·索莫夫用粪叉掏来掏去有什么乐趣呢？也许，他想望着搞电子学，他的想望是对的。我们明天还要过日子，而今天就应当想到明天，这就是说要想到改革！因此，应当把小伙子们送到联合工厂去。对我们来说，他们在那里学得两年以后我们迫切需要的专业

还不是主要的，因为我们毕竟也可以开办各种培训班来培养他们。最主要的是，他们将带来另一种文化，真正的工业生产的文化！我开始也反对过：要知道，我们过去总是制止他们跑，而现在我们自己放他们跑了；然而，庄稼汉们，不管你高兴不高兴，在农庄主席建议的计划里是有好多东西的。我支持鲍勃罗夫。

谢列兹涅夫 而我认为，鲍勃罗夫同志简直是不知所措了。在战场上这叫做丧魂落魄。

鲍勃罗夫 很遗憾，我没有上过战场，没来得及，我是战后出生的。然而这丝毫也不是丧魂落魄，应当现实地估计力量的对比。

谢列兹涅夫 对比！力量！播种就在眼前了，可您不领导农庄而在忙着幻想。请您注意，这是一个很好的，很巩固的，计划始终都完成的农庄。每天都要解决几十件事情，而您的到来又改变了什么呢？我过去是怎样解决的，现在也就这样自己解决一切。

鲍勃罗夫 我为什么要给您包办代替呢？您正在做的那些事情，我反正不会做得更好。

谢列兹涅夫 可是您也总该做些什么吧？

鲍勃罗夫 在目前情况下不是要随便做些什么，而是要做最主要的事情。而我在做的正是这个，见鬼！请原谅……请您出主意，我们怎么制止人们跑，怎么培养他们参加完全新的生产。改革必须从今天开始。是的，这将是不容易的。然而，要知道，三年以后一切花费就会捞回来了。在这方面有直接的利益，而且不光是物质利益！你看，有人反对筑路，说是同城市连起来了，人们会东跑西跑。就让他们跑呗：到商店去去，年轻人就是逛逛马路，跑跑戏院，再说，这是愉快

的事情。而且谁也不会东跑西跑的。不过人应当知道，如果他想跑，他任何时候都可以跑，人不应当因为他生活在农村就感到自己少了福份。

班尼可夫 我建议表决。

马连可夫 谁赞成鲍勃罗夫同志的活动计划的请举手。二票、四票、五票。谁反对？三票、五票、六票。农庄主席同志，您的建议没通过……

谢列兹涅夫 我想，我们大家可以从这次会议来做个结论，特别是伊凡·马克西莫维奇，这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

戈尔巴乔夫 我也这么想。

马连可夫 也许，我们要听听农庄主席的结束语？

戈尔巴乔夫 谢尼亚，你要讲吗？

鲍勃罗夫 我要讲的！

### 【暗 转】

〔鲍勃罗夫在广播台。〕

瓦西利可娃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我们的领导同志们来讲话，已经变成我们的优良传统了，你们看，我们的农庄主席谢苗·伊凡诺维奇·鲍勃罗夫今天就来作一个简单的报告。谢苗·伊凡诺维奇，请吧！

鲍勃罗夫 晚上好！我个人这个晚上完全不好，直截了当说吧，是个沉重的夜晚。管理委员会会议刚刚结束，十一个委员中的六个表决反对我所建议的我们农庄的发展和改革的计划。说得简单点，对我表示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或者我应当辞职，或者应当改选管理委员会，任何妥协都不可能



的。问题是原则性的：怎么样生活下去？这由你们来决定。  
我的话完了。

〔幕闭〕

## 第二部分

### 第一场

〔鲍勃罗夫在家里。〕

〔有人敲门，戈尔巴乔夫走进来。〕

戈尔巴乔夫 你们好，伊凡·斯捷潘诺维奇和谢苗·伊凡诺维奇！

父亲 怎么，小伙子们，碰上疙瘩了？

戈尔巴乔夫 碰上了疙瘩就把它解开，我们什么都能干。可你怎么了？干吗躲着？

鲍勃罗夫 我又不是铁打的，我的神经也可能受不了的。

戈尔巴乔夫 就是说你在经受痛苦？这难道是经受痛苦！你知道，电影里是怎么表现的？譬如说主人公的事情不顺利，受了申斥或者老婆离开他跑了，他就奔出去，跑到田野里，森林里，树木抽打着他的脸，帽子掉了，雷电交加，大雨倾盆。你也出去跑跑，好象就要下雨了……

鲍勃罗夫 可是要知道，事情是严重的……我们被压住了。

戈尔巴乔夫 没什么，更坏的事情也常有……不过应当把筑路的事情解决掉。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既不拐弯，也不



暗中搞鬼。我们要召开大会再讨论。

鲍勃罗夫 要是大会也不支持呢？

戈尔巴乔夫 那时，我和你，谢尼亚，就一定要被改选掉了。我重新去开拖拉机，而你就填填工作单。可是来代替我们的人倒会轻松点了。

鲍勃罗夫 非常叫人放心……

戈尔巴乔夫 你干吗这样灰溜溜的？我们的计划是宏大的，事情是严肃的，然而绷着脸去干是完全不必要的。听着，去跳舞吧。

鲍勃罗夫 这是为什么？

戈尔巴乔夫 跳舞，这也是宣传家不应忽视的讲坛。我们要在青年们习惯的场合同他们谈谈。

鲍勃罗夫 不知为什么情绪不好。

戈尔巴乔夫 谢尼亚，当你还当领导的时候，把情绪忘掉。你现在是社会的人，大家都在看着你，你的情绪应该总是一样——平静的。如果你想知道的话，这是领导者最主要的困难之一。请你注意：我和你现在走出去，人们将把你从头到脚仔细打量，他们在想，鲍勃尔受到打击后表现得怎么样？而鲍勃尔表现得有信心，甚至很开心，这就是说，他的事业是正确的而且将获得胜利……笑笑吧！喂，给谁说啊，笑笑吧！

## 第二场

[鲍勃罗夫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他揪揪叫人的电铃，塔尼娅走进来。]

鲍勃罗夫 塔尼娅，请把昨天的报告给我。

塔尼娅 好的。

鲍勃罗夫 而这是什么？

塔尼娅 离职申请书。

鲍勃罗夫 出什么事了？

塔尼娅 谢列兹涅夫那里有个秘书位置，我同他一起工作愉快些，而且我想穿什么裙子就可以穿什么裙子。

鲍勃罗夫 谢列兹涅夫怎么了？难道他要走吗？懂了……塔尼娅，裙子的事情请原谅我。

塔尼娅 不！人们对这样的事情是不原谅的。

鲍勃罗夫 可为什么呢？

塔尼娅 这一点你是不会明白的。（走到接待室去）

〔谢列兹涅夫走进办公室。〕

谢列兹涅夫 我要到工场去。

鲍勃罗夫 我们应当谈谈，伊格纳特·费多罗维奇。

谢列兹涅夫 我们谈谈……不过有什么可谈的呢？我要到区消费联合社去了，连协议都有了。

鲍勃罗夫 您选了好时间辞职……

谢列兹涅夫 难道您反对？

鲍勃罗夫 我要求您即使等一个月也好。

谢列兹涅夫 难道您没有我就对付不了了？

鲍勃罗夫 是的，我对付不了，这您也非常清楚。我恳切地要求您留下。

谢列兹涅夫 不，还是让我们考虑一下，我的事情移交给谁。

鲍勃罗夫 别廖兹金。

谢列兹涅夫 胜任不了,我不建议给他。

鲍勃罗夫 我知道,不过,这样他就不会跑掉了。

谢列兹涅夫 为什么要这样呢?

鲍勃罗夫 只能是这样……您别在我们结束播种以前离开。也许,您指望我由于自尊心而装作大方的样子?您去好了,我自己对付。于是我就丢人地失败!然而,没有你我对付不了,因此我要用各种我行得通的、合法的手段,并且甚至用非法的手段来留住您……为了事业的利益。而您在这些天里要工作得极好,如果您只是试着到到场,那您就不得好走,我们要把您撤职……

谢列兹涅夫 我想,我们会象朋友那样分手的……

鲍勃罗夫 没什么,我们会象同志那样分手的。

〔塔尼娅向办公室看了一眼。〕

塔尼娅 建筑师维列索娃,您在还是不在?

鲍勃罗夫 我在,我甚至一步也不走开!

〔克拉拉走进办公室。〕

克拉拉 您好,农庄主席同志。

鲍勃罗夫 您好,克拉拉,我很高兴……而大伙儿在哪儿?

克拉拉 您对大伙儿感兴趣,还是对我感兴趣?

鲍勃罗夫 我对事业感兴趣。

克拉拉 大伙儿不来了,农庄主席!

鲍勃罗夫 为什么?

克拉拉 您的朋友根纳基·罗曼诺维奇不放他们来。

鲍勃罗夫 他知道我受伤了？

克拉拉 我不喜欢这种说法，农庄主席。

鲍勃罗夫 这是铅版印的，是我们时代非常流行的说法。那大伙儿自己怎么样呢？

克拉拉 他们还是大学生，而系主任办公室是惩罚机构，尽管大伙儿有出色的思想也罢。可您高兴我来吗，农庄主席？

鲍勃罗夫 思想，这还不是一切，为了它还必须善于斗争。我高兴您来。

克拉拉 我可以帮助您什么呢，农庄主席？

鲍勃罗夫 谢谢您的到来和预先告诉了情况。而斗争是男人们的事，您能做什么呢，克拉拉？您嘛，很遗憾，不是系主任。

克拉拉 而为了按自己的一套解决问题，女人们从来就不需要职务的。我们有多年的夺取政权的经验，您不同意这一点吗？

鲍勃罗夫 您怎么，您想来主持设计吗？

克拉拉 首先，农庄主席，我希望您喜欢我。除此之外，我可以在会上发言，给大家看未来的大鲍勃雷村的设计草图。您愿意吗？不过这已经不是开玩笑。

鲍勃罗夫 如果不是开玩笑，我愿意。何况，我现在没有其他出路。

克拉拉 您想使我生气，农庄主席？

鲍勃罗夫 克拉拉，我现在很不顺利……

克拉拉 就是说，决定了？

鲍勃罗夫 克拉拉，您没有想象到，您为我干了些什么！……

克拉拉 我想象到了：我在救您。

鲍勃罗夫 但是我不需要拯救，我还不是在水里快淹死的人，我还在岸上。现在我就关照人给您安置下来。

克拉拉 关照人是什么意思？您不送我吗？

鲍勃罗夫 很遗憾，我现在必须到第三畜牧分场去。

克拉拉 农庄主席，这样对待一个姑娘是不可原谅的。

鲍勃罗夫 克拉拉，请您原谅，我确实没有时间，什么时候我再给您解释。

克拉拉 恐怕，倒是我还有许多事情不得不对您解释……

〔克拉拉走出去，斯图卡林走进来。〕

斯图卡林 谢尼亚，我必须同你，就是说象自己人那样聊聊。

鲍勃罗夫 谈公事还是谈生活？

斯图卡林 谈公事。

鲍勃罗夫 那象自己人那样谈是不行的，要知道我是官方人员。

斯图卡林 你就暂时忘了这一点吧。

鲍勃罗夫 我不能。要知道，你上我这儿来不是到象自己人那样的小伙子这儿来，而是到农庄主席这儿来。

斯图卡林 我对你有这样一个问题……

鲍勃罗夫 我也有一个问题。你们拿到的那些拖拉机，你不想交给年轻人？

斯图卡林 事情是这样的……事实上，我正是为了这个问题来找你的。我们决定暂时不执行你的命令，我们将不把新的拖拉机交给孩子们。一个季节就会被他们毁了的。

鲍勃罗夫 可他们毁了什么？拿出事实来。

斯图卡林 这是农机手们共同的意见。

鲍勃罗夫 懂了，就是说，你，柯里亚叔叔完全不是领导者，而只不过是摆在边上的装饰品。就是说，你们现在一切都是集体决定的？

斯图卡林 谢尼亚，你可以撤我的职，但是我同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

鲍勃罗夫 你清楚地知道，谁也不会撤你的职，你在这个位置上比谁都干得好……就是说你决定等了？要是鲍勃尔在会上遭到失败，就可以不执行他的命令，要是没有遭到失败，就看着办。我对你理解得对吗，柯里亚叔叔？

斯图卡林 我们是用老的机器学的，让他们也去锻炼锻炼，只会好处。新的拖拉机应当有配得上的人去开。

〔鲍勃罗夫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

鲍勃罗夫（平心静气地）柯里亚叔叔，你的瓦列尔卡有几双鞋子？

斯图卡林 我怎么会去数呢。

鲍勃罗夫 你瞧，你父亲在所有场合就穿那么一双鞋，而你儿子呢，有普通皮鞋，跳舞穿的漆皮鞋，冬天的毛皮鞋，夏天的凉鞋，运动鞋……自行车。

斯图卡林 机器脚踏车。

鲍勃罗夫 机器脚踏车、半导体、吉他。这是他在十六岁的时候就配得上有了，是吗？……你难道不明白，现在是另一种生活！用不着我给你解释：他们能对付新拖拉机，而在老机器上既拿不到工资又得不到欢乐，为什么要把他们想工作的愿望打掉呢？这是你们的儿子们啊！就这样，他们还要跑到联合工厂去，而他们走了，你们把土地留给谁？所以你自己决定吧，你年纪大，有经验，你怎么决定就怎么做，只不过，要是你有良心的话，当你没人可派去开拖拉机，无论是开旧的还是开新的，那你的良心每天早晨都会痛的。可你



年纪大,有经验……你自己决定吧!

〔他们思考着坐了一会,沉默了一会。〕

斯图卡林 唉,将有一场大吵闹!……

鲍勃罗夫 没什么,柯里亚叔叔,计划好的吵闹,程度就减轻一半。你自己决定吧。

〔瓦西利可娃朝门口看看。〕

鲍勃罗夫 塔尼娅!怎么,今天是“开门日”吗?

瓦西利可娃 她不在,不知上哪儿去了。

鲍勃罗夫 我听着你,谢拉菲玛·亚历山大罗芙娜。

瓦西利可娃 不幸,谢苗·伊凡诺维奇。

鲍勃罗夫 得啦,也许,不是什么大的不幸吧?

瓦西利可娃 兹维亚金娜发生了不幸。昨天她把乳牛都移交了,而现在在屋子里来回走着,还唱着歌。

鲍勃罗夫 一个人唱歌的原因是很多的。也许,她情绪好呢?

瓦西利可娃 在大白天?人们是在晚上或节日才唱歌的。

鲍勃罗夫 那您对此是怎么想的呢?

瓦西利可娃 (有表情地用手指在太阳穴旁转动一下)我想,那个……

鲍勃罗夫 唉,我现在就少这种事了!

### 第三场

〔兹维亚金娜家里,桌子上铺着桌布,放着一瓶打开的酒。〕

兹维亚金娜穿着节日的服装,电唱机里一张灌着战前老歌的唱

片“喂，姑娘们，喂，美人儿们！”在转动。鲍勃罗夫和瓦西利可娃走进去。

鲍勃罗夫 你好，彼得罗芙娜！

兹维亚金娜 你好，农庄主席！（放华尔兹唱片）主席，我们跳舞吧。你今天是我们唯一的男舞伴，你邀请吧！

〔鲍勃罗夫和兹维亚金娜跳舞，而瓦西利可娃明显是害怕地瞧着他们，然后他们坐在桌子后面。〕

鲍勃罗夫 而你，彼得罗芙娜，讲讲吧，这样会轻松些。

兹维亚金娜 讲什么啊？（把双手伸给鲍勃罗夫看）关节炎，这是挤奶员的职业病。

鲍勃罗夫 医生怎么讲呢？

兹维亚金娜 他们说我会活到一百岁。可是我的工作结束了；劳动英雄安娜·兹维亚金娜将要干私人的家务了。我现在是残废英雄。

鲍勃罗夫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谁应当负责呢？

兹维亚金娜 谢尼亚，你难道想叫战争来负责吗？<sup>①</sup>而且，过去我受过多少苦啊！我是没用的人了……

鲍勃罗夫 我们能给你找到事情的。

兹维亚金娜 谢尼亚，要知道，我不是领导干部：一个地方不合适，就调到别的地方去。我是劳动的人，只有一个地方非常需要我——就是在母牛的身旁。谢尼亚，我什么都有过：有荣誉，有奖励，有欢乐，虽然有时曾经很困难，哎，多么困难啊！谢尼亚，我现在干吗活着？要知道，我总是给人们带

<sup>①</sup>这里的意思是：关节炎是战争造成的。

来好处，我一个人的需要是不多的。

鲍勃罗夫 于是你，就是说，举行葬宴？

兹维亚金娜 是的，那有什么办法呢，谢尼亚？

鲍勃罗夫 明天你到管理委员会来。

兹维亚金娜 干吗？

鲍勃罗夫 你会知道的。

兹维亚金娜 也许，你们还是喝一点？

〔瓦西利可娃乐意地拿起杯子。〕

鲍勃罗夫 我不喝。

兹维亚金娜 可你，谢尼亚，别每分钟都做农庄主席，……也做  
做人。

鲍勃罗夫 我不能，彼得罗芙娜，不能！你是知道决议的嘛。

兹维亚金娜 你有决议，而我有痛苦，所以你给我分担一点。

鲍勃罗夫 那好吧……（他喝了一杯就向门口走去）

#### 第 四 场

〔已经是晚上。戈尔巴乔夫和谢罗夫坐在办公室里。〕

戈尔巴乔夫 看，就造成了这样的情况……

谢罗夫 而你自己怎么评价这种情况的呢？

戈尔巴乔夫 情况是危急的。

谢罗夫 嗯，为什么呢？任何革命，科技革命也是这样，没有矛盾冲突是不行的。

戈尔巴乔夫 我也这么认为，但是太激烈了。我担心人们让鲍

勃尔遭到失败……

谢罗夫 当然,如果你这样帮助他的话,他是要失败的。

戈尔巴乔夫 这在什么意义上说?

谢罗夫 在最直接的意义上说。要知道,他们只多一票,而这一票也可能投你们的。

戈尔巴乔夫 我同意,这是我失策。可是我们现在怎么办呢?一切都朝着他们要抛弃鲍勃尔或者他自己离开的路在走。这是不能允许的。瓦西利·瓦西利耶维奇,你来干预一下吧,我请求你:帮帮忙吧。要知道,我是极少请求帮助的。过去,人家对我说:“必需!”我就回答:“能办到!”于是我就去做。可现在我担心。要是他失败了,以后我一辈子也不会饶恕自己。他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当家人。可是,也许我已经什么也不能干了,啊?也许我到该靠边站的时候了?也许,在当前飞速的时代,我们也加速成了废物了,啊?

谢罗夫 到你不中用还远着呢,可是你在最近时期,更多的是解释:你说,这是好的,那是不好的。而在这种情况下应当行动。

戈尔巴乔夫 嗯,这我已经决定了。我们将在大会上把问题直截了当提出来,要么我们胜,要么他们胜!

谢罗夫 而我们可不让你们这样提出问题。什么叫要末我们要末他们?应当是你们也胜他们也胜。

戈尔巴乔夫 那怎么理解你所说的行动?

谢罗夫 这样理解。这些人做了许多工作,如果你们说服他们相信你们正确,他们还会做更多的工作。况且你自己也不比我知道得差:任何巨大的事业只有同思想一致的人一起才能解决。因此,如果您不能说服人们,而是同鲍勃罗夫一起陷入孤立,那我们首先要把你作为使今天非常重要的事

业遭到失败的人而改选掉。就是这样，马克西梅奇。

## 第五场

〔鲍勃罗夫孤独一人，他两手捧着头，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门打开着，戈尔巴乔夫走进来。〕

戈尔巴乔夫 让我们讨论讨论明天的事情。

鲍勃罗夫 好的，不过一切都开始在手指缝里漏掉了，马克西梅奇！

戈尔巴乔夫 可你本来是怎么想的呢？你搞自己的活动，就没有任何反对你的活动了？这是不可能的。有些领导者是怎么做的呢：开头，他们观察，估量，把某人撵走，把某人调动；而当不满他的人开始反对他的时候，他已经稳坐钓鱼台，已经有了自己的拥护者，而且他对事情的一切方面都已了解得清清楚楚了。可你马上就直来直去，使得所有不喜欢你的人马上就动起来了。大家都清楚：同这种倔强的人在一起不会有安静的生活，必须或者抛弃他，或者压倒他，或者即使把他驯服也好。然而我们不让这么干。

鲍勃罗夫 这还不知道……区里通知说，已经有人告我了。我甚至不知道，现在会怎么样。

戈尔巴乔夫 什么怎么样？会派调查组来，他们将把事情搞清楚，而我们会帮忙的。我们在当地看得更清楚。我甚至羡慕你，谢尼亚，你的愉快的生活开始了。不过不谈这些了，只有不幸的人才需要安慰。而现在让我们盘算一下，我们将采取些什么行动，如何对付科恰良也应当有所决定。你听着，如果你还是这样灰溜溜的，我就不再尊重你了。就是说，你也

是嘴上讲讲, 科技革命! 科技革命! 而革命是开心的事情!

## 第 六 场

〔于是鲍勃罗夫又在科恰良的办公室里。〕

科恰良 喂, 不合适, 这我们不合算。你们给我们没专门技术的人, 还硬要规定我们培养他们什么样的专业。

鲍勃罗夫 这你们是合算的。这些专业正是你们联合工厂所需要的, 我从干部科那儿了解到的。培养只需要三四个月, 可他们将给你们几乎工作两年。

科恰良 鲍勃罗夫, 您说, 这是您自己想出来的, 还是有人给您出的点子?

鲍勃罗夫 您, 阿尔塔舍斯·列沃诺维奇, 您自己在上一次建议的嘛!

科恰良 我得注意了, 下一次我要少提给自己找麻烦的建议。好吧, 如果您和我开诚布公, 我满足您的愿望。您派自己的人到联合工厂来, 总是在追求一个什么主要目标吧?

鲍勃罗夫 帮助联合工厂。

科恰良 您怎么, 是慈善机关?

鲍勃罗夫 我已经说了: 帮助联合工厂, 同时为自己未来培养干部。还有, 我们现在几乎没有别的出路。

科恰良 你看! 我正是想听到这句话! 不过, 可能还是不值得这样做吧? 或许这自然而然地会得到解决, 啊?

鲍勃罗夫 不会的! 我们考虑过好几个方案, 可是没有一个能指望有侥倖成功的基础。

科恰良 而要是你们派来的人不回去了呢?



鲍勃罗夫 会有人回来的。这我们也考虑过了。但是在所有的方案中，这是最好的一个。被禁止的果实总是甜的，不放他们走，他们更是急着要走。小伙子们是可以理解的。年轻人希望换换环境，做更有趣的工作，喜欢规模大，这一切他们在联合工厂里都能得到。而在这些时间里，我们将开展自己的建设，两年以后，我们将把畜牧业转移到工业的基础上，我们将建成自己的联合企业，不过不是生产己内酰胺<sup>①</sup>，而是生产肉类。这需要好多新的专业，这将是真正的和有趣的事。因此，他们会回来的，我确信！人们总是要回家的！

科恰良 有道理。鲍勃罗夫，您知道，我在您位置上的话，大概我也是这么做的。别洛赫沃斯托夫怎么样了？

鲍勃罗夫 他生您的气了。

科恰良 就是说，他是傻瓜。喂，您别反对。是傻瓜！聪明人不生气，而是从中得出一些结论。瞧您……您是非常狡猾的人，农庄主席，几乎和我一样。这甚至使我感到不安……

## 第七场

〔早晨。兹维亚金娜穿过空无一人的前室，打开鲍勃罗夫办公室的门。〕

鲍勃罗夫 安娜·彼得罗芙娜，您好！您迟到了十分钟。

兹维亚金娜 可我，谢尼亚，现在我没什么地方急着要去。

鲍勃罗夫 可是我有地方要去。您接受任务吧。

兹维亚金娜 什么任务？

<sup>①</sup> 一种化学产品。

鲍勃罗夫 从今天起暂时任命您为农庄主席的助手，也就是说直到管理委员会批准。

兹维亚金娜 这是从何谈起？

鲍勃罗夫 怎么从何谈起？困难的时候你就逃避，怕负责任！

兹维亚金娜 你怎么啦？

鲍勃罗夫 可为什么我应当一个人忙得团团转呢？你想干私人家务吗？办不到！

兹维亚金娜 停一停，谢尼亚，我是不会领导呀。

鲍勃罗夫 这有什么不会的？最主要是，别妨碍。每个人应当干自己的事情，为它负责而且不能把责任推给别人。而你将对这一点进行检查监督。必要时你再叫我，要是没有我你怎么也对付不了的话。通话设备你知道吗？

兹维亚金娜 这个事情倒是不难的，不过，我还是不同意干。

鲍勃罗夫 安娜·彼得罗芙娜，我恳求你！没有你的帮助，我对付不了。我是什么人啊？一个年轻的没有经验、没有威望的人。可是如果有一个受人尊敬的人，一个劳动英雄同我一起工作，那马上就是另一种态度了。你看，我是这样需要你的帮助啊！情况，你自己知道，现在是非常艰难。

兹维亚金娜 好吧，如果是帮助，那是另一回事了。

鲍勃罗夫 关于领导方法，我们还要交换几次意见，而现在你记住：如果某个人能够干什么，就让他去干。在干的过程中你再作出决定。也不要害怕，我们晚上再分析，你什么办得成功了，什么没做好。就这些，彼得罗芙娜，你留在这儿代替我，要是有什么不能决定的，我在俱乐部。

〔兹维亚金娜一个人留下，传来第一次电话铃声，兹维亚金娜害怕地拿起听筒。〕

**兹维亚金娜** 我是兹维亚金娜……是的,我现在在办公室里。不是象塔尼亚那样,而是另外的职务,农庄主席的助手。等一下……(兹维亚金娜考虑了一下,然后断然打开通话器。)仓库吗?加油车来过吗?明白了。马连可夫!燃料从仓库里运出了。哪儿,哪儿?就是说,车子在路上坏了。你打电话给值班机械师或者派自己的拖拉机去。你是这件事的负责人,别把责任推给别人。你自己决定,就这些,马连可夫!

[电话铃又响起来。

我是兹维亚金娜,关于天气,米海伊,下了班我们再谈,而现在请你谈正经事……当然,你拿去好了,何必吞吞吐吐。可是要由你负责。不负责?那我们就撤你的职,派不怕负责的人来。现在明白了?那就干吧。

### 【暗 转】

[鲍勃罗夫和戈尔巴乔夫坐在农庄主席办公室里。根纳基·罗曼诺维奇走了进来。

**根纳基** 你们好!

**鲍勃罗夫** 你好!根纳。你们认识一下吧。这是伊凡·玛克西莫维奇——党委书记。这是根纳基·罗曼诺维奇——系主任,他指导建筑学院学生的毕业设计。我和他曾在查钦斯克一起上学。

**戈尔巴乔夫** 我还记得您呢!这么说,您现在自己在教课了?

**根纳基** 尽自己的可能。

戈尔巴乔夫 我们等您等得很久了！住宅已经准备好。现在我们需要您的帮助。

根纳基 我正为了这件事想和你们谈谈。

鲍勃罗夫 好吧，就谈，谈吧。

根纳基 依我看，已经造成了一种奇怪的，我甚至想说，一种反常的状况。谢苗，你把同学们请了来，可是如果会上通不过你的计划，设计也就不需要了。你能想象，那时同学们将是什么处境吗？用现实的设计来答辩是一回事；用谁也不需要的设计来答辩那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同时还应该估计到社会舆论。谁也不会去搞清楚，正是由于你们的过错才使一份好好的设计不能实现，可是流言蜚语会有的。你要知道我们这一行的心理：有人会说，无风不起浪。就是说，如果没有按照约定的设计建造房屋，设计总有些问题。那你又怎么说呢？

鲍勃罗夫 我就说，患难知朋友。

根纳基 这句谚语在这种情况下并不适用。我们的权利……

戈尔巴乔夫 为什么呢？这也是我们的权利……这还象话吗？我们培养后代，教育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什么事情还没有干，就怕舆论了？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来指导设计。

根纳基 这可由不得你们决定。

戈尔巴乔夫 我们就要决定。

鲍勃罗夫 伊凡·玛克西莫维奇！

戈尔巴乔夫 你还没有什么自己的贡献。在让你学习的时候，你就欠了债了。如果你是一个诚实的人，欠的债是应该偿还的。我就说这些！完了。你可以走了。可是你还是欠了大家和农村一笔债；如果你还有良心，那末这笔债没有还清

之前,你就不可能生活,只会痛苦。

根纳基 这么说,我可以走了?

戈尔巴乔夫 可以。

根纳基 再见! (退场)

戈尔巴乔夫 祝你健康!

鲍勃罗夫 是啊,我们曾经还是朋友……

戈尔巴乔夫 谢尼亚,已经开始春播了。

鲍勃罗夫 那又怎么样?

戈尔巴乔夫 要知道这是播种,是重要的季节。

鲍勃罗夫 那又怎样? 已经播种了几千年了。工作进程都已经计划好,谢列兹涅夫在那儿。总农艺师,生产队的农艺师都在那儿。他们都是专家嘛。我对他们有什么用? 装样子吗?

戈尔巴乔夫 了解情况,亲自看看也好。

鲍勃罗夫 今天晚上我根据简报可以很好地了解情况的,我的工作不在于此。我应该考虑问题。如果我只做一些没有别人也可以做的事,那就应该撤我的职,因为不需要嘛。对播种我很放心。我们的总农艺师工作得很好,而班尼可夫要换掉,在综合企业里他是不能胜任的。这个问题你有什么建议?

戈尔巴乔夫 到时候再来考虑吧……

鲍勃罗夫 到时候就晚了。应该现在就考虑。我到管理处去了。

戈尔巴乔夫 可能,你是对的,谢尼亚。让我们一起来准备在党委会上提出领导作风的问题。请你原谅;我还是要到田里去。春播——是件大事,也是一件愉快的事,而坐在办公室里,特别是一个人,使人心烦……当然在工作中要采用踏实

的工作作风。而春播——就象节日一样，我们期待了好几个月了。过节的时候大家应该在一起。你想了吧。

鲍勃罗夫 我想……要修路！这才是现在最重要的，玛克西莫维奇。

## 第 八 场

〔傍晚。鲍勃罗夫在自己办公室里展开了图表。这些图表铺满了整张桌子和办公室的一部分。克拉拉坐在圈椅上。〕

鲍勃罗夫 克拉拉，老早就想问您：我们的教堂算不算古典建筑艺术？

克拉拉 称做古典建筑艺术，这未免太夸大了。

鲍勃罗夫 那终归是俄罗斯古典主义式的。

克拉拉 主席，承认自己在这方面不内行并不是罪过，而过于自信地来夸耀自己的无知就是可耻的了。

鲍勃罗夫 那就是说，是一个普通的标准设计式样？

克拉拉 差不多。只是加上了某些恶劣的风格。主席，您对事情的结局做怎样的预测？

鲍勃罗夫 象我父亲常说的那样——极坏的。

克拉拉 那就是说，我的思想可能停留在纸头上？

鲍勃罗夫 完全可能。

克拉拉 主席，您不能解释一下吗……

鲍勃罗夫 我能。

克拉拉 您至少要听完人家的话……为什么拉我参加这个设计。

鲍勃罗夫 我告诉过根卡：“让这个淡黄头发的女子也参加吧，



我非常喜欢她。”

克拉拉 主席，而这是以不严肃的态度来对待严肃的问题。如果您在其它一切事情上都……

鲍勃罗夫 在其它事情上我完全相反。

克拉拉 那么，您喜欢我？

鲍勃罗夫 非常！

克拉拉 主席，我开始对您感到失望。正如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极为贫乏的经验所表明的，当一个人喜欢一个姑娘的时候，总是给她送花束，约会，如果有摩托车，就一起乘着去玩，如果没有，哪怕是邀请去看电影，参加跳舞会，上咖啡冷饮馆。

鲍勃罗夫 所有这些项目我都向您保证。但是现在我没有时间。

克拉拉 播种？

鲍勃罗夫 是的。

克拉拉 而以后是锄草，收割，犁地……

鲍勃罗夫 克拉拉，您很快而且惊人正确地理解了农业生产的工艺学。

克拉拉 我是很能干的。得啦，既然您不能陪我去电影院或者乘摩托车兜风，那么就请告诉我，您干吗在图表上爬来爬去呢？

鲍勃罗夫 我在解决一道有三个未知数的题目。我和筑路工作人员们商量过。看来，唯一的出路是——从这里开一条路。您能看懂图表吗？

克拉拉 当然，我可不象您那样……比您强多了。这里大约有六公里。您在这上头不化五十万卢布是搞不成的。

鲍勃罗夫 钱我们能搞到。就是没有承包人。而我们自己是承担不了的。

克拉拉 您听我说啊,主席,为什么一定要在这里开路?昨天我们碰到一批大地测量专家,他们在计划从联合工厂开一条路通向公路干线。眼前他们只靠一条铁路支线。而要造这一条路肯定要占用你们的土地。

鲍勃罗夫 是的,但为这块土地我将拚死斗争。

克拉拉 最好还是活着。

鲍勃罗夫 这是我们最好的土地。这样整个轮作都要完蛋了。目前我已给经济专家们一个任务计算一下损失。高压线电工拉自己的高压线,瓦斯工掘自己的埋管沟,而现在又是这个联合工厂——全都要占用土地。

克拉拉 于是可怜的农民被挤得无处可去。

鲍勃罗夫 很快就无处可去了。但这块地方我决不让步。

克拉拉 而我想,您应该让步。但是让道路从联合工厂拐到这里来。绕的弯不超过四公里,对你们有直接好处,而他们实际上不损失什么,如果你们也投入一部分资金的话。

鲍勃罗夫 停停!怎么我自己会没有想到这一点!您将来到什么地方工作,那儿的领导就交了好运。一个漂亮的女人,而且……

克拉拉 而且还不是笨蛋。是的,这是非常罕见的结合,领导算什么,更走运的将是我未来的丈夫!

鲍勃罗夫 可在这一点上我不是非常有信心……

克拉拉 会走运的,会走运的。他不仅会得到美味的饭菜,而且会得到好劝告。

鲍勃罗夫 克拉拉,您想乘摩托车兜风吗?

克拉拉 那咖啡冷饮馆去吗?

鲍勃罗夫 要去的。

克拉拉 电影院呢?

鲍勃罗夫 这件事也不成问题。

克拉拉 鲜花呢？

鲍勃罗夫 克拉拉，您第一次要求的太多了。

克拉拉 不，是您第一次许愿许的太多了。

## 第九场

〔在科恰良的办公室里咖啡壶冒着热气。科恰良和他的助手喝着咖啡。鲍勃罗夫进来。〕

科恰良 呵，主席！来坐坐，你是我们的客人。这次来将提出什么要求和威胁？

鲍勃罗夫 什么也没有。有些建议。第一，我们已准确计算了自己的潜力，到秋天，收割之后，将派五十个人到联合工厂来。其余的八十一个——在冬初再来。

科恰良 行呵。

〔科恰良向助手点头示意，助手又端来一杯咖啡。〕

科恰良 请吧。

鲍勃罗夫 谢谢。第二，我们建议在工厂的区域里来开一片我们的商店，供应工人新鲜蔬菜。我刚才到你们的商店去看了一下，在货架上只有罐头食品。

科恰良 同意。听我说，鲍勃罗夫，就直接了当地说吧，你要求什么，别让我的心急得难过。

鲍勃罗夫 没什么。我们只需要明确一下那条你们打算通向公路干线的道路的路线。根据设计方案它是这样通过的。

科恰良 完全正确。直线——是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

鲍勃罗夫 我们建议这样改变一下线路……

科恰良 ……这样一来就把小鲍勃雷村和公路干线联接起来。

不行!

鲍勃罗夫 行的。要知道这条路将占用我们的田地,破坏轮作,而土地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并给了我们永久使用权。这就是你们带给我们的损失。

科恰良 我们会赔偿的。

鲍勃罗夫 谁也不怀疑这一点。但是您是个讲求实际的人,阿尔塔舍斯·列伏诺维奇,您可能还没有看出,在我们的建议中有很多合理的东西。我们保存了珍贵的土地,而您什么损失也没有,我们那一段道路我们会付钱的。

科恰良 我们损失了时间。

鲍勃罗夫 阿尔塔舍斯·列沃诺维奇,我们可是牢不可破的联盟呵。我们帮助了你们,你们也要帮助我们。真的,我们的建议是很合理的。

科恰良 如果我们证明自己的论据有更大的合理性呢?

鲍勃罗夫 那时候我们将把我们的争论转到共和国一级的,甚至全苏一级的组织去。要知道您并不是象想象的那么自主。你们的道路通过我们的土地。我想,您把时间浪费在争论上是不合算的。那样的话,道路投入使用的期限肯定会推迟。

科恰良 我们考虑考虑。

鲍勃罗夫 什么时候给我们答复?

科恰良 过两天。

鲍勃罗夫 再见,阿尔塔舍斯·列沃诺维奇。

科恰良 再见,谢苗·伊凡诺维奇。

〔鲍勃罗夫刚一离开，科恰良就转向助手。〕

应该立即更多了解他的情况。他，看样子，按资历是个工程师。在什么地方工作过？擅长什么？摸一摸，说不定，能把他拉到我们这儿来？我们给他提供好职务，阔绰，高工资，住宅。这样的小伙子不能放过……

## 第十场

〔管理处。接待室里有瓦列利，靠窗背向观众的是兹维亚金娜。在接待室前面传出响亮的男低音：“瞧，手脚多么麻利！我这就跟他谈谈。”〕

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巴雷金冲进接待室。

**巴雷金** 姑娘，告诉主席——农机供应处的巴雷金来了。

〔兹维亚金娜转过身来，于是巴雷金看到了上衣翻领上的英雄的金星勋章。〕

请原谅，您……

**兹维亚金娜** 我是主席的助手，安娜·彼得罗芙娜·兹维亚金娜，您的名字和父名呢？

**巴雷金**（尊敬地）阿历克赛·彼得罗维奇。我们，当然也是不对的，没有及时供应备用零件，但也不能这样马上，为一次就处以罚金？

**兹维亚金娜** 为什么是一次？你们在今年内就已经第三次没有完成自己的职责了。现在我们每次都要你们罚款。

巴雷金 我终究还是要和主席谈谈……

兹维亚金娜 您办不到的，阿历克赛·彼得罗维奇，主席忙着哩。

巴雷金 我可以等他。

兹维亚金娜 您不必等。而以后，当您准备要来的时候，先打个电话来，通知一声，让主席能列入日程，给您安排好时间。阿历克赛·彼得罗维奇，现在该是贯彻认真踏实的工作作风的时候了。您知道，我们在管理水平方面已经落后于工业二十年左右了？

巴雷金 对不起，没听说过……

兹维亚金娜 那么我这就告诉您。再见。走吧，走吧。不要妨碍别人工作。

[巴雷金下。]

瓦列利 可能，他今天不会来了？

兹维亚金娜 从科恰良那里打来过电话。四点钟来。瓦列拉，我们工作得很精确，只允许有三分种的出入。

瓦列利 现在已经四点另二分种了。

[鲍勃罗夫走进接待室。]

鲍勃罗夫 您好，安娜·彼得罗芙娜。我们有哪些急需解决的问题？

兹维亚金娜 急迫问题没有，不急迫的——记下来了。但我想，当我们安排明天的工作时，顺带来解决掉。

鲍勃罗夫 同意，瓦列利，您好，我非常高兴，您总算来了。我已



经很久没有这么高兴了。

瓦列利 过一个月我们给您看初步草图。

鲍勃罗夫 过一个月可能已经不需要了。一切应当在星期日以前准备好。

瓦列利 我们将尽一切所能。不打扰您了……(离去)

鲍勃罗夫 彼得罗芙娜,你怎么想的,在会上大家能支持我们吗?

兹维亚金娜 很难说,谢尼亚。可能这种……发扬民主本身会损害你的。现在所有的人都变得聪明了。

鲍勃罗夫 这只有好。那就是说,大家将能理解。因为这对大家有直接利益。

兹维亚金娜 对大家有利,而对个别人来说,可能是有害的。我买了些瓷砖,花了三百卢布。如果房子都要拆掉,那我把它放到哪儿去呢?自来水管是好东西,可是很多人已经买了抽井水用的抽水机。谢尼亚,他们可能支持你,也可能……象已故的亚历山大·米哈依洛维奇,他接的不是农庄,而是一副烂摊子。但这个人很灵活。军用推土机报废了——他就去贱价买来,修好以后就弄到自己这儿。搞了个暖房,把胡萝卜贩运到北方去。

鲍勃罗夫 剥削自己的苏维埃人。

兹维亚金娜 有过这种事。

鲍勃罗夫 怎样?要我也开始搞投机倒把吗?

兹维亚金娜 不需要。现在时代不同了。但是你也需要成功。

哪怕是小小的,微不足道的成功。为了使人民信任你。

鲍勃罗夫 最好还是让他们相信事实。相信计算。

兹维亚金娜 也对……谢尼亚,你懂得吗,现在你象舞会上的男伴。我根据自己的经验记得。新来了一个小伙子。他出落得漂亮,鬃发,高大个子,愉快,而且开始向你献殷勤。而你

就观察着，看他在献殷勤过程中表现如何。舞跳得怎样？谈吐如何？看来你在这些方面都没有问题。如果他 被喜欢，还会继续观察，他的打算是不是认真的？

鲍勃罗夫 认真的。

兹维亚金娜 那时还要继续观察。他工作得怎样？能干些什么？

鲍勃罗夫 为了证明能干些什么，需要时间。可是时间很少。至于谈到需要微小的成功——也不一定。也可能拣了芝麻，丢了西瓜。事情就是这样左右为难，彼得罗芙娜……

兹维亚金娜 不要灰心，谢尼亚。玛克西莫维奇已经在生产队和畜牧场召开会议。正在作解释。党组织支持你。我们总究有五十二个人。如果每个人讲十五分钟，那末发言就占去十二个小时。讲得大家疲劳，用疲劳制服他们。

鲍勃罗夫 不要用疲劳……，最好是说服。

〔电话铃响了。〕

我是农庄主席鲍勃罗夫。是，阿尔塔舍斯·列沃诺维奇。我很高兴（放下话筒）科恰良同意改变公路的线路。彼得罗芙娜，你能想象这是怎么一回事吗？好，现在等着瞧吧，老乡们！

## 第十一场

〔克拉拉的宿舍。鲍勃罗夫走了进来。〕

鲍勃罗夫 克拉拉！

克拉拉 有什么事,主席?你这副样子,似乎想向我求婚。

鲍勃罗夫 当然,这件事迟早反正总得做。而今天我的情绪特别好。克拉拉,我爱你,我正式向你求婚。

克拉拉 不……我倒是希望这并不是正式的。

鲍勃罗夫 那我就非正式地向你求婚。

克拉拉 那末我就同意。

〔鲍勃罗夫拥抱克拉拉,后来他让到一边,仔细看了看她。〕

鲍勃罗夫 长得太漂亮了,我可交上了好运!

克拉拉 你很幸运。

鲍勃罗夫 你放心。你一切都会有的。你要是愿意——就在城里搞设计,我们要修一条路,买辆汽车。要不就在家里管孩子。

克拉拉 听见丈夫而不是一个男孩子的话——这有多好。

鲍勃罗夫 我讲的有什么不好?

克拉拉 本来我就说——很好。有一次人家建议我嫁一个人,可是马上又告诉我,他的工资不高,要我不要指望太多。他也马上对我讲了自己的优点:不喝酒,不抽烟,很节约;如果我会当家,那末第一年我们就能攒钱买电冰箱、餐具橱;第二年就买衣柜和电视机……

鲍勃罗夫 他不是疯子吧?

克拉拉 可能,他有点不正常。但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不知为什么经常能遇到。你怎么样?……

鲍勃罗夫 你是说有没有不正常?完全正常。我想说,如果星期一我失败了,我也不离开。

克拉拉 要达到目的才罢休?

鲍勃罗夫 是的。

克拉拉 那好吧。我暂时先造房子。我要给咱们造一所非同一般的房子。

鲍勃罗夫 我们不应该突出。

克拉拉 主席，我不超出预算计划，其余的事就与你无关了。

鲍勃罗夫 与我无关——这是什么意思？不要用我的职务称呼我。真见鬼！一刻钟以后我应该到广播站去……然后我马上到科恰良那儿，七点之前我回来，我们就一起去见我的父母亲。

克拉拉 我穿什么呢？见父母亲，大概穿着长裤不太方便吧？

鲍勃罗夫 那可不是这样。让他们习惯吧。我有一次已经在裙子上碰伤了。

克拉拉 什么？什么？……这可太有意思了。讲讲吧。

鲍勃罗夫 一定，但现在我已经要迟到了。

## 第十二场

〔广播站。瓦西利可娃在练习播音。〕

瓦西利可娃 布鲁氏菌病——这是一种农村家畜的传染病：如牛、羊、山羊、猪、马、驴、骡、猫、狗……谢苗·伊凡诺维奇，进来吧。

〔鲍勃罗夫走了进来。〕

鲍勃罗夫 和平时一样，讲三分钟。

〔瓦西利可娃把麦克风移到前面，打开开关。〕

晚上好，同志们。告诉你们几件事：第一件——我们有组织地完成了播种任务。这方面农艺师们有很大的功劳，特别是依格纳特·费多罗维奇·谢列兹涅夫。大家工作得挺出色。谢谢！颁发奖金的命令已经准备好了。第二件——我们和化学联合工厂已经讲好共同修建公路，根据费用分摊的办法来修建。明天开始。第三件——星期一开大会……大家都有时间考虑……我个人还坚持原来的观点。最后我想告诉大家：我要结婚了。今天我向克拉拉·谢苗诺芙娜·维列索娃正式求婚，并且得到了同意，对此我当然感到很高兴。可能提出问题。而且已经传出了各种说法：譬如说，她在城里，他在农村，不影响工作吗？不会影响。我们将住在小鲍勃雷村，先和父母一起住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当然自己造房子。她对集体农庄来说是一个需要的人，我们将有自己的建筑师了。顺便说一下，现在任何农庄都没有这种条件。

### 第十三场

〔科恰良一个人在办公室。助手通过对话器通知他：“阿尔塔舍斯·列沃诺维奇，鲍勃罗夫主席来找你。”〕

科恰良 让这个无赖到这儿来。

鲍勃罗夫 您好，阿尔塔舍斯·列沃诺维奇。

科恰良 您好，鲍勃罗夫同志。

鲍勃罗夫 明天我们可以分出二十辆卡车和六辆推土机。

科恰良 鲍勃罗夫同志，我很气愤。您采取了强盗方式。这怎么理解，您，甚至不和我商量一下，就把我的一个最好的建筑队长引诱过去了？

鲍勃罗夫 您指的是吉利洛夫吗？

科恰良 我指的正是他。

鲍勃罗夫 阿尔塔舍斯·列沃诺维奇，吉利洛夫完全是成年人了，他自己能够为自己的行动负责。何况为我们所需要的人创造更好的条件，给予更有趣的工作——我认为这是很大的领导艺术。好象建设部门的高级首长之一在一次私人谈话中这样说过。

科恰良 （阴沉地注视鲍勃罗夫，忽然大笑起来）听我说，鲍勃罗夫，我很快就要怕你了，你是太伶俐的学生。那你用什么把他引诱去的？

鲍勃罗夫 没用什么。就是现在我们将有大规模的建设而且还有发展余地。当然，他在我们那儿会得到比在联合工厂里稍多些的工资，我们还将给他独家独户的住房，等我们造好大鲍勃雷村的时候。再说吉利洛夫本来是农村的人。过去很多人从农村跑出去了，当时是环境使然，而现在可以回家了。

科恰良 哎，别抱幻想吧。他们已经变成象我一样的流浪汉了。今天在这儿建筑，明天——到那里。我们已经不习惯定居生活了。唉，谢尼亚，我也常常梦见家乡的山，我们所有的人都想回家。但是，那些已经折断过一次的东西，很难再长上去了。我们已经是另一种人了……

鲍勃罗夫 我们还是本来的样子，阿尔塔舍斯·列沃诺维奇。那些从小就吸收进去的东西，很难消蚀掉。

科恰良 听我说，昨天从莫斯科打电话来，任命我到新的企业工



地上去。一道走吗？

鲍勃罗夫 谢谢。我还有许多事要做。

科恰良 可能你是对的。而也可能……(沉思起来)……不对。请原谅,我已经讲到别处去了。你曾经考虑过吗,为什么村里人跳起来反对你的措施?而这些措施本来是合理并且有利的,对吗?

鲍勃罗夫 考虑过。这里有好几个原因。既有经济的,也有纯粹心理的原因。

科恰良 而可能,主要原因——是你自己?

鲍勃罗夫 我不这样想。

科恰良 人们现在不愿简单地执行鲍勃罗夫为他们做出的决定,他们愿意而且也能够自己决定。而鲍勃罗夫却对他们说:不,你们要这样做,不许那样做。可能他做出的是唯一正确的决定。但人们不喜欢。他们认为,他太自命不凡了。人们老早就清楚,一个人,甚至是最聪明的人,最有才能的人,最有本领的人,也可能犯错误。不能不同意他们。

鲍勃罗夫 阿尔塔舍斯·列沃诺维奇,大概,您是正确的。这是永恒的课题。这个课题在我们以前解答过,我们正在解答,而我们之后还将解答。在原则上,您,当然是对的,而实质上……

科恰良 (警觉地)。而实质上怎么样?

鲍勃罗夫 每一种实际情况不得不用实际的方式来解决。于是我就把这个担当起来了……可能您会觉得我说得太漂亮,但是,我确实是急迫地等待着每一个明天的到来,因为还有多少事情要做啊!也可能,我不是各方面都正确,甚至肯定在某些方面是错误的,但我认为:如果你想为人们做些事——那么就着手做。

科恰良 我听说，你现在处境不是很好？传说，可能要使你落选？

鲍勃罗夫 可能的。但是因此，那个即将在我的位子上的人，就会轻松些了。

科恰良 唉，不！我们不允许欺负你。和你不是牢不可破的联盟吗。这件意外复杂的情况将在什么时候开始？

鲍勃罗夫 在星期一。

科恰良 我要来的。甚至我要发表意见。你愿意吗，为了表示支持我带两千名建筑工人来？

鲍勃罗夫 谢谢。我自己能对付。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科恰良 好，那就祝你顺利！（克制不住，拥抱了鲍勃罗夫）

### 【暗 转】

〔管乐演奏着。播送着战前的歌颂坚固的钢甲和快速的坦克车的精神饱满的进行曲。〕

〔象开幕以前那样，主人公们走过前台。〕

### 别廖兹金和斯图卡林

别廖兹金 科利亚叔叔，你还是将象平常那样保持沉默吗？而后不声不响地投“反对”票？

斯图卡林 活下去——就会看清的……

别廖兹金 那你现在看不清吗？

斯图卡林 活下去——就会看清的……

### 马连可夫和谢列兹涅夫

马连可夫 您,当然,比较轻松。您就要离开,而我们将留下。

谢列兹涅夫 可能,我也会留下。

马连可夫 那就是说,您不再……

谢列兹涅夫 不,我不再……我想,那时我不对。

马连可夫 那就是说,退却了?

谢列兹涅夫 这算什么术语? 退却, 进攻! 现在不是战争。这是工作。而在工作上各种情况都是可能的。

### 鲍勃罗夫和克拉拉

克拉拉 你担心会议的结局吗?

鲍勃罗夫 不,不是我,就是别人,或早或迟……有一次不是有一个姑娘这样告诉我的吗……

克拉拉 那可不行。决不让这样办。我可是嫁给一个主席的。

〔幕落〕

(齐戈译)

# 老 家

(苏修短篇小说)

谢·沃罗宁

不,我倒还没有什么,我有孩子。他们有时来来,也没有忘记常给我写信。可是其他老年人全都被忘掉了,而我倒还没有什么。说实话,有时我也觉得不开心。和孩子们住在一起,当然要好得多。当父亲还在世的时候,更不必说祖父在世的时候了,那时大家都想着家,大家都力求团聚在一个家庭里,可是现在却完全变样了。现在孩子们总想离老家离得远远的。这有什么办法呢,怎么也留不住啊。当我向农庄主席这样诉苦的时候,他回答我说:“这是不可挽回的现实。”

确实,这是不可挽回的现实。他们有时来来,在院子里,在果园里兜一圈,看一看,可是在他们的眼睛里没有一点兴味,好象家里的一切都是别人家似的。他们是不需要这个家了。只是为了我,他们有时才来一下。而我这个蠢老头,却总是在想着:会不会有个孩子突然回来了,便永远不走了呢?我竭力要把这个家弄得井井有条的。不久前,我还把房顶翻修了一下,把台阶也油漆一新。幸而还好,我倒还不觉得有什么病痛,即使不戴眼镜,不论远近,我都能看得清楚,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我随时都能看管好各种东西。我卖力地干,可是这是徒劳无益的,因为他

们都不会回来。他们不需要家了。

我总在想，难道我们这里这样差劲，以至于孩子们都要永远离开这里吗？要知道，只要你有个愿望，各种东西你都是可以弄得到的。在这里，我们村里人既有带车斗的摩托，又有电视机，还有小汽艇，以及其他各种东西，一切都是可以弄得到的。生活过得不比很多城里人差，而且比他们还要好呢。那究竟为什么他们要离开呢？据说，我们这里文化生活少。可是并非如此，文化生活是足够的：这里既有俱乐部，而且每天都要放映新影片，还有图书馆。问题的实质不在这里。是工作繁忙劳累。现在人家都要找轻松的活儿干。应该说，电视也是起了作用的，害得我们的姑娘都看得入了迷，她们也都想象城里人那样，穿了白罩衫在工厂里工作。说什么，自己不比城里人差。所以她们要千方百计地离开农村。至于那些小伙子呢，早就是大家都知道了的：一参军，便再也不会回来了……

今年夏天天气特别好。整个割草期都是晴天。这是少有的。割来的饲草多得简直还可出卖哩。所以自己奶牛的饲料是有充分保障的。当然也可以不养它，因为两个人不需要很多牛奶，但那时屋里便要完全寂静无声了。操心的事也就没有了。而如果一个人没有操心的事，就会象一棵枯树一样……

我很久没有象现在这样思考了。假如你不思考什么，心情倒比较悠闲安宁。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头脑倒也清静。而且睡得香香的。可是刚刚在村里走了一圈，尽管这村子是熟悉的，可是不知怎么重新看了看之后，心情不觉忧郁起来了。有一大半房屋空着，冷冷清清；有的人出门了，屋子上爬满了牛蒡叶和荨麻。而那些留下来的人，也并不使人心情开朗。只有少数几户庄稼人还不算年老，他们是打完仗回来的，当时还年轻，随后便结了婚，而余下的全都是老太婆和老头子了。

确实，我们这个村子并不算大。总共三十来户人家。村子里一片寂静。当然，村子离公路和中心庄园三公里，这也是有影响的。孤孤独独的村子。要是村子完全荒芜了，这毕竟是舍不得的啊。有过这么个村子，是有过的，可是忽然间就要销声匿迹了，好象这个村子从来就不曾有过似的。而现在有这个趋势。我们那里一口井倒塌了。我去找农庄主席说明原委，并且说，该挖口新的了。他回答我说：“没关系，你们就都用一口井吧，你们人口多吗？”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我们的村子衰败了。是啊，曾经有过一个村子，可是就要销声匿迹了。好象这个村子从来就不曾有过似的。

最近几天，有个人坐着一辆“伏尔加”小轿车到这里来，打听是否有人要卖掉房子。为什么不卖掉呢？卖。只要你看到窗户用木板钉死了的，你就买吧。他真的买了。说也可笑，连所有的附属建筑物，总共只花一百卢布。你可以认为，这等于是白白拿去的。不过，即使不白拿，让它空关着烂掉，又有什么好处呢？他把房子拆运走了，如今那块地方便空荡荡的，就好象把牙齿拔了，牙龈上留下了一个窟窿一样……

“我的好儿子，这应该怎么说呢，”我给自己大儿子的信中写道，“也许我的一切希望，结果都是落空的吧？我去世后，那房子，还有果园，那里的每一棵树都是用心血浇灌成长起来的啊，这些究竟由谁来继承呢？难道这一切都将化为乌有了吗？就此荒废算数了吗？既然这样，当时我为什么要花费劳力苦心经营呢？为什么我和你娘要毫不顾惜自己呢？她又出于什么原因这样早死了呢？我到她墓前去，该说些什么才好呢？我没有什么高兴的事好说。老家空空荡荡的……”

我们所有祖宗的坟墓：曾祖、祖父、父亲一辈人的坟墓，都在她坟墓的近旁。他们全都在这里，可是他们的子孙却各奔东西。



我们家的祖坟上，野草长得连十字架都看不见，连阳光都透不进来了。现在谁也不来，根本没有一个人来扫墓……我想起了我那些孩子小时候在我们跟前玩耍的情景，我和孩子他娘喜爱地看着他们的情景。要是他们病了，我们又是多么心神不安，因此常在尼古拉圣像前点上蜡烛，祈求保佑。所以他们现在都活着，可是他们又象在，又象不在。就好象在电影里一样……

我总是在想呀想的，为什么生活会这样呢？很多事情都变得叫人毫无办法。楚德湖总算是大的了吧，可是我也开始发觉到，它正在起着变化。湖水在退下去。从前湖水拍打着岸石，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可是现在离开岸石如此遥远。据说，在什么地方建造了水坝，因此湖水便从我们这一带岸边退走了。可能是这样的吧。也许这就是鱼少的原因吧。我记得，小时候，母亲常要我带了桶去捡被湖水冲到岸上来的鱼。每次暴风雨后，总有鱼被冲到沙滩上来的。花上一小时，甚至不到一小时，便可捡到满满一大桶。我们便用这种鱼来喂猪。可是现在这种事早已没有了。即使有鱼冲上来，也不过是那种棘鲈。而且用带钩鱼网捕捉到的，也不是象从前那样的鱼。湖水正在变化……

我以为这是因为人们的需要越来越多而造成的。而且人都飞到天上去了，甚至把上帝的枕头都考察过了。从那个侧面把月亮也观察了一番。可是这一切还嫌不够。很清楚，得把一切都献给人们的这个时代已经来到了。可是照我看，没有比土地更好的东西了。假如有了自己的土地，又有了自己的房子，那太阳也是属于你自己的了。甚至天空、河流都是自己的了。我活了这么大的岁数，可是任何人从来也没有给我指出过，说我走的地方不对，说我不该往那边走，说那里是不属于我的。一切都是我的！甚至海也是我的，我多少次到那里去捕过鱼，我捕到过很多鱼。我还到森林里去打猎。也摘野果，采蘑菇。这都是你的，

尼古拉·阿历克谢维奇，这都是你的。只是你别偷懒就好了。“你别偷懒，我的小爷。”祖母对我说，“你在野果树前弯弯腰，而在人面前不要卑躬屈膝。”我没有卑躬屈膝，所以，想来，我便成了一个正直的人。我已经老了，可是至今还是不弯腰。是啊，我从来不要依赖任何人，各种东西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我可不像你，谢尔古尼亚，我的老二。我简直认不出你来了。从前，当你还在家里靠我养活的时候，你爱发脾气。母亲简直不知道怎样侍候你才好。这也不对头，那也不称心。而现在呢？这一切都到哪里去了呢？你变得比水还静，比草还低<sup>①</sup>。你干吗变成这样，我的谢尔古尼亚？你到这里来吧，我们这里每个人都是受到重视的。城里人手不够，可是这里更少。在这里人家是会尊敬你的。房子很大，足够所有的人住了，包括你的一家子和我。可是你不来……你错了，你错了，我的亲爱的。看来，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横渡激流的，有的人甚至是要被冲走的……

你也真好，我的小儿子！你为什么也走了呢？难道我们这地方比你那北方差吗？到别处去倒也罢了，竟远远地跑到雅库茨克去了。那里的严寒大概会把人的整个灵魂都冻僵的吧。你在那边能得到些什么呢？

孩子们都走散了，各奔东西了。而我这个傻瓜，起初还为你们不在这个集体农庄里而感到高兴。当然，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子女生活过得舒适些，可是现在我懂了：不把孩子留住在家的父母并非总是对的。我得到了什么结果呢？我得到的是老来孤苦伶仃地一个人吧？何况现在农庄里一切都完全是另一副样子了。有了农机手，光是汽车司机就有多少啊！……

不久前，我女儿回来了，因为她跟丈夫不和。她穿的裙子短得甚至连我，她的亲生父亲都不好意思看。她头发稀疏，我想，

<sup>①</sup> 苏联民间的一句俗语，意即“非常顺从”。

可能是脱落的吧，原来这是一种什么发型。以前，要是有人离开了丈夫，她们连见人都感到害羞，可是我的女儿若无其事。甚至好象是凯旋归来似的。我也和她谈过，希望她跟我住在一起。可是根本不行，她甚至连听都不愿听，她说：“你怎么啦，爸爸，要叫我沾一身粪臭！”

我说：“沾什么粪臭？你到牧场去看一看吧，那里多么清洁……”

可是她连听都不愿听。她只是补充了这么一句：“在您这儿不是过生活，而是混日子。”

听了这种话，真叫人不高兴。我想不出在这个问题上究竟是谁的过错。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扭转这种局面，叫人不离开农村呢？……

是啊，现在我们村子里是很少听到孩子们响亮的声音了。可是从前我们村里是热闹的。小伙子们拉着手风琴在街上走过。姑娘们则唱着歌儿。而如今是一片寂静。我们的村子在衰败下去了。可我不知为什么还是卖力地干着，把东西收藏着，所有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有什么用处呢？我又不会带了入土去。留给邻居吧，他们要它也没有什么用。纽莎姨妈自己的房子还很坚实，可是紧钉着空关在那里。她要我的干啥呢？

我谈到纽莎姨妈，是因为当我的老太婆死后，而你们又都出门了，那时只留下我一个人了。你们谁也没有关心过我，我一个人在这里怎么办？要知道啊，我差一点自寻短见。屋里空荡荡的，甚至连那只猫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再加上刮起了风，风声悲鸣呼啸，甚至连电灯也故意为难似的熄灭了。我坐在黑暗之中，脑海里闪过各式各样的念头。许多往事都在记忆之中浮现起来了。要知道，我们，你们的双亲，从来都没有对你们说过，我们是怎样相识相爱的，关于那些事你们到如今也还不知道。可是那

些事不见得比你们现在的差。你们以为你们懂得爱情，而我们好象不懂似的。这只是你们这样想罢了。其实并非如此。我们也有过青春，也有过爱情。这就不谈了。那时使我心痛的是另一件事，即你们对我的态度，以及我如今孤苦伶仃地一个人又将怎么办？我坐在黑暗之中，真的想到了，我活着干什么，有什么意思，也许，我就一下子报销拉倒？现在我真不知道，那时会发生什么事，可是就在那个时候，我听到了笃笃的敲窗声。不，我并不害怕，我知道是有人在窗口。我一看，原来是我的邻居纽莎姨妈。

“你有什么事？”我在台阶上问道。

她说道：“一个人呆在抬出死人的屋子里不行！”

“该怎么办呢？”

“或者你就到什么地方去吧，或者就叫个人在身边，一个人无论如何是不行的……”

我说道：“去，又无处可去，叫人嘛，叫谁呢？叫怎样的人呢？”

“那好吧，我就来住一阵子，”她回答道。

她就这样住下来了。和我住在一起。她自己的房子被钉死了，怕月光把蝙蝠引进屋里去。

我的心绪稍微开朗了些。我忙碌起来了。

我常常到湖上去，查查渔钩，看看渔网，急急地赶回家：拿去，安娜，拿着吧！

她高兴起来了，她说道，喏，是个能干人哪！捉来了这样大的鱼，真亏你！

我们就这样生活着……但我仍丢不开这个念头：房子给谁呢？果园给谁呢？假如这一切都被毁掉，而且土地也被犁掉，多可惜啊！我无法容忍的是，我们这世代代就有的老家，在我死



后将要彻底完蛋了，而你们却消失在这块辽阔的大地上。我不能啊！因此我总是在思索着。我甚至想象到了本来是村庄的那块地方，已被平整作为大田，在这块土地上寒风呼啸，大雪纷飞，看看这番景象，你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曾经有人在这里居住过，人们曾经竭尽全力地工作过，这里曾经有过孩子们清脆的嗓音，曾经有过公鸡喔喔的啼声，曾经有过生活……在夜间我就这样反复思量，简直是忍无可忍。我走到台阶上。天空星星闪烁，东方已经透出霞光。而一切都仿佛还静卧在阴影之中似的。静得简直可以听到很远很远的地方铲雪木耙碰撞的声响。我站着，看着这自古以来的宁静，突然一个想法触动了我。当然，村庄变成被雪覆盖的田野，这很可惜，但即使在村子里，冬天的时候，通常也不见得会更愉快些。只要一刮风，或是天气不好，你就根本无法出门。雪堆得这么高，路变得这么难走，以致连走到大路边都不可能。所以这也并不是那么愉快的景象。

这时我立刻想到了你们，我想使你们得到什么好东西呢？难道是要你们都到这里来，就住在这里，象我一样，在这里过一辈子吗？我向往的难道就是这个吗？为什么我竟会有这样的念头呢？为了种着十来棵苹果树的果园吗，为了那个每年都种着土豆和白菜，此外就什么也没有的菜园子吗？难道为了这些你们就该到这里来吗？于是我思想上产生了这样大的矛盾，好象有人把一只圆面包分成两半似的，把我的心对半切开了。仿佛我舍不得这个村子是对的，而另一种想法也是对的。可是真理究竟在哪里呢？在哪一方呢？也许我和你们的母亲所做的一切，我们的奔忙，勤奋，所有这些都只不过是你们为了进入另一种生活而跨越的一条门槛吧？“不可挽回的现实，”也许我们农庄主席的这一回答是十分明智的。是啊，为什么要回到穿草鞋的生活呢？这样说来，就是说，我的维特鲁什卡村要完蛋也是对的罗？它已

经活过了自己的时代，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而那使我感到难受的舍不得的心情，全都是毫无必要的了？也许我舍不得的倒不是村子，而是在村子里曾经有过的那种生活吧？是不是这样呢？……

我久久地站在那里思量着，我张望着那从童年时代起就十分熟悉并感到亲切的东西，于是我就感到忧郁、伤感了，但是并没有那种当你丢失了一件什么珍贵东西时候的苦闷心情。可能是因为土地还在吧。土地是主要的啊！至于村子，房子只不过都是过眼云烟而已！而土地是永世长存的！

土地广阔无垠地展现在我的眼前。星光暗淡了，天空的霞光更加绚丽，乌鸦开始向田野飞去。太阳升起来了，以其令人欢欣的温暖照耀着整个大地。阳光照到了我的肩上。我不禁想起：“主要的东西并不是房屋，而是土地。土地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土地才是我们共同的老家。而孩子们，是啊，孩子们和鸟儿一样，总是要离开自己的老窝，四处飞散的，而他们反正总是居住在这块大地上。”

（朱士鸣译自苏修《青年近卫军》杂志 1973 年第 2 期）



## 彩票的力量

彭浦机器厂工人 陈大康

有人买彩票中了彩，发了笔横财，于是各色各样的人包围了他，要他吐露中彩的秘密，以便自己也能中彩发财。读了“幽默小品”《我赢了》，就可以知道，这种事不只是发生在美国的纽约，也发生在号称已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的今日苏联。

苏联自称是禁赌的。但彩票不包括在内。在苏联，有专门的国家彩票局，每年发行彩票十亿多张，就是说，苏联人不分男女老少每人每年都得买它个四、五张。现在，西起里加，东至海参威，到处可见彩票飞舞，到处有人为彩票着迷，甚至连“整个学校”“所有的少先队员”也都卷了进去。据说，一旦碰上以汽车或洗衣机为头奖的彩票，人们更是趋之若鹜，哪怕打破头，也要挤在排队的长龙里，买一张彩票，作一场好梦。苏修的“彩票事业”真可谓发达矣！不过，这种事业“发达”到苏修法西斯专政的支柱——军队里去，又不免引起一些人的忧虑。因为，如今苏联陆海空三军除公开买彩票外，用骨牌赌博的风气也盛行起来。“最坏的是连军官也不落在水兵后面，醉心于骨牌”。《红星报》为此发出了抱怨。然而，抱怨有什么用？你们是自搬石头自砸脚，而且这也是你们的头头们无法控制的。

要问这一切是为什么？请听中彩者萨哈林诺夫得意洋洋地回答：“‘体育罗托’，这是力量！”不错，在勃列日涅夫集团看来，

彩票是可以给他们一点力量的。

比如，可以“筹募资金”。自苏联实现了资本主义复辟以来，工农业生产搞得一团糟，造成财政亏空。面对这种情况，勃列日涅夫不得不一面厚着脸皮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乞求借贷，高筑债台；一面在国内想尽办法加紧对人民群众的压榨和剥削，已经到期的公债也要延期二十年归还。大概用这样的办法“募集资金”还不够吧？于是又想起发行彩票。而且比起借债来，发行彩票毕竟要合算得多：不用还，只消拿出一小笔钱给中彩者，就可以捞进大把的卢布。据苏修自己透露，每年发行彩票所得的收入是二亿多卢布。这真是生财有道，招宝进门，不费力气，不花本钱，一场赌博，眼睛一眨，就把劳动人民口袋里的钱装进官僚资产阶级的腰包了。于是，勃列日涅夫集团便实实在在地感到了彩票的力量。

而且，在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看来，彩票可以麻醉日益“不安分”的苏联人民，就是说，还有精神上的力量。

在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集团的统治下，苏联人民越来越不安于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精神上受奴役的现状，不满和反抗的情绪越来越蔓延，越来越强烈。对此，勃列日涅夫除加强法西斯统治、厉行镇压外，还想用软的一手，进行麻醉和瓦解。他们觉得彩票具有这种魔力。那个萨哈林诺夫在电视台介绍经验时不是说过，“要清楚地认识到，你想要的是什么，而幸福一定会找到你”吗？这就是要苏联人到彩票中去讨“幸福”。穷点不要紧，受剥削压迫不要紧，快点来赌博呀，买彩票呀，“幸福一定会找到你的。”这很使人想起孔孟的信徒“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叫卖声。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反动剥削阶级总要贩卖各种麻醉剂的，当年孔老二手中的经书，今天勃列日涅夫手中的彩票以及美国垄断资产阶级贩卖的大麻，货色不同，作用

则一。

但是，在号称“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彩票成了“力量”的一个源泉，这总不能算一件馨香的事吧？不要紧，苏修统治者自有一番辩解：“在我们的国家里，买彩票，也破不了产，中了彩票，也不会变成资本家。”这真是，桔生江南则为桔，生于江北则为杞。彩票到了“发达的社会主义苏联”也变得可爱起来，至少是“有益无害”吧！但是且慢！人民群众或许不会因买彩票而破产，更不会因中彩票而成为资本家，但是，彩票买卖是一种赌博，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毒瘤，怎么会长到勃列日涅夫的脸上了呢？而且，那大批的钞票流进官僚资产阶级的腰包，是道道地地的不劳而获的剥削，又怎么能否定得了呢？

其实，何需辩解，勃列日涅夫的热衷于赌博不只表现在彩票买卖上，而且也不只表现在经济上。为了和另一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勃列日涅夫正在世界上到处进行赌博。但是，勃列日涅夫却不能象《我赢了》中的萨哈林诺夫那样得意高叫“我赢了！”因为他没有赢，也赢不了。第三世界的国家和人民已经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两个超级大国为所欲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在苏联国内，勃列日涅夫也赢不了。苏联人民正在觉醒，在为推翻苏修叛徒集团的统治、重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轰轰作响的火山就要爆发，熔熔的岩浆马上就要喷出地面，而勃列日涅夫就坐在火山口上。尽情地挥舞彩票吧，尽情地赌吧，勃列日涅夫！“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好一似，荡悠悠三更梦。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呀！一场欢喜忽悲辛。”这就是勃列日涅夫赌到最后的归宿。

# 我赢了!

(苏修幽默作品)

尤·波林

我在“体育罗托”<sup>①</sup>中赢了,六个号码都猜中了!

第一天,我走起路来飘飘然,控制不住下面两只脚。开玩笑吗,五千个卢布呢!可是我没有声张。对朋友,一声没吭,对老婆,半个字也没说。我保守着秘密,当然,这是出于谦虚。

第二天,我忍不住了,我告诉了老婆,后来,又对朋友们作了暗示,我说,买辆小汽车倒不错。

“你怎么,发财了?”

“嗯,是这样,我走运了。”我说道,“弟兄们,‘体育罗托’这是力量,你任何时候都不知道,在哪儿拾到,在哪儿丢掉。”

“难道说你中了?!”

“可不,六个号码都中了。”

“嘿,你该请客了。弟兄们,瓦夏赢了要请客!……”

又过了一天,领导把我叫了去:

“萨哈林诺夫,你听着,据说你在‘体育罗托’中赢了,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这几天就该拿钱了。”

“嘿,那怎么办呢?”

---

① 苏修一种押号码的公开赌博。

“什么怎么?”

“你打算怎么安排?”

“我想买辆小汽车。”

“而一而……听着,萨哈林诺夫,而你是怎么搞的?”

“什么怎么搞的?”

“嗯,怎么猜中的。你是用什么方法,还是就这么猜中的?”

“就这么猜中的。”

“那我可不信。我也就这么猜过,可什么也没有赢到。”

“这要看运气。”

“萨哈林诺夫,你别耍滑头了,走运不走运,喜爱不喜爱……十七世纪人们是这样占卦的。现在我们有科学方法。你还是对我,你自己的顶头上司说了吧,我不给别人讲。我觉得,萨哈林诺夫,你不值得同我搞坏关系……”

瞧,给缠住了! 好吧,撒个谎吧。

“谢苗·阿历克谢耶维奇,我把我生日的日期、房子门牌、住宅门牌乘上十四次,然后查出对数,求积分,微分……”

晚上,住宅委员会的一个退休工人来找我。

“您是萨哈林诺夫同志吗?”

“嗯。”

“您在‘体育罗托’中赢了吗?”

“嗯。”

“明天我们要和您举行会见。”

“这还有什么可会见的?”

“这可是一次增加知识的会见。在住宅委员会办公室的墙角里,您将和一批普通的‘体育罗托’参加者交换经验。”

“有什么经验! 赢了就完了。”

“不,萨哈林诺夫同志,不是我请您,而是社会团体请您。”

又过了一天，我的谢辽加上学的学校里，有两个少先队员来找我。

“亲爱的瓦西利·叶缅利扬诺维奇，”他们说。“我们，六年级二班的少先队员请您光临我们庆祝‘体育罗托’奖金获得者的集会。”

“孩子们，”我央求说。“我怎么会是奖金获得者呢？我赢了就完了。我是偶然猜中了，这有什么可说的？”

“我们不是代表个人，我们是代表所有少先队员。整个学校都在等着您，我们已经买了鲜花，而且已经把它们插在有杀菌药的花瓶里。”

……前几天，为我录制了电视节目，三十分钟的不长的电视广播。

我讲述我是怎样坚定地寻找解答，怎样不倦地工作，怎样顽强地朝着神圣的目标前进的。终于我达到了目的。我说，主要的是要清楚地认识到，你想要的是什么。而幸福一定会找到你。

最后，赠送给我奖金获得者纪念章，还有绣有“体育罗托”图案的汗衫。

最近几天我正在准备作一次两小时左右的讲演，题目是“我在‘体育罗托’中的工作及其结果。”

## 代 后 记

“体育罗托”连续好几次开彩，它的爱好者中间没有一个人猜中所有六个号码。可是终于有成功的了：在第三十次开彩的时候，有一张卡正确地记着标出的六个中奖号码。它是敖德萨办事处的统计员们找到的。但是中奖者的姓名还不知道，他的彩金是五千卢布。

（迅行译自《苏维埃俄罗斯报》1971年第272期）



# 苏修文艺动态

## 勃列日涅夫赞赏借描写卫国战争 而进行军国主义宣传的文艺作品

《苏维埃俄罗斯报》1974年6月15日刊登勃列日涅夫在6月14日“会见选民”时的报告。勃列日涅夫在谈到苏修文艺时，特别赏识近年来借描写卫国战争而进行军国主义宣传的文艺作品。他说：“讲到艺术创作，不能不指出，近年来在许多苏联文艺作品中，在电影和戏剧中，深刻地、真实地、令人激动地表现了伟大卫国战争中苏联人民的不朽功勋。党高度评价这样的作品。对于一代又一代苏维埃新人来说，拯救世界文明的人民的英雄主义将永远是爱国主义的榜样，勇敢精神和高尚风格的榜样。”他还要求作家、艺术家创作“关于我们当代人的新的、有高度艺术性的、内容上有很大价值的作品。”

## 苏纪念作协成立四十周年，马尔科夫 叫嚷要对“背弃马列主义的人” 以“准确无误的打击”

《文学报》1974年第36期报道：苏作协于9月3日举行全体会议，纪念该作协成立四十周年。苏修头目格里申、马祖罗夫、苏斯洛夫等参加了会议。作协第一书记马尔科夫在会上作开幕词，他在谈到四十年前苏联成立多民族的统一的作家组织时，趁机为勃列日涅夫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辩护，大谈“各民族友谊”、“兄弟合作”，掩盖日益严重的民族矛盾。在谈到当代苏修文学时，马尔科夫叫嚷要苏联作家对“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形形色色背弃马列主义的人、反共和反苏分子”以“准确无误的打击”。同

时，他又要作家创作表现“我们英勇的同时代人——共产主义建设者以及党和人民在为共产主义的胜利、为实现苏共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对外政策而斗争的历史性成就”的作品。马尔科夫还要作家“忘我地”为苏修的“目标”服务，要他们“巩固同人民的联系”，到大工地去，搞“与读者会见”等活动。

吉洪诺夫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主要内容是谈四十年前作协成立的经过。

《真理报》1974年8月17日发表了一篇题为《作家的崇高职责》的社论。它以纪念作协成立四十周年为名，声称苏修文学正在把“苏联生活方式的真实情况”，把“成为命运主人的新人的精神上的繁荣情况带到世界的所有角落”。叫嚷苏修“文化活动家正在作为和平和进步的喉舌，反对各种形式的反动和法西斯主义的战士登上国际舞台。”社论还要求作家参加“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参与解决迫切的国民经济任务。”

### 《真理报》载文声称“当代工人的内在品格从根本上改变了和复杂化了”

《真理报》1974年9月3日刊登苏修莫斯科市委派往莫斯科作家组织的特派员柯列斯尼可夫的文章：《劳动和文学的联盟》。文章说，“科技革命”影响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也给文学艺术提出了新的问题并且迫使作家思考“科技革命的精神影响”。一些到工厂去的作家“亲眼证实，当代工人的内在品格从根本上改变了和复杂化了，这是崭新的工人，成熟社会主义的工人。在这种工人身上有着“未来的影响”，这种人有“特殊权利”成为各种形式的文学艺术的“中心人物”。文章要作家赶上“时代的水平”并吹捧莫斯科作家组织同莫斯科几家工厂签订的“创作合同”，赞赏莫斯科的作家们大大增加了“对当代工人阶级的生活，经济问题和生产管理问题”的兴趣。

## · 参考资料 ·

### 苏修中央为加紧控制文艺界，利用 文艺为其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服务而作出的两个“决议”

苏修叛徒集团为了加紧控制文艺界，进一步利用文艺为其对内进行法西斯统治，对外实行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服务，于1972年1月和8月先后作出了“关于文艺批评”和“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电影事业的措施”的两个“决议”。

在“关于文艺批评的决议”中，苏修中央指责“批评的状况暂时还不完全符合文艺在共产主义建设中日益增长的作用所提出的要求，对苏维埃文学与艺术的发展过程，对社会主义各民族文化相互丰富、相互接近的发展过程的分析不够深刻。许多文章、概述、评论都带有表面性，其特点是哲学和美学的水平不高，不善于确定艺术现象和生活之间的相互关系。至今在批评中还表现出对思想和艺术废品的调和主义态度，主观主义和对朋友和集团的偏袒。”“决议”说“在确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的革命人道主义的理想，在揭露资产阶级‘群众文化’和颓废派思潮的反动本质，以及在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修正主义的美学观念的斗争中，批评仍然不够积极和彻底。”

“决议”中还提到许多报章杂志的编辑部对批评文章的思想理论水平要求不严。“刊登的评论常常带有片面性，说些没有根据的恭维话，变成对作品内容的简略复述，不介绍作品的实际意义与价值。一些主要的马列主义美学、艺术理论和历史方面的专家、苏维埃文化大师，没有很好地被吸收参加报刊工作。”“决议”认为文艺批评上存在的缺点在很多方面是由于缺乏业务熟练的干部而造成的。苏修党中央已使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区党委、州委和各有关部、机关，以及出版创作等单位的领导人注意提高文艺批评在“执行党的艺术创作路线方面的思想理论水平，它的积极性和原则

性”。“决议”强调，“批评的职责是深刻地分析现代艺术过程的现象、倾向和规律性，尽力加强党性与人民性的列宁主义原则，为争取苏维埃艺术的高度思想——美学水平而斗争，始终不渝地反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决议”还提出要各有关部门“改善书报评论活动，以熟练的、政治上成熟的干部去加强编辑委员会、出版委员会和编辑部，保证在有权威的批评家中建立一支非编制内的积极分子队伍”，并规定对文艺批评，文学研究和艺术学方面优秀作品的奖励形式。苏修中央建议各创作协会“经常关心文艺批评的思想理论水平和专业水平，提高文艺批评在解决共产主义建设任务中，在制造舆论和思想斗争中的作用，改进评论组和评论委员会的工作，使各个部门的学者们积极起来，去研究现代的艺术过程，‘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文化的相互作用，并改善对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电影、戏剧、音乐、造型艺术等方面专家的培养。”为了进一步改进书报评论工作，苏修中央还决定创立一种“群众性”文学批评和书报评论的杂志。

在“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电影事业的措施”的“决议”中，首先讲了几句苏修电影事业的所谓成绩，接着便大量列举“与苏共 24 大提出的要求不相符合”的缺点和问题，诸如：

“不符合苏联艺术的思想美学准则和观众日益增长的需求。”

没有“展现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变革”。

“没有充分利用电影的可能性来对劳动人民进行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以及全面反映苏联各族人民兄弟友谊的巩固和社会主义各民族的繁荣和接近过程。”

“缺乏明确的阶级立场。”

“不加批判地采用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格格不入的外国电影的手法。”

“没有利用艺术手段的所有财富来塑造生活在发达社会主义社会里的我们当代人的感人的形象。在银幕上很少出现能以性格的纯正、人的魅力和忠于共产主义的理想来吸引人的英雄。”

“几乎没有创作有关国际舞台上阶级斗争的尖锐的思想政治问题的影片。”

“很少有给青少年看的有吸引力的、艺术上符合要求的电影，这种电影以苏联人民的革命的、战斗的和劳动的传统以及共产主义道德原则教育成

长中的下一代。”

“决议”还点名批评部长会议电影委员会“领导不力”，“没有表现出应有的严格要求”，“降低思想艺术准则”，“没有采取有效的精神和物质刺激措施来提高作品创作的质量”，等等。

“决议”最后提出了进一步发展电影事业的要求，如“提高电影的思想艺术水平”，“积极促进广大群众树立马列主义世界观”，反映“新人的教育过程”，“更多地注意反映苏联人的劳动和功勋以及内心世界的完美”，和反映“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等等。

“决议”还特别授权电影委员会作为“国家订货”每年要电影界创作15—20部规模巨大的有关当代“重大问题和苏联人民英勇历史”的作品。

编者按：我们在这里译载了美国短篇小说集《我们时代的秘密生活：〈绅士〉杂志上的新小说》的序言和其中的一篇小说《八次会见》。序言的作者的本意是要为这本小说集唱赞歌的。他简略地介绍了美国短篇小说由现实主义向虚无主义过渡的过程和当前美国短篇小说的一些所谓“新特点”。我们撇开他那些粉饰太平、肉麻当有趣的词句，多少可以看到一些美国资产阶级小说的颓废、没落和必然衰亡的趋势。

《八次会见》描写一群作家由于看不到前途，便借酒浇愁，求神问鬼，甚至自杀，最后想去外国寻找出路。通篇小说笼罩着世纪末的哀愁，是资产阶级社会濒临绝境的反映。

## 美国《我们时代的秘密生活： 〈绅士〉杂志上的新小说》序言

作者 汤姆·沃尔夫

现在的杂志界多么乱七八糟啊！请看一看吧！那些可怜的



傻瓜们正在纵慾，中风，胃出血，被人打倒在地爬不起来，听任裁判数着：“一，二，三，四，……”；象小猫一样溺毙，或者摆出一副勇敢的架势，拚命吹牛。多么吵吵嚷嚷！多么乱七八糟！那末，在这一片混乱之中，《绅士》杂志怎么会继续一帆风顺呢？经过三十年代的萧条时期、四十年代的战争，经过“沉默的一代”、“垮掉的一代”、“开花的一代”、“革命的一代”、“见习的一代”、“救世的一代”和现在的“尿道发炎流脓的一代”，经过反穿衣、喇叭裤、种族战争、春宫照片和隐居——《绅士》杂志总是带着能想象得出的极端猥亵的微笑履险如夷。然而，这份刊物能经久不衰并不是编辑先生们的功劳，因为这个秘诀是……他们自己倒行逆施的秉性！刚愎自用！幼稚自信！顽固执拗！别扭乖张！在最明显的警告面前仍然压抑不住的愚勇！

由于有这种倒行逆施的怪脾气，他们才能在以往的四十年中使读者和批评家们始终六神无主。应该这样、这样做……那末……让我们颠倒过来在天花板上干！谁也没法未卜先知。我本人就愚蠢而又着迷地观察了十年。就在不多几个月以前，我偶然拿起一本《绅士》杂志，翻开来一看，有整整十页的彩色照片……拍的是鸡脚。他们用了詹纳玻璃厂精制的照相机镜头，用了象卡尔·费希尔那样能干的摄影天才，还用了可怕地强烈和准确的日耳曼民族的彩色摄影加工技术，他们把一幅接一幅解象力很强的鸡脚照片呈现在我们面前，有的成双倍那么大，有的成三倍……全是鸡脚啊！他们详尽地拍摄了那些可怜的畜牲的鳞状脚掌上的每一个可怕的肉瘤，每一个肮脏、皱缩的长着硬皮的关节，每一只多刺但又软弱无力的象球形橡皮糖般的爪子——他们为这一整套歪曲了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洋洋自得——他们要迫使你进入画面！——直到使你产生这样的真实感：你会象一个自然之子身上发痒一样，从你的上衣翻领上擦掉那些麦

屑、草屑和鸡虱的幼虫——而这又为了什么目的呢？除了满足《绅士》杂志的编辑们的古怪的胃口之外，当然是一点目的也没有。

现在最令人感到不安的是我发现他们正在以同样的方式使用我。他们请我写这篇序，为《绅士》杂志的最新短篇小说选作序，尽管我对整个现代小说的态度已经有案可查。我不仅刚刚选出非小说（就是所谓的“新新闻报道”）方面的最近的试验创作，以此作为以往半个世纪美国文学唯一重要的新方向；我不仅对现代小说哄然大笑，而且我正是在《绅士》杂志上发表了这篇值得注意的论文！

他们为什么要干这些事呢？对此的解答是《绅士》杂志请戈登·利什当了四年的小说编辑了，这本选集的编者也是他。利什是个短小精悍、整洁漂亮的家伙，颇有穿着利奇菲尔德的野蔷薇刺厚苏格兰呢服装的乡绅的风度；同时他又是能干出《绅士》杂志的颠三倒四的怪事的那种疯子。他在二十二岁时读过杰克·克茹亚克<sup>①</sup>的《在路上》后，从象亚利桑那州的土孙这样气氛完全健康的地方逃了出来，直奔旧金山的北海滩，为了寻找书中的主人公狄恩·马瑞阿迪。直到他驾着后座塞满他的全部财物的旅行轿车到达北海滩时才发觉马瑞阿迪原来是小说里的一个化名，而这个人的真名是尼尔·卡萨迪。然而，这一事实并没有挫折他的锐气。他就径直出发去寻访那个叫卡萨迪的人并且找到了他。不久利什本人也变成“垮掉的一代”运动末期和“幻觉”运动初期的一个人物。他住在名叫伯林格姆的地方的一间小平房里。伯林格姆是一片长满互相纠结的天芥菜的开阔地，那里居住着一群疯疯癫癫的人，是希尔斯巴勒贫穷、落拓的

---

<sup>①</sup> 杰克·克茹亚克(1922—1969)：美国“垮掉的一代”派著名小说家，《在路上》是他的代表作。

文人的聚居区。希尔斯巴勒是旧金山城外的养貂场。利什在这间小平房里办起了一份名叫《西部起源》的杂志，以此煽起两个流派在文学上的自我狂热。利什现在来到纽约，对这个呜呜咽咽、疲惫不堪的城市放出他的奇异的能量。

我们将要目睹当利什和他的同事们在追逐他们的荒谬的奇想时，那个默默地注视着他们的好运气。一方面，正如我所说的，我好象是为这本现代小说集写序言的最糟糕的人选。但是另一方面，结果我也可能成为最好的人选，这正是他们的好运气！事实是我对现代小说的态度既然如此超然，我也许倒是最适合对它进行分析的那种人。还有谁能够用短短的篇幅为读者提供一篇启蒙的文章，使他们能借以欣赏这一大本书里的种种千奇百怪的东西呢？当然不是戈登·利什，他对这本书里的创作是充满信心的！

现在，我应当对我的主人们略微称赞几句了，如果这算得上是称赞的话。在利什的指导下，《绅士》杂志已经成为美国严肃的短篇小说作家最渴望在上面发表作品的杂志了。因此，把这本书里的短篇小说称作现代短篇小说的精华并不过分。“严肃的作家”在这里确实是显示地位的称呼。这是指最关心提高这门艺术的地位的那些作家。他们是文学界的同人们在严肃地谈论到“现代文学”这样一个字眼时通常要提起的一些作家。这些作家那么偏爱《绅士》杂志，部分原因固然是它是对短篇小说稿酬付得多的寥寥几本杂志之一，此外还因为它拥有还算得上是同人圈子里的最大多数的读者。

我应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要用“同人”这个词。在六十年代，现代小说的游戏规则发生了决定性的改变。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照文化进化的术语说来，美国短篇小说从通俗阶段转入诗意阶段，这样突然的过渡险一些送掉它的性命。仅仅在二十

年前，短篇小说仍然被称为美国伟大的文学形式。除了坡和詹姆斯·布兰奇·卡贝尔等几个别具一格的人物的创作外，这种美国伟大的文学形式被认为是一种独特的短篇小说：现实主义的小说，生活的一个片段，经常带有一些地方色彩，抓住了这个向四面伸展的大陆的某一个侧面，这些特点那时仍然为人们所熟知。二十年前短篇小说依然是通过全国的杂志娱悦大众的一种主要形式。不管那些严肃的短篇小说作家在别的方面还有什么雄心壮志，他们总是记住要使广大的读者愉快，高兴，眼花缭乱或者受到感动，使读者们不断地跳舞！

在五十年代就开始改观了。到了六十年代，正如我所说的，变化非常迅速。如果大众，包括以前的广大读者，想看到有情节、有动作和现实主义的细节的故事，他们就转而去看电影，特别是在电视上播放的电影和有续集的惊险片。在六十年代还发生了一件更奇怪的事。记者们也开始同样掌握了美国的短篇小说作家长期依赖的社会现实主义的写作技巧。实际上，他们已开始以十分老练的手法运用这些技巧，而且他们用不着以小说的形式遮遮盖盖。这就是那个众所周知的“新新闻报道”运动，或者用更好的字眼称之为发展。这两种力量——电影和“新新闻报道”——可能已经足以使严肃的小说家们改弦易辙，这正如二十世纪初期摄影技术的兴起促使画家和雕刻家们转而反对表现主义一样。

事出偶然，还有第三种力量同时袭击了美国的文坛：欧洲的形式主义。欧洲的知识分子，例如乔西·奥蒂格·Y·加西特、T·S·爱略特和H·C·威尔斯早在二十年代就在议论现实主义小说的“死亡”了，这比“小说的死亡”这个字眼在美国流行要早三十年左右。在狄更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詹姆斯、普劳斯特和乔伊斯之后，还有什么东西剩下来给



现实主义小说写的呢？这种态度自然要强调新的形式。正如埃兹拉·庞德所说的：“要创新！”这反映了贯串在法国的一切艺术作品中的一种精神。在二十年代期间，形式主义在美国的一些文人中颇有进展——例如在埃德蒙·威尔逊的理论中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出来——然后萧条时期到来了。萧条将美国作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社会问题上来了，这样三十年代又变成美国文学中社会现实主义的一个伟大时期了。

现实主义运动竟然如此强有力，使美国文学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期间上升到最高的国际地位。然而到了五十和六十年代，形式主义终于取得了胜利，在青年作家中更为突出。现在的作家都倾向于在大学里初试锋芒，而在大学里欧洲的种种影响，例如所谓的荒唐文学，是无法抗拒的。人们喜爱的榜样不再是海明威、多斯·帕索斯、菲茨杰拉德、福克纳、托马斯·沃尔夫和舍伍德·安德森——而是卡夫卡、贝克特、赫西、平特，还有更近的叶甫盖尼·沙米亚京和象巴勒斯和博格斯这样的人物以及更年轻的作家，巴塞尔姆和皮恩宠。

结果是产生了一种新型的短篇小说，它展现了形式主义的全部胆略和困难。从形式主义者的任务说来，他已经不再是为一个笼统的“大众”写作，他不再照通常的方式致力于娱悦大众，吸引注意力了。他是为一群同人写作——这群同人不仅包括其他作家，还包括那些精于此道的读者，他们不仅能欣赏形式、技巧和艺术水平，而且能够带着熟知已被尝试过的技巧这样的背景来阅读新创作。

这就导致我称之为美国短篇小说的诗意阶段。这种短篇小说正在逐渐发展一种诗学系统，或者叫做正规的程式，这种程式是仿照十八世纪的英国诗人——还包括英国读者——所遵循的古典主义程式的。

在这本选集里最理想、最典型的一篇小说——因此也是为了理解现代小说而进行研究的最好的例子——就是雷蒙德·肯尼迪的《室内温度》。我应当承认，我觉得这篇小说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引人入胜。正象在奥尔托伊德牌薄荷糖的罐头上所写的：“味道奇浓。”

这篇小说讲的是一个名叫杰克的男人，象个隐士一般住在树林中一间简陋的小屋里。时届隆冬，可是小屋里没有水管装置，没有电，也没有其他任何现代文明的设备。他对远离社会显然感到很高兴，但是作者没把他的背景告诉我们。地名也只字不提。杰克被一种无名的恐惧缠绕着。“我感到害怕。”他说。不久一个莫名其妙的来访者出现了。这是一个名叫迪克的男人，他在城里挨了打，被人扔在这里的雪地上，身上除了一只鞋子之外一丝不挂。城里的人这样蹂躏他，他竟然丝毫不感到沮丧，他想尽快回到城里去。

隐士杰克刚把迪克救起来，使他免遭冻死，但是迪克却以一种莫名其妙的态度对待他。他在杰克的小屋里把他差来差去，还要杰克跟他一起回去，显然是要杰克做他的仆人。隐士杰克不想去，但是他却发觉自己尾随着迪克来到雪原上。严寒使隐士杰克受不了了，他猛然跌倒在雪地里，开始逐渐冻死……而迪克却继续走向文明世界，甚至没有对他说一句温暖的“再见”。在小说的结尾，杰克正奄奄一息，而迪克早就走远了，并且顺利得很。

这种种因素——“隐士”或“孤独者”、“树林”（或“大海”和“荒野”）、“无名的恐惧”、“没有背景”、“没有地名”、“莫名其妙的来访者”、“莫名其妙的态度”、“莫名其妙的力量”、“冻死”（或“瘫痪”）——再加上一种一事无成、毫无意义或大难临头的气氛——这些因素在现代小说中不断出现。它们是新的诗意的一



个组成部分。甚至这些最最次要的程式也经常被人们以奇怪的方式加以遵循。例如，“没有地名”这一条。甚至当地理环境已经一清二楚而且已构成小说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时，作者也未必肯说出它的名字来。布鲁斯·杰伊·弗里德曼那篇描写可卡因麻醉剂的小说《夫人》（照我的意见，是这本书里的一篇杰作），显然是以纽约市为背景的。我就可以把小说中纽约市的餐馆的名字说出来，可是弗里德曼连城市的名称都不肯讲，更不用说城里的餐馆了——新程式中“没有地名”这一条就是这样有力。戴维·赫德尔斯的《审问》的背景显然是越南，但是他就是不想做把地名说出来这样的蠢事。托马斯·邦特利的《八次会见》同样如此。地点是彻头彻尾的旧金山，可是邦特利不说，以免毁坏了他的杰作。我们过了一会就会看到，他们遵循这样的程式的理由是够迷人的。

新的诗意的另外一些程式更加严格。居然会有这么多作家遵守它而仍然能够引起读者的兴趣和神秘感，这就是对他们的天才的最崇高的赞誉了。例如，在这本书中，除了雷蒙德·肯尼迪的《室内温度》之外，还有很多小说中的人物都处于早发性痴呆症的孤独之中，他们在肉体上或心理上麻木了，充满“无名的恐惧”……“下午，我在楼上卧病在床，望着黄色天花板上默默地摇曳着的树影”（迈克尔·罗杰斯的《伟大的感情》）……“只有我们两个：孩子和我。我独自睡觉。杰斯走掉了”（乔伊·威廉斯的《海岸线》）……“莫尔登克过着一无所有的生活。小时候，他就被关在象瓦砾堆一样的房子里”（戴维·奥尔的《某个莫尔登克》）……“他把两臂垂在身旁做了个表示绝望的手势，退后几步靠着最近的墙壁，两腿交叉，低声恳求着：‘不过在哪儿？说下去啊，告诉我在哪儿？’因为，你瞧，他正在恳求得到孤独……完全的、深沉的孤独。他在那里可以把分崩离析的东西拼凑起来”……最后一

段是从 A·B·耶霍舒亚的《面对森林》中摘出来的。新的程式竟然如此强有力以至耶霍舒亚那篇小说跟肯尼迪的《室内温度》处处雷同，就象同一出日本歌舞伎的两种译本一样……一个人独自在树林里，逃避了一种无名的恐惧，又添了一段新愁，遭逢了莫名其妙的来访者和其他力量等等。

一种毫无希望，还要糟糕，毫无目的的感觉，一种世界末日将临，一切都完了，黑暗漫天盖地般铺过来的感觉——总之是虚无主义的感觉——贯串全书……“我们一无所待”……“样样东西都有鸡的味道”……“世界是毫无目的的意外事件”……“还剩下什么东西没写到呢？”我特别喜欢“样样东西都有鸡的味道”这一句。摩登时代嘛！

然而，这种虚无主义多半是令人信服地表达出来的，充满一闪而过的、十分精彩的幽默感，这种幽默感是故作荒唐的，具有痴人狂笑的风格……而所有这一切又是以某些修辞手法来增强的，这些手法已构成这些作家的诗意的一部分。他们经常喜欢用古色古香或过分文雅的语言，创造出一种莫名其妙的旧式气氛……“请问，当你已听说夜幕降临还为何到此呢？”（詹姆斯·珀迪的《我是伊莱贾·思拉什》）……“‘黑暗的深渊啊！’我在悬崖边上尖声叫道，‘抓住我！抓得我贴近你腌臢的黑色的内脏，压碎我的骨头！’”（约翰·加德纳的《格伦德尔之歌》）……提起性的生活就经常用最精细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委婉措词……“常常欣然许身”（威廉·哈里森的《吃它》）……“我不知道她是否曾委身于斯科特”（托马斯·邦特利）……

很多作家尽量避免写对话。有些作家，譬如博格斯，一开头就觉得写对话很不舒服。另一些作家，如弗里德曼，过去写对话很拿手，但是现在为了遵守新规则，也在对话上有所克制。此外还有一些作家用短的、平淡无奇的句子写对话，竭力避免会赋予

它具体的、现实主义风味的手法，如加重语气、矫揉造作的文风或重复句型等等。他们在叙事时也经常用这种短的、平淡无奇的句子。有时，这种写法会产生这样的印象：某种不可思议的而且可能是无法控制的感情正在文字的表面之下沸腾，随时可能喷涌而出，这一点在杰里·邦珀斯的小说《在尤蒂卡》中表现得特别突出：“我愿意把他们的名字在这里列出来，但是这样的细节还是不留记录为好。他们中有五个人卷入了这个阴谋——另外还有一、两个旁人。时间将会暴露他们：一群叛徒。”

这些作家中有很多人将短句子构成短的段落，然后将这些短的段落组成短的“块块”，所谓“块块”就是用空白分开的小节。这些小节在纸上看起来跟诗节差不多。每一个块块中止时，往往使人思索这一节说明了什么——*presque vu!*——几乎已经看到啦！在真正懂得这种手法的作家手中，它会使你在逻辑上疯狂地飞跃，这种飞跃你以前从来没有梦想过。无可争议的“块块皇帝”是理查德·布劳蒂甘，载于此书的《在美国捕鲟鱼》一书散佚的几章就是一个例子。布劳蒂甘写得如此出色，以至他的模仿者多得象美洲的河蚌一样（其中有一些人的作品已被选入这本书）。

因此，概括说来，我们现在有一种短篇小说，小说里的人物不受历史、地理、国籍或政治派别的约束。他们经常住在大自然的环境里，例如森林、大海、沼泽地或荒野等等。他们如果说话，就使用一种不透露他们的阶级、地区或种族的地位的语言。他们的行动经常用古旧的字眼加以描绘。他们对一些莫名其妙的抽象力量作出反应，常常可能在体力方面造出一番异乎寻常的奇迹，例如吞吃房子和城市（如《吃它》里所描写的），所有这一切都使读者从现有的材料中去搜寻隐蔽的、更高级的寓意。这种手法是什么东西的特征呢？当然是寓言、神话、警世故事和传

说。这你就说对了！

我想这些新诗意的作家经历过的心理活动过程是这样的：“现实主义的伟大传统已经被电影和‘新新闻报道’篡夺去了，我无法跟它们竞争。此外，现实主义已经搞过了，完成了。但是我怎么能抛弃现实主义和它的一切非凡的力量而又能超过它呢？有了，只要回复到一种具备文学作品的基本要素的形式，一种纯净的、水晶般的形式，这种形式不依靠描写很快过时的日常生活细节来达到效果，它直接跟人的知觉发生联系，它同语言本身一样永恒，跟想象力享有同样的权威！——寓言！传说！警世故事！神话！”

仅仅如此倒还可以……精灵在到处出现了……有个“新寓言家”马克·J·米厄斯基，在他新发表的《小说》一书的宣言里写道：“我们就是不能相信人们已经对短篇小说厌倦了，美国的耳朵已经永远萎缩，听不到神话、寓言、谜语、似非而是的妙语了”……“在神话里，”他引用梭洛的话继续写道，“超人的才智把人类的下意识作为跟未出世的人交谈的象形文字。”真妙啊！剩下的工作就是坐下来动手干了！

有些“新寓言家”们真的说干就干了。他们直接用寓言、神话的形式和节奏来写旧的史诗般的历史故事：约翰·巴思（《邓尼亚扎迪亚德》）、博格斯、约翰·加德纳、詹姆斯·珀迪、詹姆斯·赖因博尔德（《家属肖像》）、哈里森、艾伦·V·休厄特和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奎斯。其余的人只要遵循“没有背景”、“没有地名”、“没有对话”和“莫名其妙”这些程式，就是向“新寓言主义”致敬了。

不过，“新寓言”也有一些现代的特殊问题。过去，神话、寓言、传说和警世故事一般总有一个相当明显的说教。它们一直显示出广泛的宗教、文化或民族的价值，表达更崇高的感情、更



伟大的情操。但是，当今西方知识界的一个臆说是，这些伟大的社会法典也已经过时，就象文学上的现实主义一样精疲力尽了。结果就出现了我们已经看到的虚无主义。这些作家面临的几乎令人发呆的问题之一是要写没有道德说教的道德故事。因此就产生了这些小说的压倒一切的多愁善感的调子、无名的恐怖气氛……“无穷无尽的焦虑”……“带着微笑的绝望”……

根据这一点就容易明白，为什么“无穷无尽的焦虑”的寓言的鼻祖卡夫卡会成为当代青年作家曾经如此宠爱的榜样了。要说嘛，他过去也太得宠了。用字母 H., V. 和 T. 等(但出于某个理由从来不用 C., D. 和 E.) 来表示名字的卡夫卡式的手法，已经不再能产生刺激了。这种手法的基础已经动摇。这也许就是发生下述的变化的原因：一些保持卡夫卡传统的年轻作家，例如写《在尤蒂卡》的杰里·邦珀斯，似乎正在更多地转向新发现的榜样，如旧俄的象征主义者叶甫盖尼·沙米亚京等。

但是，即使“虚无主义”和“无穷无尽的焦虑”来一个大混合——在沙米亚京的《我们》这篇作品中虚无主义表现得最淋漓尽致了——也用不着任何人为新的一派美国作家的道德力量担忧。“虚无主义”和“无穷无尽的焦虑”毕竟是已被接受的当代文学程式，而文学程式跟其他任何程式一样：它们是彬彬有礼的标帜，不是心灵上的创伤。我很高兴地报告，我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没有发现一丝一毫的真正的绝望。相反，我发现了一些轻松愉快、乐于嬉笑的因素。我发现一群相当年轻的作家，他们的体格象野兽一样健壮，胸怀大志，性情开朗；这些人债台高筑，可是仍然到大马路的百货店去买枕头套，然后径直走向酒店后部卖法国酒的柜台，始终兴致勃勃，对未来充满信心；这些人甚至会在预选会参加投票……他们当然有充分的信心去掌握“新寓言”这种很难的形式，不管游戏规则多么新也照章办事；尽管诗意的格

律很严,也注意遵守;象最守规矩的十四行诗作者那样发挥高度的技巧去灵巧地操纵新程式;并且给那些真正具有文学修养、精于此道、足以置于高尚的同人之列的读者带来文化的传统的灿烂光华。

因此,归根到底,谁要除外呢?一个也不除外!由于上了这现在结束的短短的一课,读到这里的任何人都可以自认为合格、已得到担保并且已被批准参加——甚至可以宣誓……

(闵籁译)



# 八次会见

(美国短篇小说)

作者 托马斯·邦特利

—

我们坐在一家海滨旅馆的酒吧间里，望着外面翠绿色的小海湾、拍岸而来的白色怒涛和嶙峋的黑色岩石，那些岩石的样子就象搁浅的轮船的船身。远处的海面上大雾弥漫，恍如上下两截色泽分明的一堵高墙——下截深蓝，上截雪白。我正在喝一杯金利特酒。

“你认为会有一个骚扰创作灵魂的恶鬼吗？”雷蒙问道。“我已经有六个月不能工作了。”

“我自己也有好几个星期干不好了。”莫顿说。他这句话造成一片尴尬的沉默，因为我们中间有些人认为莫顿向来干不好。

“说这样乏味的话实在令人讨厌，”温尼说，“不过有时总有这样的感觉：一切都做完了——可以写的东西一点也不剩了。”

坦尼娅微微一笑，目光转向别处。坦尼娅是个女诗人，但是她从未出示过她的作品。即使她发表过的话，用的也是笔名。没有人知道她写的是什么东西，我们都十分好奇，我们断定她的诗是很精妙的。

建筑师伯特带着厌烦的神色。在我们之中只有他一个不是作家，我们都知道他对作家的意见。伯特是个很有成就的建筑师。他造的房子在全城到处耸现，实际上毁坏了那些别具一格的风光明媚的小山。我肯定我们都瞧不起伯特。

“看啊，”有人说，“在那边——另一块海岬的边上，那些是鲸鱼吗？”

我们都朝那边望。过了一会我看到一种白色的或很浅的灰色的东西露出水面，但转瞬即逝，随后一个接一个地层出不穷。

“是的。”莫顿说，“我想是鲸鱼。”

“我想是的，”朱利安应声说，“虽然现在已经相当迟了，对吗？”

“我听说在这里可以看见鲸鱼，”库尔特说，“不过我以前一直不相信。多迷人啊。”

“亲爱的，”温尼问我，“你打算在这里过夜呢，还是跟别人一起回城里去？”

“我要回去。”我说。

## 二

我们坐在游艇俱乐部旁边的露天甲板上的一张桌子旁，越过海湾眺望远处白茫茫一片的城市。在我们坐的地方阳光和煦，但是在海港入口处的桥下迷雾的触手已经在爬行了。帆船和巡洋舰在我们下面温文地停泊着。海鸥在我们头上侧飞、盘旋。我正在喝马提尼酒。

“天啊，从这儿望过去城市显得真可爱。”小莱昂斯说，他喜欢大呼小叫。

“是啊，”朱利安说，“隔开这一段距离，伯特的摩天楼差不多

可以算得上是精品了，对吗？”

伯特带了斯科特和库尔特去乘他的帆船了。他不在场的时候我们总是感到自在得多。

“你跟你那个恶鬼相处得怎么样？”莫顿问雷蒙。

雷蒙摸一下他漂亮的胡须。他手臂上的毛浓黑、鬃曲，就象他的胡须和从他半敞开的衬衫里露出来的毛一样。“我正在设法跟它交朋友。”他说，“我已经供奉过它好几次了。我正在设法弄清楚它需要什么。”

“哪一种供奉？”温尼问道，“我希望不是用人吧？”

谁都摸不透雷蒙。

“比这还要珍贵。”雷蒙说，“我正在烧手稿。”

“我的天哪。”辛西娅说，“那可相当激进啊，是吗？”

雷蒙耸耸肩。“到目前为止只是烧了我初期的作品。但是我已经不顾死活了。那个恶鬼掐住了我的喉咙。真可怕。”

坦尼娅自顾自温柔地微微一笑。我看见她的目光越过海湾遥望远方，她那双美丽的碧眼就象宝石。我不知道她的新诗写成后是否在任何人都未能看到时就付之一炬了。

一只海鸥停在我们桌旁的木栏杆上。莫顿戏谑地给这只海鸥一块饼干。海鸥仿佛受了辱朝后退缩。然后它伸出它的长脖子用它的长嘴优雅地从莫顿的手指间衔去这块饼干。

我们都纵声大笑。

“噢，嘿，真妙啊！”小莱昂斯叫道。

那只海鸥被我们突然爆发的吵闹声吓得飞走了。女人们都本能地遮住头。

朱利安在桌子下面抓住我的手。“你准备去参加伯特乔迁之喜的聚会吗？”他问我。

“我讨厌伯特。”我说。

“不过那个聚会可能相当有趣。”朱利安说。

“我讨厌乔迁之喜的聚会。”我说，“此外，我没有贺礼。”

坦尼娅转向我用她的美丽的眼睛嫣然一笑，我觉得我们好象变得更亲近了。

### 三

我们都在罗耶尔旅馆的克朗室。

“所有这些游客，”朱利安说，“所有这些来开会的肥胖的中年人，真他妈的令人丧气。”

“我们到这里来究竟干什么呢？”温尼问道，“今天啥也看不见。”

这是真的。浓雾漫天，我们确实只能望见我们正对面的旅馆的楼塔。两幢旅馆和它们顶楼的鸡尾酒室，象两只机警的巨兽一样对视着。偶尔一阵浓雾飘过会遮住互相敌视的三角形墙的尖顶。

我正在喝一杯曼哈顿酒，对它并不感到很满意。

“跟我们讲讲你的恶鬼吧，雷蒙。”库尔特说，“你设法安抚他了吗？”

雷蒙凝视着外面的雾。“啊。”他说，“啊。”

“这个夏天我自己的工作也很不顺利。”朱利安说，“我恐怕得换个环境了。”

他很快地望了我一眼看我对他离去是否介意。我对他微笑一下竭力表明我并不在乎。

“我觉得，”温尼说，“我们都被某个近在眼前的大灾难缠住了。假如这个世界明天就灭亡了……”

“唔，这倒或多或少会给我们提供一些写作的题材。”斯科特

笑了起来。

“也许它已经灭亡了。”库尔特提醒说，“下面连一个鬼东西也看不见，你们看得见吗？”

“不，不。”温尼说，“我的意思是，假如它灭亡了怎么办？这些事还要紧吗？”

“我要去问我的恶鬼。”雷蒙说，“我开始相信他是个很聪明的鬼了。”

“为什么用阳性呢？”辛西娅卖弄风情地问道，“也许你被一个女鬼迷住了。”

雷蒙喜形于色。“我没有想到过这一点。你可能说对了，辛西娅。”可以看得出他非常高兴。“现在我知道该怎样对付她了。”

我们都哈哈大笑，只有坦尼娅除外。我不知道坦尼娅是否跟雷蒙鬼混过。

“我想为我的新房间买一幅画挂挂。”小莱昂斯对我说，“你愿意在明天陪我到一、两个艺术品陈列馆去走走吗？我断定你的鉴赏力很高。”

“噢，我的鉴赏力恐怕很差劲。”我说，“此外，我自己保证过明天要工作。”

“那末你至少还在工作罗？”他问道。

“有时。”我说，同时竭力捕捉坦尼娅从远处投来的凝视。

“猪猡！”朱利安说，“一大群令人讨厌的猪猡！我想我们不该再到这里来了。这里一点也不开心。”

#### 四

我们在海滩上的一家餐馆看海豹。那天没有雾，我们可以

望见那些黑色的、闪闪发光的、毫无体态的动物，它们正在黑色的岩石上晒太阳。窗户上由于蒙上了一层很厚的盐霜而显得模模糊糊，我们坐着的房间里的空气闷热难当，但是那些爱尔兰咖啡很不错。

雷蒙没和我们在一起。我们都感到轻松了一些，因为他似乎无论到哪里都带着他的恶鬼，这已经弄得大家都灰溜溜的。

“当然罗，说一切都做完了是无稽之谈。”朱利安评论道，“世界在变化。新的事情不断发生。我们每个人都出类拔萃，我肯定我们观察事物也都别具只眼。你们知道，独创性只不过是神话，要紧的是真实地反映自己独特的观察。”

“但是艺术不是真实。”库尔特说，“我们当然都已知道艺术与任何真实无关。”

“也许它是唯一的真实呢。”辛西娅说。

“那是一样的。”库尔特说，“问题是艺术不必模拟生活。它必须走自己的路。艺术与生活毫无共同之处。这当然是显而易见的。”

莫顿不舒服地扭动着身子。“至于我自己，”他说，“我仍旧喜欢小说具备最低限度的真实性。我的意思是，许多老标准还有用。一个人首先必须成为巧匠。”

我们都知道莫顿对自己的技巧很自负。六部长篇小说，技巧完美，完全符合传统，却毫无成功之望。莫顿对自己不被鉴定家们重视很反感。他觉得如此多产理应受到相当的尊重。

温尼问道：“你没有希望过当个制片人或者别的什么吗？我是指可以充分发挥创造性的任何工作，除了当个小说家之外。”

“没有。”莫顿说。

“我很佩服安东尼奥尼<sup>①</sup>的某些作品，”朱利安说，“但是费

<sup>①</sup> 安东尼奥尼：即炮制反动影片《中国》的反华小丑、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



林尼是个骗子。”

“真正的艺术家都是骗子。”库尔特说，“这是不言而喻的。我宁愿做个魔术师——变戏法的，甚至巫师也好。”

“那末你就可以在雷蒙和他的恶鬼之间进行调停了。”斯科特笑着说。

## 五

“你没来参加我乔迁之喜的聚会我感到遗憾。”伯特说，“我们都想念你。”

我咕嚕了一句虚情假意的话表示道歉。我们是在水族馆不期而遇的。（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吗？我感到奇怪。）这天下午不是周末。水族馆里挤满了来游玩的学童。我们坐在一个阴暗角落的长凳上。伯特把他的酒瓶递给我喝。里面装的是伏特加。狡猾的伯特。

“你常到这里来吗？”他问道。

“不。”我说，“只有不能工作时才来。”

“噢，那末你的工作也卡住了，是吗？”

我看着那些长身、光滑、柔软的鲨鱼在温德斯蓝色的水缸里往返游动。“我不谈我的工作。”我说，“运气不好。”

“你知道，”他说，“我对自己没当作家感到高兴。你们都好象过着这样拚命的生活，……这样苦恼，这样……这样……”他对鲨鱼瞥了一眼。“贪钱。”

“生命虽短促，”我说，一边喝了他一大口伏特加。“艺术传万代。”

伯特叹了一口气。“我想你听到关于小莱昂斯的消息了吧？”

“没有。他怎么啦？”

“开枪自杀。在上星期四。不过，他弄得很糟糕。人家说他将永远失明。这不可怕吗？”

“可怕。”我说。

那些学童们的叫声在黑暗的房屋里回响，回声里夹杂着回声，就象电子音乐一样。

“你对这个可怜的家伙似乎并不很动情。”伯特说，“他很喜欢你呢。”

“你看见过海豚吗？”我问道。“它们十分有趣。”

“我已经决定离开我的老婆了。”伯特说。

“我以为你已经离开了。”我说。

“我离开过。”伯特说，“但是二月里我回去了。为了孩子们，你知道。这是个错误。她已经把他们转过来反对我了，这只母狗。我的小孩都是没用的小混蛋。你这个周末打算到湖滨去吗？”

“不去。”我说，“我对那个湖讨厌得要死。你瞧——他们就要喂鲨鱼了。”

## 六

我们都在高山别墅楼上的鸡尾酒室里喝得烂醉如泥。那时已是晚上十点钟，我们仍旧等着上菜。我在饮第四杯旧式鸡尾酒。

“你的样子很可怕。”温尼对雷蒙说，“是你那只恶鬼在作怪吗？”

“我好几个星期睡不着了。”雷蒙说，“她正在一点一点毁灭我。我要是能发现她需要什么就好了！”

“显然是你漂亮的身体。”朱利安说，脸上带着他特有的得意的微笑。

“她想不让你写作。”辛西娅说，“非常简单——你只要永远放弃文学就能摆脱她了。”

雷蒙捏紧他的大拳头。他的乌黑的拉丁人的眼睛放出瑰丽的光彩。“永远不放弃，”他说，“永远不。”

斯科特说：“照我看来问题是脱离了乔伊斯<sup>①</sup>那一套怎么办？形式技巧上的一切可能性难道真的都利用完了吗？”

“当然用完了。”朱利安说，“小说的形式只是一个干燥的膀胱。”

“多么生动啊。”辛西娅眨着她的假睫毛说。

“他妈的，我们什么时候能吃到菜啊？”莫顿想知道这一点。

我凝望着窗外的城市的灯火。我可以看见桥的一部分，越过那黑黝黝的深不可测的河水，还可以望见飞机场闪闪发光的轮廓，它就象一件黑色的天鹅绒长袍上的一条缀着光片的花边。

“说真的，”温尼说，“还剩下什么东西没写到呢？上帝已经死了。家庭已经完了。社会已经分崩离析。两性题材已被利用到有自尊心的作家不愿碰的地步。人们对精神错乱这匹可怜的老马也厌倦不堪。”

“我想我们关于精神错乱已经几乎没啥好写了。”朱利安说，“当然罗，如果我们丧失了神学，还有鬼学。这又使我们想到雷蒙了。”

我环视全桌，心里惦记着坦尼娅，她今天晚上没跟我们在一块。

<sup>①</sup> 乔伊斯：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英国颓废派作家。他的创作刻意描写主人公的变态心理和糜烂生活，追求烦琐的细节描写和奇特的用语。有的作品甚至达到不可理解的地步。代表作有自传体小说《青年艺术家画像》和长篇小说《尤利西斯》、《菲内根的觉醒》等。

莫顿活跃起来，从墙上摘下一串母牛的颈铃挂在自己宽阔的肩膀上。“哞，”他叫道，装出一张母牛的脸，耸耸肩膀使颈铃发出“叮咚、叮咚”的响声。“哞。”

“莫顿，”朱利安评论说，“你是只蠢驴。”

## 七

我第一次来到坦尼娅的房间。房间里的家具都漆成黑色和金黄色，非常引人注目。还有很多东方的小玩意，我公开表示欣赏。我从凸出的窗户朝外望，可以看见带着灰须般的枯枝的一株高大的棕榈树和海盗山大厦的倾斜的屋顶。蓝色的海湾上白帆点点，好象点缀着一个个白色的逗号。黄昏的迷雾在桥头萦回不前，似乎在等人请它进来。

坦尼娅的猫卡利本在我的膝上咕噜咕噜地叫。我们正在喝一种便宜的红酒，借以延长我们一起抽过的大麻香烟所产生的兴奋状态。

“你曾经设想过瞎了眼是个什么滋味吗？”她问我。

“想过的。”我说，“自从小莱昂斯瞎了以后。”

“啊，可怜的小莱昂斯。”她说，“可怜的雷蒙。可怜的朱利安。可怜的大家。”

“可怜的卡利本。”我说，一边抚摸着那只猫的柔软的毛。

“你想这里会发生另一次地震吗？”她问我，“我是说真正大规模的、毁灭性的地震。这不是很可爱吗？这可以把伯特的混账房子一一摧毁。”

我希望能想出个办法使坦尼娅把她写的诗拿出来给我看，既然我们已经成为情人了。

## 八

“雷蒙回巴西去了。”西德尼说。当他点燃一支肮脏的雪茄烟时，几个钻戒在他肥而短的手指上闪闪发光。

我们都在维斯塔餐馆里象通常那样紧紧地挤在一起。伯特在我的一边轧住我，另一边是莫顿。桌子对面坦尼娅被斯科特和朱利安夹在中间。斯科特搂住坦尼娅。朱利安不断设法引起我的注意。我在呷法国白兰地。

“你们认为他会最终在巴西摆脱他的恶鬼吗？”温尼问道。

“我想他是希望把它留在美国的。”库尔特说。

“我非常羡慕他。”朱利安说，“我盼望换换环境已经盼了好久了。我们对这个古老的城市的好地方都利用完了。”

“本来是有许多好地方的。”库尔特说，“有个东西把它们搞糟了。整个城市都被搞糟了。”

“是那些游客搞糟的。”西德尼说，“还有嬉皮士。还有诈骗犯。还有骗子。还有小偷。还有妓女和老鸨。还有春宫作者。还有毒品贩子。还有警察。还有同性恋者。还有煽动者。还有政客。我主要归罪于那帮政客们。”

“人们感到南美洲的生活无论如何总要丰富些。”辛西娅说，“更高贵。更有意义。更有趣。他们有狂欢节和音乐节以及其他欢乐活动。”

“还有教会。”温尼说。

“上帝还活着，他正躲在南美洲。”斯科特说罢哈哈大笑。其他的人都懒得笑，虽然坦尼娅淡淡地微笑了一下。我不知道她是否曾委身于斯科特。

“在亚马孙河流域的丛林里，”朱利安说，“仍旧有用人来作

祭品的仪式。还有吃人肉的习惯。还有头缩进去的人。”

“还有巫术。”库尔特说。

“看啊，”有人叫起来，“卖酒柜台旁边的那个男人手臂上有一只鸚鵡。”

“是有一只。”朱利安随口说，“一只眼睛上还戴着一块眼罩。你们说他还可能有一条假腿吗？”

那只鸚鵡想去咬那个人的耳朵。

“噯呀，”莫顿吸了一口气。“那是小菜昂斯！”

真的是他。

“他变得多老啊。”温尼说，“这个可怜的家伙。你们认为我们应该请他过来吗？”

“我不愿意。”西德尼说，“他已经看见我们了，不过我想他并不希望我们把他认出来。”

“可是我本来以为他两只眼全瞎了呢。”坦尼娅惊奇地说。

“显然只瞎了一只眼，亲爱的。”温尼说，“那次诊断是不成熟的。我的天，他手臂上带着那只鸟的那副模样可也真够瞧的。喂，有谁想在这次周末到山里去逛逛啊？”

“天啊，不去。”朱利安说，“又是老一套。”

“让我们到一个新地方去吧。”坦尼娅说，“很远的地方，远啊，远啊，远啊——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想到这个前景，她的双眼就变成绿色的火焰了。

“有了，”辛西娅说，“我们可以到巴西去！伯特可以用他的飞机载我们去——你说行吗，伯特？”

“我估计能行。”伯特说。他转向我，“你也愿意到巴西去？”

“还能见到雷蒙吗？”我问。

“当然罗，”他们齐声嚷道，“雷蒙！雷蒙！我们要见雷蒙！”

我看了看坦尼娅。她偷偷地略微点一下头，好象在说这可



以接受。

“那末，巴西万岁！”我叫道。

我们都为此干杯。

(冈籁译)

## 美国艺术动态

### 美国资产阶级演出艺术日益凋零

据美国报纸报道，在通货膨胀的打击下，美国很多演出艺术团体都入不敷出，正面临破产的威胁。

1974年8月6日的《华盛顿邮报》以“演出艺术：趋于破产”为题报道说，“福特基金会”在8月6日发表了它对演出艺术团体的经济情况的调查

报告。报告承认已陷入财政困难的美国演出艺术“正无情地转入一个更为严重的财政危机”。在被调查的华盛顿的五个演出团体中，“国家芭蕾舞团”已经散伙，“华盛顿戏剧俱乐部”今年已停演了一个季度，其余三个团体也岌岌可危。目前各个演出团体的收支差额，主要靠私人 and 团体的捐款以及政府补助来弥补，但是这个差额有日益扩大之势。据一些查帐员的预计，即使按照每年上涨百分之七的较低的通货膨胀率计算，到1980—1981年的戏剧季节，单单戏剧团体的收支差额就将猛增到四千万美元。

艺术家们眼看就要饿饭，都惶惶不安，怨声载道。据1974年6月20日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今年6月在普林斯顿大学举行的“美国戏剧界首届代表会议”上，不少人为剧团的收入问题唉声叹气。舒伯特剧院的伯纳德·雅各布斯哀叹说：“就我们所知，赢利的戏剧已毫无前途。我们必须同舟共济。”然而，在通货膨胀的恶浪的冲击下，这条破船又怎能免除覆舟之患呢？

## “游击戏剧”在美国空前活跃

在美国资产阶级戏剧日趋没落的情况下，最近几年在美国街头出现了一种新的戏剧形式——“游击戏剧”。

据约翰·韦斯曼为《游击戏剧》一书所写的“观察家评论”中介绍，“游击戏剧”就是街头戏剧，它是美国近年来“激烈的政治动乱”的产物。美国的资产阶级戏剧在一小撮垄断资产阶级的把持下，越来越脱离现实。舞台上充满了裸体女人等乌七八糟的东西，而美国广大人民，特别是黑人和拉丁血统的美国人在舞台上毫无地位。即使偶尔露一露面，也被肆意歪曲、丑化。通过近年来一系列的斗争，美国受压迫的各族人民认识到“戏剧不仅是一种娱乐的工具，……它能够反映、说明、表现、记录有时甚至还能导致一场革命。”因此，他们纷纷采用“游击戏剧”的形式为现实斗争服务。

“游击戏剧”在内容上揭露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腐败，提出包括“用暴力推翻现存的制度”等解决办法；在形式上也比较生动活泼，道具简单，易于上演，所以深受群众欢迎。在六十年代末，美国全国的“游击剧团”还不

到五十个,到七十年代初已迅速增加到近五百个。“游击戏剧”目前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上虽然还不够成熟,但是已初步显示了它的生命力。

## 黑人影片《分崩离析》上演

据 1974 年 5 月 11 日的《黑豹》报道,一部由美国黑人资助、在尼日利亚拍摄的黑人影片《分崩离析》从今年 5 月份起在美国乔治亚州的首府亚特兰大上演。这部影片是根据尼日利亚著名小说家钦纽亚·阿奇勃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小说已译成十七种文字,是美国各大学“黑人研究”课程的必读书之一。影片主要描写非洲青年奥比和他的祖父奥孔克沃抵抗入侵非洲的白人殖民者的故事。影片还塑造了一个新型的非洲青年妇女的形象。

报道说,由于美国摄制的黑人影片中充塞着凶杀、色情、吸毒等丑化黑人的镜头,《分崩离析》的上映是对这种污蔑黑人的行为的直接对抗。

# 钉鞋带

(日本短篇小说)

作者 有马赖义

载于日本《小说现代》1971年10月号

这篇短篇小说通过一个被誉为“黄金脚”的职业棒球运动员残废后失业而自杀的故事，反映了日本运动员的悲惨遭遇。

有马赖义的作品大多描写战争和政治方面，有时也写侠客、侦探小说。著有《终生未决的囚犯》（获“直木奖”）、《贵三郎一代》、《邻椅》等。

—

在更衣室的橱柜里，放着运动服和运动鞋袜。

新的比赛又将开始了，千寻万树正在更衣室里换钉鞋，突然“噗哧”一声，鞋带断了，橱柜里只放着两双钉鞋，一双在前一天晚上比赛的时候，由于千寻多次“偷垒”，弄得很脏了，所以这天他一来就换上了新的钉鞋，但是新的鞋带又怎么会断呢？这时，

千寻并没有想到会遇到什么不吉利的事情。于是他马上叫二队的选手来替他换好了鞋带。

千寻对于“钉鞋”就象生命那样宝贵。他除了柜里的两双以外，家里还有五双以上。看上去式样似乎相同，然而鞋钉的长短却是有讲究的，千寻就按照球场的泥土来选换鞋子。由于千寻的偷垒本领与防守技巧高明，使“塞内太阿斯”球队多次获得了胜利。千寻已经连续三年当了第一个击球员，他击出的球并不是“长挥击球”，但是每当比赛的时候，如果“塞内太阿斯”球队先进攻，对方的球队就感到非常棘手，特别是与千寻初次交锋时，要想接住他击出的球就更加困难了。拿这次运动会来说，千寻一个人就偷了二十二个垒，使球队一直维持着第二名。

去年，千寻获得了全国“偷垒王”的称号。但是在今年，千寻考虑到：凭自己的技巧，完全有把握一下子偷几个垒，甚至很快地跑到本垒得分，但是这样并没有全部发挥出自己的本领，如果一垒一垒地跑，把投手牵制住，使第二、三个击球员都能安全的出垒，达到全队出局少，得分多的目的，这样要比自己偷垒多更重要。领队也是这样要求千寻的，所以在今年，千寻个人的偷垒分就没有想象中那么多了。

无论在什么时候，参加什么比赛，千寻总是仔细地考虑着跑垒的事。他是个非常有经验的跑垒员，但是他从来不会盲目行动，在“离垒”的时候，他总是注意着对方球队的暗号，在不利的情况下，他是绝对不会轻易“离垒”的。千寻在高中的时候是个短跑运动员，进大学后改为打棒球。这时候他才明白，一百米短跑与棒球的跑垒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就是说，一百米短跑是沿着跑道一直往前冲；而跑垒的时候如果被投手牵制住了，就必须考虑往回跑到原垒，否则就有可能“出局”了，而且两个垒之间的距离不到一百米，还有一个区别就是不仅要跑得快，还要有高速

度的“滑垒”技术。在大学的时候千寻有一位很好的教练，名叫门田，正因为他有这位好教练，所以现在才能成为“偷垒王”。教练教了他八个滑垒方法，有“钩击法，预防双杀法，当踏进一个垒位后，马上又滑向三垒的方法，向二垒手进垒的方向滑行法，向游击手进垒的方向滑行法，以头部先进垒的滑行法和避开触击到的方法”。这些方法，千寻很快都学会了。当接手把球送得太短，游击手没能接到时，他总是向二垒右侧一公尺的地方滑去，然后一滚就触到垒了。实际上偷二垒要比偷三垒困难。

譬如，千寻在三垒，下一个击球员打了一个外野腾空球，或者是千寻在二垒，击球员在“安全打”的情况下，他能使用各种技巧滑到本垒。千寻还有很多“穿梭”的方法和冲破接手防备的方法。

“塞内太阿斯”球队在防守的时候，千寻又是一位具有高明技巧的“游击手”，他在守备时所起的作用，也是极其重要的。

千寻穿好了钉鞋后，走进了运动场。这次运动会比赛的场次已经不多了。由于千寻顾全大局，而不是争做“偷垒王”，因此其他队的选手赶上了千寻的“偷垒”分数。这对千寻并没有什么，但可把那些球迷们急坏了，他们纷纷写信来要求千寻争取多偷垒，然而他感到自己这样做，对球队的贡献远比个人争“偷垒分”要大得多。现在离成绩最好的球队还差三分，如果在以后的比赛中能打到三胜一负，形势就能转变过来。千寻沿着运动场的篱笆慢慢地走了一圈，这时场上还没有人。夏天将要过去了，所以流汗也不多，人感到很舒服。

准备晚上比赛的“打击练习”在下午三点钟就开始了，进行一个小时以后，五点钟重新整理运动场。选手们吃好饭，六点钟就开始做“守备练习”。这时，各队的领队才从家里乘车来，因为在对技术没有不满的情况下，他们是不会早来的。从三点到五



点钟之间运动员们都按照各人的情况进行练习，解决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所以场内看起来很乱，其实他们都在有计划有目的地练习着。

千寻爱喝咖啡。起初只是在他家附近车站旁边的咖啡店里喝一些，但是不久他就有了喝咖啡的瘾了。为了少花点钱，他从咖啡店里把磨好的咖啡豆买回来自己烧，这样要便宜百分之七十。他除了在家里喝，还把烧好的咖啡盛在保温瓶里带到球场去喝。有一次，他曾和领队就咖啡的问题争论过，由于他不喜欢喝酒，所以他认为咖啡比酒好喝。千寻在感到劳累和勉强得胜的时候，唯一能安慰他的就是咖啡了。千寻是个二十五岁的单身汉，家里只有一个老母亲，经济负担并不重，所以他认为喝点咖啡没问题。

四点钟过后，千寻换掉了湿透的汗衫，就来到球场内选手休息室。休息室里有电视机，点心和饮料。在炎热的夏季，选手席还有冷饮和冰柱。这些饮料水，领队是随便大家喝的，但是千寻却有自己的看法。他对好多投手与内野手们说：“比赛前适当喝一些是可以的，但是喝多的话，在比赛时动作就要受到影响。”他控制住自己在比赛时决不喝冷饮，可是却渐渐地喝一点儿咖啡。他相信，咖啡因能起到好的作用，即使喝了有利尿作用，但一出汗就没有了。所以他在比赛前总是买个夹心面包，喝自己保温瓶里的咖啡。在休息室里有本队的选手，也有对方“埃来奋芝”球队的选手。不在比赛场上时，大家都是好朋友。

“埃来奋芝”队的正接手一看到千寻就开玩笑地说：“‘黄金脚’，上次在比赛时碰到你，我实在没法对付，今天我可怎么也不让你有跑垒的机会了！”

千寻笑着对老接手说：“我就是跑垒。”

“一定不给你跑！”

“偏要跑!”

于是大家都哈哈地大笑起来。

守备练习开始的时候，千寻才来到运动场。他没有参加打击练习，按道理讲是不可以的，然而作为千寻，的确是没有必要天天做打击练习了。千寻认为做打击练习与守备练习完全一样，反正只要双眼盯住球就行了，而且练习反而比比赛吃力，如果认真地参加一次打击练习，就等于在比赛时打击五、六十个球。

两个队的守备练习都做完了，在整理运动场的时候，千寻换上了第三件汗衫。

## 二

防守队是后进攻的，但是他必须由投手投击整个比赛中的第一个球，这个球的好坏对大家精神上有很大的作用，因此可以说，它是关系到全局的命运。这一点大家都非常明白，所以有不少人是很怕做第一个投手的。那一天是一个年轻的投手，由于他连投了四个坏球，使第一个打击员千寻安全地上了第一垒。那时千寻的负担是挺重的，就是说：他如果直接向外场击出腾空球，迅速地进二垒与三垒，再到本垒得分，就轻松多了。但是他感到这样的意义并不大，如果牵制住投手，使第二、第三个打击员上垒，作用就更大了。这时投手对第二个击球员很猛地投了一只球，第二个击球员离垒了，他迅速地跑出，一下子就离开本垒约有三倍身长的距离。这是好的跑垒员才能做到的，因为一般的人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只能跑上一到二米。即使这样，如果他被投手巧妙的控制住，滑不进垒也是不起作用的。

千寻看着领队的手势。领队是个非常自信的人，也许是因

为有千寻那样出色的选手吧。千寻看到记分牌上已是一比二了，于是精神就更加振作起来。下一次记分牌上将会二比二还是一比三呢？当投手的球向外飞出的一瞬间，千寻就冲向第二垒了。

一般来说，在这种情况下防守队的“游击手”应该向二垒触杀，但是他接球后看到千寻的偷垒姿态，就对触杀二垒死心了，于是他迅速地把球送往一垒，使第二个击球员出局了。这时场上就成了“一死二垒”。紧接着“埃来奋芝”队的投手又向第三个击球员投出了一个快速球，击球声一响，千寻也不向打球的方向看，只注意辨明在三垒边上教练的手势。教练的动作是指示他前进，于是他马上冲进三垒，然后又向本垒跑去。这时最令人担心的就是跑垒员是否会出局的问题，譬如，打击员击出个腾空球或者地滚球后安全的上垒了，那么防守队一定会集中对付千寻。正好，第三个击球员将球击到了一垒与二垒之间，对千寻的跑垒是完全有利的。但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右场手很快地把球投了回来，“埃来奋芝”队的接手与三垒手联合起来，在本垒与三垒之间形成了一道封锁线。这时千寻离开本垒已经很近了。在这样防备严密的情况下，是不可能从下面滑进去的，千寻想只有乘接手接球的时候，自己飞越过防线踏入本垒。不幸的事情就在这时发生了，“埃来奋芝”队的接手正在千寻跳起来踏垒的一刹那，接过返回的球就向千寻腰上撞了一下。千寻万幸被接手这样一个冲击后，便倒了下来。这时裁判员大声地宣告千寻出局。

“怎么样啊？”接手忙问千寻。这时千寻还稍微有点感觉，但这只是一瞬间，之后千寻就完全失去了知觉。在倒下的时候，他的后脑猛烈地撞在地面上。

（“塞内太阿斯”队的村上领队以及在选手席上的  
教练员回忆）

千寻跳起来踏垒的时候受到了凶猛的冲击，一下子昏倒在地。当时教练员马上从选手席里跑出来，轻轻地按摩着千寻的头，过了一会才慢慢地醒了过来，他立即站起来后，只以十秒钟的时间就走到了选手席，在那儿他坚定而镇静地说：“让我把这场比赛结束吧。”

教练员紧跟着过来，揉着他的头安慰道：“冷静！冷静！如果是轻微的脑震荡，很快就会好的。”千寻还是坚持参加了比赛，到第一局的攻守调换时只花了七分钟。教练员急着跑到千寻的身边，用毛巾包着冰块捂在他的头上。到第一局结束以后，他也没有丝毫痛苦的样子，他拿着手套就精神抖擞地走了。

在第一局防守的时候，对方向千寻击出的两个地滚球他都妥善地处理了，他好象什么事也没有似的。

在第二局、第三局休息的时候，教练员总是跑来给千寻按摩头部，他告诉教练说自己已经好了。

也许人们已经忘记了吧，比赛到第七局的时候，场上的比分是三比一，“塞内太阿斯”球队领先。在第八局上千寻失误了一只球，起初领队想换一个游击手，但是稍微考虑一下后，还是决定暂时让千寻继续比赛，由他自己来扳回失误的分数。因为他在第五局时也打得很出色。他从第二局到第八局偷垒就获得了二分。千寻在比赛中就象什么事也没有遇到过那样。

第八局结束后，千寻回到选手席时，先在走廊上吸完一支烟，然后走进了选手席，他完全象平常一样。

（“塞内太阿斯”队的二垒手回忆）

我是千寻的邻居，当第八局结束后，他回到了选手席就嘟囔着说：“这一局胜利了，还有一局比赛就要结束了。”我说：“是呀，

我们已赢了，明天可以休息了。”这时，千寻吃惊地看着我说：“休息？别开玩笑，母亲已准备远途来看我呢。”我想，记错的事情是有的，但是比赛的日子选手们是应该知道的。于是我又重复了一遍：“明天是休息呀！”但千寻却回答我说：“不，我明天击球后就开始偷垒。”这时候领队与教练员都感到千寻有点不正常了。于是领队问千寻今天早上吃了些什么东西，他说他吃了吐司和牛奶，没有喝咖啡。其实他是喝过咖啡的。当教练员告诉他明天确实是休息后，他才说：“是吗？那么我们到北海道去看看。”领队和教练员都感到很吃惊，他们走到选手席的角落，低声地说了几句，就去叫来了救护车。第九局的时候，球队换了一个游击手，千寻被脱去了运动服，送往医院。

（医院的神经科医生加藤勋说）

我听了教练员详细介绍后，就让千寻躺下进行检查。我询问他第八局两队的比分时，他却露出了很苦恼的表情，表示什么也不明白。他所叙述的第一局到第八局的比赛经过与教练介绍的完全不同。“埃来奋芝”队的接手撞倒他的事实，他也全不记得。因此我们马上去把他母亲找来，千寻连自己的母亲也认不出来了。他说：“我在大学得了棒球冠军，那时母亲来过，但是这一位我不知道是谁。”我只得又把千寻的母亲叫到走廊上安慰她说：“他的记忆力暂时消失了，住院后，我们根据他的病情进行治疗，一个星期以后也许会恢复的。”于是母亲给他办好了住院手续。第二天一早，“塞内太阿斯”球队的领队和选手们都来探望千寻，但是见面后，他却一个也不认识了。午后，我给他做了“中脑波”，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的异常，那么可以明确地判断，千寻的记忆力是暂时的消失，只要保持安静，会慢慢恢复的。

关于记忆力这个问题，现在临床学上认为：在世界上除了记



忆丧失之外，还有记忆内容的变化、再生、再认、记忆痕迹、记忆的异常、记忆的保持、记忆材料与遗忘、记忆再形成、记忆的部分丧失等等。千寻是属于“记忆的异常”。“记忆的异常”被划分为，“记忆受到影响”和“恶化”这两种。“记忆受到影响”是属于一般的健忘症，但也分局部影响与全部影响两类。失去行动、失去认识、失去语言的健忘症被看成是受到一般的影响。还有一种健忘症是对新事物不能吸收，只保持以往的记忆。至于老年人退化或者发展成瘫痪，癫痫等等，也不全是由于精神错乱、头部撞伤所引起的。失去了以往的记忆，这称为“逆行性健忘症”，对某些事和人物的记忆只是暂时的消失……。在病历卡上就这样写着。

### 三

领队听了医生的诊断，起初感到有些疑问。医生的意思是由于千寻后脑撞伤，使他失去了记忆，那么他一直打到第八局又怎么解释呢？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比赛中他和以往一样打得很出色，并能考虑跑垒，处理地滚球。尽管打了一只坏球，但还是圆满地完成了比赛任务。然而千寻确实是什么也不记得了。如果在第一局出事后立即送进医院，情况会怎样呢？村上领队正在琢磨着这个医学上的疑问时，报纸上却刊登了这样的消息：“著名选手千寻万树的记忆力丧失了，已经没有希望再恢复了。”

尽管报上已发表了，但是村上领队认为报上的消息不对，千寻的记忆只是暂时的消失，稍微休息一段时间以后还是能恢复的。球队经理看到报上的消息以后，跑来吩咐村上领队给千寻一些慰问金，并建议：换一个游击手与培养一名第一个击球员。领队马上说：“关于这一点，我到现在还没有考虑成熟。”



经理问：“他能完全恢复吗？”

领队说：“他是丧失了部分的记忆力，出院以后是会恢复的。”

经理又问：“你看报了吗？”

领队回答说：“看了。”

经理说：“我们‘塞内太阿斯’队一定要留下个失去记忆的选手吗？这可关系到我的面子问题。”

领队反驳道：“什么面子不面子的，这是医学的问题。”

经理又说：“下面还有二十次比赛，培养一个人来接替千寻也是需要的呀！”

于是领队想了一下说：“我考虑有两个方法，一个就是象你所说的，赶紧找一名选手来接替千寻，但是象千寻那样的选手又到哪儿去找呢？第二个办法就是等千寻恢复后，还是让他参加比赛，我想千寻自己也还是想参加比赛的，中间不过空一两场而已。”

经理不信地问：“他要住院一个星期，你还想马上使用他吗？”

领队解释道：“象千寻这样有才能的好选手，你是找不到的呀，如果许可的话，到最后一个月再使用他吧。”

经理说：“你的意思我明白，我也相信医生的话，但是我们比赛赢了才有名望呀。”

“可是千寻想回来，我们也需要他呀。”领队又紧接着补上一句。

然后经理又问：“如果在比赛时千寻再次撞伤，不就更加糟糕了吗？反正我也定不下来，等社长决定吧。”

领队最后又说：“希望你向社长与报社编辑部转告我的意见。”

这时医生对经理说：“领队有领队的想法。我想，如果千寻所发生的事故再出现一遍的话，他也许就会恢复过来。”

转眼间一个星期就过去了，可是千寻的记忆力还是没有恢复，不过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照预定的一星期后出了院。这时领队对于报社的评论感到十分苦闷，但他还是决心坚持认为千寻是能够恢复的。不过，球队的确受到了很大的损失。领队又想：如果报社记者见到千寻的母亲问起她，她一定会说儿子连妈妈也不认识了，所以必须提防，不能让他们知道。领队带着二队的教练山梨，来到了千寻的身边。

山梨带来的消息，使领队很生气，他想如果社长一定要千寻退出球队，至少也要提出些反驳的意见。千寻听了心绪也很乱。他们还把每天的比赛记分表带给千寻看，但是他显得一点也不关心的样子，似乎对这些很陌生，相反的，一提起他在大学时期的比赛情况，他却很起劲，讲起来滔滔不绝。

山梨问千寻：“今后你打算干什么呢？”

千寻很难过地说：“我还有一个老母亲，为了生活下去，我总得干的……。”

山梨说：“你如果退出了球队还有慰劳金，球队里给你的这笔钱，够你两三年生活了。”

然而千寻感到惊奇地问道：“球队？是怎么回事呀？”

于是山梨把千寻从高中开始的体育运动历史叙述了一遍，但是，千寻对在专业球队的一段经历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因此，山梨叫千寻拿着手套并带他来到了二队的运动场，想看看他的技术是否退步，但是他投球的动作一点也没有变，还是同过去一样的出色。

医院里给他做了“电震疗法”，但效果并不明显。因此山梨与领队商量，想让千寻暂时停一两年再说。恰好在同一天，社长

也断然决定让千寻退出球队。这样，就再也没有办法了。于是村上领队只好另找其他球队的领队和业余棒球部的领导，请求他们收下千寻，但结果都失败了。业余棒球部的领导说：“按照业余运动员的规定，千寻是不符合的。”其他球队的领队说：“根据报上发表的情况，即使我们收下了他，什么时候才能用他呢？”村上领队听后感到很失望，他再也想不出什么办法了。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表面上装着让千寻离队，然后偷偷地把他留在“塞内太阿斯”队的二队。于是村上领队就去征求二队的主要负责人山梨的意见，山梨考虑了一下后感到：如果这样做的话，报纸上一定会泄漏出去，想瞒也瞒不住的。

山梨在和一位关系比较密切的记者谈话时说：“对于医学我们是一窍不通的，真不知道千寻什么时候才能恢复过来。但是我总认为社长对千寻的处理过早了，如果我们二队留下了千寻，千寻不久就清醒的话，他们将后悔也来不及了。”

“他在二队干什么呢？”记者问。

“做二队的投手呀！”

于是记者也深信地说：“那当然没话好讲了。”

山梨说：“根据医学的证明，千寻是能够恢复过来的，但是在目前，由于种种的原因，他除了留在‘塞内太阿斯’球队的二队以外，是没有别的办法了。”

记者又问：“千寻如果脱离了棒球，就没有别的职业好干了吗？”

山梨说：“换工作是不合适的，就千寻的本领来讲，他只有打棒球。当然改行的人也有，但是大多数是很不理想的，何况千寻还有一个母亲靠他生活。”

“捐钱的人没有吗？”记者问。

山梨回答说：“千寻在‘黄金脚’的时候也许会有，但是现在

就连维持一个人的生活都很勉强。”

“去当记者或指导怎么样？”

“指导，”山梨面带愁容地说，“这些事情都是过分了，我想去当个讲解员是可以考虑的。”

记者说：“试着讲讲看吧。”

“哎，不过也是很麻烦的，”山梨想了一会儿说。

“我想新闻记者有另外的想法。”记者说。

山梨说：“象千寻这样的情况，只有再以他的名气来试试看。”

记者又问：“离开锦标赛的日子很近了，千寻能行吗？”

“不知道，不过在技术评论方面是会的，他在高中的时候就做过投手……，”山梨说。

于是记者说：“我去跟电视局商量一下吧。”

山梨十分感谢这位记者，但是仍然很不放心。如果当了电视讲解，那么他既要谈过去又要作预测。发生了象医生说过的那种失去语言的健忘症，那是电视局的责任。假使发生了那种事，那千寻也会从棒球界完全被抹杀掉，可是山梨极力想给千寻找点事做。他下了决心，如果电视讲解能胜任得了，千寻就有可能在“塞内太阿斯”球队恢复职务。

#### 四

千寻担任电视局解说员上场时，这次运动会已将近结束，也正是比分始终领先的“埃来奋芝”球队与比分占第二位的“塞内太阿斯”球队竞争二局之差的时候。山梨预先托过电视局，说明这个解说以技术评论为主，电视局方面也准备好资料和其他一些工作。问题是千寻是否记得“塞内太阿斯”队的同事们，以及

“埃来奋芝”队撞倒过千寻的接手，也许会记起来，那是要看千寻参加正式比赛的情况了。因此，添了一个以前做过专业野球队领队的当客串，跟在千寻后面。

晚上比赛将在七点钟开始，电视局的解说员三点钟就要到球场看练习打球，并与两队的领队、选手们进行简短的谈话。

三点钟的时候，山梨在球场和千寻见了面。“去选手席看看吧，”山梨说。

“好，去吧，”千寻说。

正好，这个时候“塞内太阿斯”球队的选手们都在做打击练习。本垒上有两位选手在做击球练习，那边一些选手在做自由击球练习，另外在外野上的是投手团，总教练把这些年轻的选手们集中起来在向挡球网做“球座打球练习”。在选手席上只有村上领队一个人，千寻坐下来后就对领队说：“你好，初次见面。”

这时，山梨预感到情况很不妙。这说明千寻对在“塞内太阿斯”队的记忆完全消失了，但是谁也无法证明他的情况到底如何，领队和山梨都感到这事不好办；这一局是否让他上场呢？千寻说了声初次见面，说明千寻完全消失了他参加专业野球队以后的记忆。

“担任解说，是吗？”领队说。

“是的。”

“请你温和一些，”领队又补充了一句。

“我不懂专业野球队事情，因此，我用初中，高中，大学时代的经验来批判。”

“请说吧，”领队说。

“同一位选手见见面谈一谈好吗？”

山梨一面同村上领队使了个眼色，一面说。

但千寻却问：“是吗？谁是有名人物？”



这时，村上领队非常吃惊地走了，他并不是对千寻生气，而是感到担心。

山梨与千寻走到了练习场地。原来是“塞内太阿斯”球队的第四个击球员，现在已经是还垒球王的一垒手了。山梨边走边对千寻说：“这个人现在是联盟的还垒球王，在这次比赛中，也许能成为‘三冠王’。”

“好！”千寻说。

领队趁千寻与选手们说话的当儿，轻轻地对山梨说：“即使千寻很不正常，但是还应该让他在选手们中试试看。”对于他们的谈话千寻是一点儿也没有感觉到。

领队又说：“我把千寻交给你，你也得想个办法好好地对待他，并且希望你重视他。不过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对他的确是很难预料的。”

山梨说：“电视解说已经是最后的办法了。”

“是呀！是很难。”领队叹息地说。

“呀！你看他清醒过来了！”山梨看着千寻他们高兴地叫了起来。原来在山梨与领队谈话的时候，千寻已经开始和那个一垒手做起“投击练习”来了。一垒手和他认真地练习着，也许对千寻的恢复记忆有益处。

“看他好象什么事也没有似的。”山梨对领队说。

领队笑着说：“是呀，也许能行，可是人们头脑中的事情，又有谁能料得到呢？”

山梨问道：“报上不登特快消息的话……”

领队打断了他的话道：“因为喊来了救护车。谁也怪不了。那是有关千寻的生命问题。”

山梨说：“关于解说的事情，对电视局方面也很好说明了情况，即使闹了一点笑话，我在旁边会阻止他。可是……”山梨边



考虑边继续说：“嗨！在这样的球场气氛中，千寻的记忆力还不能恢复吗？”

“很难说，”领队道。

看他们练习了一会儿，山梨就带千寻去球场的休息室，请他喝咖啡吃火腿面包。山梨问他：“你喜欢喝咖啡吧？”

千寻道：“什么都可以，我现在已经不大喝咖啡了。那时候我是顶爱喝的。”

“那是什么时候呢？”山梨问。千寻回答是在大学时期。

“那么有多少年了呢？”山梨一面在问，一面感到自己有些象质问的样子了。

千寻说：“有两三年了。”

山梨又问：“那时你在干什么呀？”

“也是穿着这样的运动服，可是……”

山梨没等千寻讲完又急着问：“是棒球运动员吗？”

“是的，”千寻说。

山梨回答他说有点儿不明白。于是千寻着急地说：“是吗？你不记得了？但是我的确是打棒球的，刚才你不是看见我和那一位选手在做投击练习吗？”

“看见了，以前你也做投手吗？”山梨问。

“是的，那时候……”千寻才讲了一句，山梨又提出一个问题说：“你家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在蒲田。”

“家里还有谁？”

“一个女人。”

“你的母亲呢？”

“在的。大学生时候确是在的。”

“千寻，你记不清楚时间，你总该记得看见过医院里病房的

天花板吧。”山梨问。

千寻说：“是的，有这回事。在大学时当了选手，生了病，到医院后才清醒过来。”

“在报纸上你看到过自己的名字吗？”山梨问。

“看到了。上面登着我消失了记忆力的消息，也许是这样吧？但那是在大学时期接了死球时候。”千寻说。

“今天的解说，是很重要的比赛的解说。你一面回想大学时期的事情，一面回答广播员提出的问题就可以，譬如投手是怎样投球，游击手是怎样守球，第一个打击员是怎样击球的。”

山梨虽然这样对千寻讲，心里想人的记忆是很难医好的。因为千寻对大学毕业来到专业球队的记忆确实是消失了，发生事故第二天在医院，记起来了。他不但不认识球队的领队和同事们，就连哪个是自己的母亲也分不清了。

“这咖啡味道不好吃。”从千寻讲的这句话看，他的舌头感觉也不同了。他忘记了每天喝可口的咖啡，说今天的咖啡不好喝，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他们两个人正在谈话的时候，电视局请来帮忙的著名的老领队突然走了过来。老领队的名字叫福田，他已年近七十，他的一生几乎都献给了棒球事业。

“怎么样啊？”福田看了看千寻就问山梨，山梨听到老领队的声音立刻站了起来说：“我也不十分明白呀，不过他对于球队的事情都忘记了，包括他母亲在内，一个熟人也不认识了。”

“是吗？不管怎样你让我们认识一下，”福田说。

于是山梨把福田介绍给千寻。福田微笑着，这种关心的神情，使千寻非常感动。他说：“福田先生，你来看我……”

福田问道：“你知道我吗？”

千寻说：“知道，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常把你写的书作为教科

书读。”

福田高兴地说：“是吗？那太好了，你现在对球队的事都忘了，倒还记得这些事来。”

千寻说：“是呀，你书上写着，跑垒的成功与失败不仅是看脚的速度，而且要注意投手的动作。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因此即使第一个击球员出局了，我这个第二个击球员也能出垒。”

“请稍微停一下，”山梨打断了他们的谈话问：“你不是第一个击球员吗？”

可是千寻却坚持说自己是第二个击球员，这使得山梨深深地感到失望了。

## 五

比赛之前，在运动场上的电视广播敞篷汽车中，广播员介绍解说者和客串者时，他说：“今天在场的有曾经为‘塞内太阿斯’球队作出巨大贡献的一位著名的游击手，第一个击球员，被誉为‘黄金脚’的千寻万树。他由于在上个月的一次比赛中被‘埃来奋芝’队的接手撞倒后，头部受伤，暂时消失了记忆力而被退出了球队。还有一位就是老球迷们都熟悉的老领队福田先生。听了他们各人的解说和特别客串，再看比赛过程，各位将充分体会到专业野球的妙处。千寻先生，福田先生，请你们两位费心。”

这时山梨站在狭小的敞篷汽车后面担心。广播员问福田先生：“实际是锦标赛已到决定胜负的紧要关头，也许冠军就是现在比分领先的球队了。福田先生，你的看法怎么样，哪一队胜了，全国联赛会更精彩？”

“是啊，我从投手的力量和长打的破坏力量来看，认为‘塞内太阿斯’队是有利的，至于哪一队获得好的成绩，最后的胜利属

于谁,我还猜不出来,我感到最大的遗憾就是在这里的千寻不在队里。”福田先生惋惜地说。这时他打算让千寻拿鲜花,接着广播员发言,就说:“怎么样啊!现在千寻先生谈谈看法。”这时,村上领队和山梨都担心的事发生了。更进一步说,那是对象讨好而起用千寻当解说员的电视局的决定性打击。

“我完全不知道‘塞内太阿斯’队,情况就是象福田先生所谈的那样。”千寻回答说。

千寻这种突然的反应,使一直在敞篷汽车上保持沉默的人们感到很大震动。

“说挖苦话,——比赛开始。”

当时尽管广播员想把这僵局给敷衍过去,但是谁也不会再对千寻抱有恢复记忆的希望了。紧接着电视局的负责人给敞篷车里打来电话说:“请马上把千寻带出来。你们都开除。”

这件事情的发生,对广播员来说的确是没有责任的。刚才千寻所讲的话,使茶室里的熟悉千寻的球迷们都怔住了,他们简直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山梨只好把千寻从敞篷汽车里带了出去,他们谁也不知道将会有什么结果。其实,不管“塞内太阿斯”球队的村上领队,山梨教练以及同事们怎样努力,都是无用的,最后千寻还是被开除了。

这种事的经过,千寻的母亲在电视里都看到了,千寻回到家的时候母亲正在伤心地哭泣。

他一见到母亲却问:“妈,你为什么哭呀?”他这样一问,不但没使母亲得到一点儿安慰,反而使她感到更加失望了。

从第二天开始,千寻就连“塞内太阿斯”二队也没有必要去了,他考虑,要靠球队给的“慰劳金”来长期维持母子俩人的生活是不够的,所以一直担心着。

母亲问千寻：“我去商店里工作来养活你好吗？”但是千寻却不同意，他说：“听妈的口气是去当服务员？”于是母亲只好暂时地忍耐着。但是忍耐并不能解决问题呀！千寻的不幸已成为邻居们谈话的新闻了，也有人替他的母亲担忧。千寻的母亲想去工作赚点钱来维持生活的念头始终在脑海中盘算着，但是她拿不定主意，她怕如果自己在小菜馆之类的店里当了服务员，将来千寻毛病好了以后到最上流的公司去工作，会对他有所影响。千寻的“养老金”要从夏季运动会棒球联赛的收入中支付，而且也只有一点点，要想养活年轻的千寻是怎么也不够的。

有一次母亲故意地问他：“千寻，你把棒球的事情丢掉吧，再另外找一个工作好吗？”

千寻却说：“我想不要着急，根据我大学时期所创造的成绩，估计是会受到专业球队欢迎的。”

从千寻回答的话来看，他的脑子还没有清醒过来，因此母亲下决心要去工作，靠自己的工资来维持生活。

她首先去“公共职业安定所”里看了看，但是她认为如果在那儿工作的话，对千寻的照顾就有影响了，因此她考虑去做保险公司推销员，干了三个多月，才知道花力多，收入少，那工作很累。没想到如今会落到这种地步，千寻的母亲真后悔不该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专业棒球队去，如果他大学毕业后就到大公司里去工作，象这种倒霉的事情也就能够避免了。说实在的，这些天来千寻也一直在想进专业棒球队，希望在棒球界出名。所以他还郑重其事地跑到电视局去要求雇他当解说，然而一次次都失败了。千寻不明白，为什么棒球界这样拒人于千里之外，经过这些波折以后，确实他的心也死了一半了。

那一年由于千寻不在“塞内太阿斯”球队，所以小组冠军被“埃来奋芝”队夺去了，在全国联赛中，“埃来奋芝”队又败给了其



它组的冠军。“塞内太阿斯”队的选手们一再提出关于公伤的保障问题,但是始终没有结果。

千寻的母亲已经四十七岁了。

有一天,一位青年来找她,由于千寻住的地方,条件很差,所以他们来到车站附近的吃茶店里。那位青年拿出了名片,上面没有什么头衔,只写着他的名字——青江照夫和 GP 贩卖股份公司,上面还印着电话号码。

青江照夫说:“千寻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目前,你的处境也是不难理解的,我想你还是适当地干一些赚钱的工作吧。对不起,我这样说也许太不礼貌了吧?”

母亲马上问:“干什么工作呢?”

青江照夫说:“到住宅区去专门推销某一种商品。”

母亲问:“是化妆品吗?”

青江照夫说:“类似那样的东西,象你这样的年龄是最合适了。”

母亲又问:“这是什么意思呢?”

青江照夫说:“为了使买客方面不感到害羞呀。”

母亲更不理解了:“不害羞?这商品到底是……?”

于是青江照夫说:“明白地讲,就是卖避孕药品之类的东西,年轻的女人是不行的,所以说你这样的年龄最合适了,这个买卖今后还要发展,这不是要你参加公司或别的什么,是采用佣金制,不愿意干的话就可以马上辞职。”

“……。”

对一个四十七岁的寡妇来说,尽管对方为她安排得不错,但是她对这种贩卖没有信心,因为对方讲的这些话在她的脑海中一点儿印象也没有。于是她问道:“有这样的买卖吗?”

青江照夫说:“有的,在一些周刊杂志上都介绍过,只要掌握



一个住宅区，就非常合算。”

千寻母亲说：“我不能马上答复你，那末，这工作每个月大约有多少收入呢？”

青江照夫说：“因为是拿佣金，卖得越多就越能赚钱。从目前的例子看，每个月最低能保证有五万元，要是熟练的人，每个月大约三十万元。”

“请让我考虑一下吧。”母亲说。

“好，我明天再来拜访吧，回绝我也不要紧。关于贩卖的方法，公司里会教你的。”

“……。”

为了抚养二十几岁的儿子，一个寡妇能够干的，只有那样的事吗？千寻的母亲心里想。她还想，青年所说的话和周刊杂志都是真的话，干了那样工作后，不会影响千寻的将来吗？那个青江照夫青年说这是拿回扣的。那样的话，也许不要说出姓名。社会在进步，也许不会有那种事。第二天，她就与青江照夫一起，到了靠近东京站八重洲口的总公司里学习如何销售，讲习在一天内就结束了。

## 六

千寻家来了个客人。是附近商店的店主。千寻拿个坐垫请他坐在房门口的门框上问道：“有什么事吗？”

店主说：“我听到了你的情况，今天我是来请你帮忙的。”

“帮什么忙呢？”千寻问他。

“我们街道组织了一个业余棒球队，已经有三年了，但是从来没有打赢过一次球，有人提出你是咱们一条街的，是否可以来帮帮忙？”店主说后又忙加了一句：“不，应该说请你来指导我们，

好吗？”

千寻问：“是‘软式棒球’吗？”

店主说：“是的。”

于是千寻又问：“你们想找我干什么呢？”

店主说：“我们大家都是外行，有的连棒球规则都不懂，春季的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关于酬谢……”

千寻说：“好，我来参加吧。”

于是店主高兴地合掌说：“谢谢，谢谢。”

千寻说：“不要什么酬谢，我很愿意来参加你们的球队，队的名字叫什么呢？”

“叫‘卡马太阿斯’。”店主说。

“哟，好怪的名字呀！”千寻笑着说。

店主连忙解释道：“那是我们取着玩的。”

千寻又问：“你们球队有好的接手吗？”

店主回答：“有的，有一位年纪较大的，曾经在甲子园（全国比赛的球场）打过。”

千寻马上说：“好，那么我就来当投手吧。”

这样正合店主的心意。千寻问了下比赛时间，才知道是在早上七点钟，如果在冬天的话，天不亮就要开始了。由于千寻感到自己平时运动得太少，想多活动一些，况且那又是业余球队，即使打不好也不要紧，如果有人知道自己的名气也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他马上就答应了。

第二天一早，千寻就来到了区运动场。那儿基本上还象一个棒球场的样子。他换好了运动服就与那位参加过“甲子园”比赛的中年男子做起了投接练习。双方都是打棒球的老手。尽管千寻缺乏投手的经验，但他当过内野手，能够投出很快的好球。比赛一开始，千寻就毫不犹豫地走进投手的“踏板区”，他既没有

投曲线球和转球的技巧，因为当过内野手，也没有右手腕的技巧，但是他所投的球，却使对方击球员无法击中。球队改换为攻击的时候，千寻被排为第四个击球员，共轮他打了三次，他都是一口气地跑完一圈回到本垒得分。对于原来一直打惯硬式棒球的运动员来讲，改打软球是很困难的，但千寻第一次参加软式棒球比赛，就使对方得个零分。在第七局的时候，他出现了投出的球使击球员三次未击中而出局的局面。这么好的成绩，对千寻来讲并不是什么惊奇的事了。就这样，连续了一个星期的比赛。因为每天起得太早，他感到有点难受。但在每次比赛前后，千寻总是和那位在“甲子园”比赛过的接手商谈守备与攻球次序的配备问题。球队的三垒手是一个年轻的蔬菜店的主人，他的技巧非常高明，可以称得上三垒手的专家了。这个业余球队渐渐地变强了，并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在三月底的运动会中，他们获得了冠军。因为他们不是正式的组织，春天就停止了活动。由于他们获得了冠军，街道上的热心人士都争着为球队出钱付夏天的宿食费用。就从那一年夏天开始，“卡马太阿斯”队总算成立了一个组织，并改名为“蒲田喔里翁兹”队，正式加入了区联盟，第二年开始就要出席全国的软式棒球运动会了。这时千寻对棒球更加入迷了，他开始练习着投曲线球和转球，期待着秋季运动会的到来。现在他已经把过去的事都忘记了。

那一年，千寻的母亲对自己的工作已经很熟练了，家庭经济也渐渐宽裕起来。千寻不知道那个中年女人在干什么工作，他认不出她是他的母亲。这个时期也许是千寻一生中最幸福的年代了。平时，一直记住往事，并不一定都起到好的作用。就拿千寻来说，他过去是一个闻名全国的棒球运动员，如今成为街道业余棒球队的运动员却毫不在意。他在比赛时由于脑海中对“塞内太阿斯”球队的事情没有任何印象，所以投球与偷垒的成绩都

很出色。

冬天过去，春天有个街道的运动会，到五月份要参加全国联赛。千寻打听了一下比赛的日程，简直吓了一跳。因为这个业余球队已经是大家一致公认的团体了，软式棒球，一年到头也有正式比赛。夏天的全国联赛除外，春秋两季有东京运动会，六月份还有争夺“天皇杯”的全国比赛，另外，秋季区里还要组织各种运动比赛。这对“蒲田喔里翁兹”队唯一投手千寻来说，和专业球队的正式比赛完全一样，因为千寻已经没有专业野球时代的记忆，这种比赛次数，比大学的联赛要多得多。所以这期间千寻苦练软式棒球的投球技术，一心想取得优越的成绩。

作一个投手的投球技术，千寻感到转球是非常激烈的，发出后由于受到空气的阻力能够出现各种妙球。例如，好象是瞄准着击球员的右外角投去，相反的球经过旋转后却落在内角的跑道上，使击球员容易判断错误而击不中。千寻又感到曲线球也很有效果，如果稍微改变一下手势就会成为下沉球，如果拇指和中指向下用力一拨，使球向前旋转还能成为下曲球。

区里除了“蒲田喔里翁兹”球队以外，还有商店里的棒球爱好者组成的球队以及公司里的棒球队。从区里软式棒球联赛的规章来说，每次比赛必须邀请各个棒球队。在填写出席球赛的表格时，大公司的球队只要填写上每个选手的姓名就可以了，但是象“蒲田喔里翁兹”那样的街道球队，每个选手除了填写姓名以外还要填写年龄，职业。因此选手们纷纷地填写了菜店、肉店、西餐馆、自由职业等各种职业，然而千寻是没有职业的，他只好填写为无职业。

千寻万树自从在专业球队遭到横祸失去了记忆力后，正好是第二年的夏天，千寻的“蒲田喔里翁兹”队，在全国赛的东京预选中连续获胜，根据比分来看，他们有望参加东京的决赛。对

手是区银行棒球队，千寻一点儿也不担心。那个比赛获胜的话，就能参加全国大会。尽管是软式棒球，出席全国大会，第一次是在大学冠军时，这次是第二次。

与银行队比赛到第七局的时候，“蒲田喔里翁兹”队已经以三比零领先，银行队却连一个人也没有跑出垒。到了第八局的时候，千寻又连发四只妙球，击球员都没法击中而出局了，“蒲田喔里翁兹”队获胜。大家都争着与千寻握手。没想到，就在这一片欢乐声中，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银行队的领队向主办者提出要求赔偿损失，借口是因为千寻参加了比赛。

没一会儿，球场外的联盟事务所派人来找千寻与领队。千寻与领队来到了事务所，看到联盟的负责人坐在那儿，他们大多数是一些年老的区里的商店主人。

联盟的负责人说：“叫你们来没有别的事情，因为比赛进行到第八局的时候，银行队对你们提出了控诉，他们说千寻过去是专业棒球队的选手，没有资格当业余运动员。于是我们说比赛继续进行，以后再调查事实。事后，我们翻看了一下登记表，看到千寻是无职业的。再根据银行队收集来的资料，经过调查，证明千寻的确是被‘塞内太阿斯’球队开除的，按照国家体育会的规定，他不能作为业余运动员。现在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沉默了一阵子后，吃茶店的年轻主人——“蒲田喔里翁兹”球队的领队说：“千寻早被专业球队开除了，我认为不成问题。”

联盟的负责人说：“你们自己太疏忽了，如果你们在他进业余球队之前先到专业球队那儿办个圆满退队的手续，他就可以当业余运动员了。”

千寻坐在旁边一言不发，因为他感到什么也不明白。

领队又质问道：“你们准备怎么样呢？”

联盟负责人说：“我们认为应该算银行队获胜。”



领队感到非常气愤，他说：“请问，学生允许参加业余球队吗？”

联盟负责人答：“业余球队只能由社会上的人组成，学生也不允许参加。”

领队说：“那么，预选时我们的对手中明明有学生参加……”

“哪个队呢？”

“皮革公司。”

“S皮革公司吗？”于是联盟的负责人马上取出资料翻看说：“年龄二十一岁的倒有五个，但都是S皮革公司的成员。”

领队反驳道：“不，在S皮革公司的选手中，有一个是来支援的大学生，这是他同班的同学说的，他还是大学棒球队的选手呢。”

联盟负责人解释道：“但是人家现在是皮革公司的成员，每月都在S皮革公司领取工资呀。”

领队说：“难道他们队的大学生也能算业余运动员吗？反正S皮革公司也同样要按照国家的规章来办。”

联盟负责人说：“他有公司里领取工资的收据，我们不能轻易地不相信人家嘛。”

这时，千寻非常气愤，他理直气壮地说：“我爱好体育，我是采取光明正大的态度来比赛的，我认为，我完全有资格参加运动会。”

联盟负责人说：“但是业余球队的运动员是有规定的呀，假使你们提不出特别的理由来辩解，我们就决定算银行队获胜了。”联盟就这样作出了决定。

千寻不得不认为街道上那些老年人变成裁判官，仅仅说喜欢棒球，就会完全象罪犯一样，单方面作判决。何况千寻对过去



在专业球队的事一点也记不起来。结果银行队成为东京都的代表队。后来在报纸上知道，他们在全国比赛的第一个回合中就被淘汰了。

## 七

因此，千寻的一切，可能就这样完了。若是不让千寻打棒球，就没有什么可干的了。他又在家中苦恼。事情发生后，使千寻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对千寻的母亲也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她为儿子过去的光辉成就仅由于上述某些“理由”被一笔抹杀而感到难过。她只好仍旧在公司做贩卖工作来维持生活。她虽然对自己的工作已经习惯了，而且也并不感到劳累，但是总觉得那种工作不是个正当职业。目前，对千寻来说，最好能很快忘掉那些倒霉的日子，然而千寻的母亲却不能离开这个工作，否则母子两人就无法生活下去。千寻的母亲为了安慰可怜的儿子，特地去找“蒲田喔里翁兹”队的领队，她希望让千寻重新取得业余球队的资格后重建“蒲田喔里翁兹”队，到明年再参加比赛。可是那位吃茶店的主人——领队听后却感到很惊讶。他说：“我们再也不敢尝试了，关于千寻没有业余运动员资格的问题，是我的责任，但是再建‘蒲田喔里翁兹’队，又有谁会干呢？现在，我们已经解散了。”吃茶店的店主说完后，就把千寻的母亲轰了出去。

在回家路上，母亲往家里走时，她发现千寻的身影，看上去神情很不好。“他上哪儿去呢，”母亲想。在信号没有变换时，千寻开始走到母亲相反方面的人行道上去。母亲大叫了起来：“危险，千寻！”

发生车祸后，把千寻送到医院，二十分钟以后他才渐渐清醒

过来。然而千寻却象做了一场大梦，仿佛看到自己在“一死二垒”的时候，当打击员击球后就开始偷垒，站在三垒边上的教练转动着手腕，意思是能上本垒，于是他就毅然地冲向本垒，意外的是接手与其他的防守们都拚命地掩护着本垒，不让他上垒，于是他决心飞越过去踏垒，突然接手猛地把撞倒在地……他醒过来发现自己已经躺在医院的病房里，于是叫母亲去请山梨教练来。母亲愣了一会儿才想起山梨是“塞内太阿斯”队的二队教练。马上从医院打电话请他。

医生给千寻进行了检查，认为他：后脑强烈地撞在马路上，没有外伤，除了神智一度昏迷以外，其他的器官都正常。就让他这样睡着。

晚上，山梨来到千寻的病房，千寻一看到他就叫了起来：“啊，山梨先生，真给你添了不少麻烦，我是为了不‘出局’，所以……。”山梨打断了他的话说：“千寻，你究竟感觉怎么样啊？”

千寻问：“是说发生事故以后吗？”

山梨回答：“是的。”

于是千寻说：“我就惦记最后一局我们是赢还是输。”

“……”

千寻又问：“妈妈，那时你在吗？”

“在啊！”

母亲边流着眼泪边往病床里看。

“你担心了是吗？”

“……”

车祸发生以后，千寻对在专业球队那段时间的记忆都恢复了，而从退出专业球队到进入业余软式棒球队这段时间的记忆却消失了。在医学上也许有这种情况，然而作为一般的人——

象山梨和千寻的母亲，就完全不理解了。

千寻说：“请你对领队说，明天我就去比赛。”

山梨说：“好的，但是关于比赛的问题，你必须好好休息一个星期以后再说。”

千寻道：“运动会只有二十场比赛了，如果能获胜的话，就能参加全国联赛。……”

千寻所讲的锦标赛已经是三年前的事了。山梨离开了医院，直奔球队，把刚才的事原原本本地汇报给村上领队。

村上领队听后说：“照你说的，就是千寻头部再次剧烈地撞伤后，记忆力恢复了。但是尽管他恢复了记忆，中间间断的时间也实在太长，再说这两年他又打过软式棒球吧？”

“好象是的，”山梨回答。

村上领队说：“那就更不行了。”

山梨说：“也许是这样。”

“糟糕的是，”村上领队说：“千寻本人还把自己当作是队里的选手呢。”

山梨叹口气说：“就是这么说的。”

村上领队说：“他如果回队的话，怎么报道呢？就讲千寻的记忆已经正常，‘黄金脚’又恢复了吗？但是他实际上怎么样呢？还是等他出院后，在二队试试看再说吧。”

山梨说：“问题就在于他虽然有了记忆，但技巧是否还象三年前那样呢？”

村上领队道：“说实在的，你也知道，自从千寻离开球队以后，我们增加了不少年轻的队员，即使千寻回队，往后也不宜经常出场。还是再和经理商量一下吧。”

千寻出院后，山梨就把他带到二队的练习场上看他与选手们一起练习。先让他试做游击手，山梨认为他的活动量还算好，

但是之后，他越看就越火了。原来千寻的投掷方法完全变了，在接着一只地滚球时，他一看投手的手势就向一垒上送球，其实，他这样处理的方法在打“硬式棒球”时是错误的。有很多选手都曾经把千寻作为“神手”，努力向他学习，没想到他刚才竟把接着的地滚球向一垒投去。但是要想改正过来，是非常困难了。

于是山梨对着满头大汗的千寻不得不无情地说：“你的情况不好呀，现在你已经没有资格再当内野手了。”

千寻吃惊地问：“为什么呢？”

山梨说：“那只有你自己去考虑了，你再想回到球队是不可能的，因为那‘黄金脚’的时代早已过去了。”

千寻痛苦地沉思着，他怎么也想不通，感到一切都绝望了……

一个星期以后，人们发现了千寻母子俩煤气自杀的尸体。

(修敬译)

# 日·本·文·艺·动·态

## 日本大批作家退出笔会

南朝鲜诗人金芝河被朴正熙集团判处徒刑后，日本笔会代表藤岛泰辅和白井浩司于7月29日在南朝鲜发表谈话，认为金芝河事件不是言论镇压。他们的谈话传到日本笔会后，不少会员立即提出退会以示不满，自7月30日至8月5日先后有作家有吉佐和子、司马辽太郎、濑户内晴美、水上勉、黑岩重吾、立原正秋等和剧作家寺山修司、日本现代诗人会会长山本太郎等共二十一人退出日本笔会。另外安冈章太郎、阿川弘之两人也辞去理事之职，三浦朱门理事也表明了辞意。

据《每日新闻》报道，过去日本笔会也曾有过两次会员退会事件。一次是在1970年关于参加在南朝鲜举行的国际笔会和在台湾举行的亚洲作家会议问题上，当时担任日本笔会理事的评论家松冈洋子指出，参加这两个会议就导致敌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结果，并退出笔会。支持松冈行动的评论家小田切秀雄和作家木下顺二、大江健三郎也相继退会。另一次是在1972年，关于在日本笔会主持的“日本文化研究”的国际大会开幕式上邀请皇太子的问题，作家柴田炼三郎、佐野洋、梶山季之、城山三郎、松本清张等对此提出批评，并退出了笔会。

## 齿轮座的新作品《对明天的誓言》

据日本共产党(左派)中央机关报《人民之星》8月23日报道，齿轮座剧团于8月10日和12日对新戏《对明天的誓言》进行了预演。这两次预演会是在人们热切期待下召开的，并取得了成功。

《对明天的誓言》的故事是发生在一个中学校里，文艺部学生散发的传单引起了大家注意。传单批评了为应付考试的填鸭式教育。它在学生中引起强烈的反应。

文章说，该剧生动地描写了以“培养怎么样的孩子”为中心进行教育实践的人民教师和学生、劳动父母团结在一起，共同斗争共同前进的形象。

相川老师很信任学生，对教育委员会和家长会头子的攻击毫不畏惧，是一个坚决进行斗争的先进教师。除了相川老师外，作品还成功地刻划了各种类型的教师群像，同时还生动地描写了劳动父母和学生群像。

文章说，戏是以相川老师和藤村猛作为中心人物展开的。以他们为教师和学生中的英雄人物来设定和描写的。

文章介绍了剧中几个场面后，指出这些场面使民族民主教育的路线和内容具有说服力并加以戏剧化，在这方面是成功的。

文章说，目前围绕教育问题，美日反动派和人民发生了激烈冲突。从正面提出教育问题，政治和艺术统一创作出的《对明天的誓言》是完全适应目前的形势和符合工、农、劳动人民对民族民主教育的要求的。它唤起了清新的感觉，这个公演是非常及时的。

齿轮座剧团准备在全国公演前，把通过预演听取的意见集中起来，在短期内抓紧进行修改。